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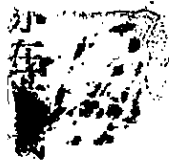
敵死

行發店書活笙

蘇聯短篇小說集

死 穢

曹靖華 翁秋編譯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序

一九二七年初，某公司仿中國新文學大系列，出一部世界短篇小說大系，預計十大卷，分國翻譯，有系統的介紹近百年來世界短篇名作。蘇聯之部，爲十大卷之一，託我擔任，合同訂好後，即着手搜集材料，從事編譯。

北平淪陷後，一切材料，郵寄均被敵人扣留，而某公司亦在抗戰砲火中宣告破產。但這些不但不能阻止我們培植文藝土壤的工作，相反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將在這空前的苦難裏，更加奮力，中國的文藝，將在這爭自由獨立的光榮英勇的血火裏生長起來，強大起來。

到西北聯大後，任教之餘，依然在進行着自己預定的工作。

本集所收的一部分，是預計收入世界短篇小說大系蘇聯短篇小說集中的。雖然因

爲種種條件的限制，不能按原定計劃編譯，從量上講，亦不及原定計劃二分之一，但從質上講，牠每篇的內容却都堅實，選擇時，也不敢有一點草率，雖然錯誤是在所不免的。

這裏所收雖只有十一篇，但除了描寫巴黎公社的康寧納爾的胡蝶一篇外，牠包括的時代卻很大——由描寫革命前夜在秘密工作的女賊起，經過了十月的暴風雨及光榮革命的內戰，直到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描寫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讓全世界都知道止，雖則篇幅，然而每篇一個短篇中，都可窺見不同時代的每一個活生生的景片。這裏有革命前在陰暗的文藝界裏的舊戲院地下工作的『女賊』，有震撼世界的十月後農村裏產生的新的男女典型——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及『不走正路的』安德倫，有內戰時充滿着異鄉情調的墨花，有被十月和內戰掀起的『靜靜的』頓河流域的哥薩克村裏的分化與殘酷的鬥爭——卸洛霍夫的死敵，牧童等，有新經濟政策初期的庸俗的小市民——伊凡及安娜（茨），有私有小農在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影響下，毀棄了橡樹一般的堅強頑固的小私有者的心理，轉變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新人——戴

望芬肯（讓全世界都知道吧。）

因爲材料的限制，這裏所收雖極不完全，但無疑的已經很顯然的顯示出女賊中的俄羅斯與讓全世界都知道吧中的蘇聯是多麼大的不同呵！然而，那還是一九三三的蘇聯呢！在這不完全的集子裏，已經可以看出蘇聯是怎樣的粉碎了自己的敵人，跨過不可想象的艱苦，走上了全民自由幸福的坦道！這些偉大的寶貴的歷史的教訓與經驗，在我們全國上下爭民族自由獨立的今日，是值得深切思考研究的，不僅是要把這些作品當小說看而已！

這集中除仰洛霍夫的四篇是新譯，其餘都發表過，但因過去種種的關係，有的被禁，有的被「抽出」，即不然，有的也久已絕版或散失，所以現在總集起來，加入新稿印行，爲了讀者，也爲了自己。

集中除女賊，讓全世界都知道吧，床三是佩秋譯的，其餘是我譯的。

四，十四，三九，精譯于白沙的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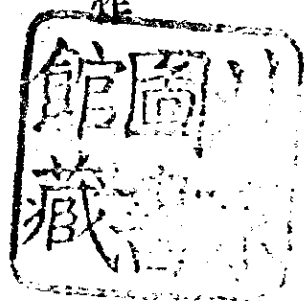
目次

康穆納爾的煙袋·····	愛倫堡（一）
女賊·····	左祝梨（二六）
星花·····	拉甫列涅夫（五六）
死敵·····	仰洛霍甫（一三一）
牧童·····	仰洛霍甫（一六四）
小無賴漢·····	仰洛霍甫（一八八）
共和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仰洛霍甫（二四〇）
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	捏維洛夫（二四九）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	捏維洛夫（二六三）

床	提維洛夫 (三四二)
讓全位字都知造吧	潘菲洛夫 (三五四)
俗記	(三六三)

康穆納爾的煙袋

愛倫堡作



雖然有好多美麗的城市，然而最美麗的城市就是巴黎了。在那裏有閑散微笑的女人，在那栗子樹下有喝着紅寶石色美酒的艷裝公子，在那碧玉鋪着的曠場上有反映着萬種的光輝。

瓦匠陸六逸生在巴黎。他憶起了一八四八年「七月的日子」。那時他才七歲，他想吃東西。他不作聲的好像小烏鴉似的張着小口等待着。但是等也是白等了，因為那時他父親陸讓沒有麵包。他只有一枝槍，可是槍不能吃。六逸想起了一日夏天的早上，那時他父親擦好了他自己的槍，母親哭着，用圍裙拭着鼻涕。六逸跟在他父親後邊跑着，他父親帶着這親自拭了的槍，要去打死那賣麵包的人，把那很大的，比六逸還大的同房子一樣大的麵包取回來。可是他父親到反遇着了些很愁悶的人，那些也都帶着槍。於是他們就

唱起歌，並且高呼着：『麵包！』

⑤ 六逸癡想着這樣好聽的歌唱完了之後，一定有很多的長麵包、尖麵包、圓麵包、從窗子裏撒出來。但是後來却起了一陣很大的喧雜，飛來些很小的槍子。有一個剛才高呼着『麵包！』的人，叫喊了一聲『痛呀！』就倒了。那時候父親和其餘的人在作些莫名其妙的事——他們搬了兩條板凳，從旁邊院子裏拉出了一個木桶，一張破棹子和一個大雞籠。他們把這些東西都排到街頭裏，自己都躺到地下。六逸明白了：這些愁悶的人將要在這兒做捉迷藏的遊戲呢。後來他們就開槍了，也有人對他們還槍了。後來來了些別的人；他們也帶着槍，可是他們都是很快活的微笑着，他們的帽章閃爍着美麗的光輝，人們都稱他們爲近衛軍。這些人們帶着父親從聖馬頓花園經過。六逸想着那些快活的近衛軍把父親帶去養活去了，雖然那時候天氣已經不早了，但他們還是跟着他們。花園裏的女人們都在歡笑着，艷裝公子們在栗樹底下喝着紅寶石色的美酒，碧玉鋪着的廣場上反映着萬種的光輝。在聖馬頓花園的旁邊，有一位閑散的女人，坐在咖啡館裏，向近衛軍

高聲說道：

「爲什麼把他帶得這樣的遠？在這裏也可以教他吃衛生丸呢……」

六逸到那微笑的女人跟前，好像小烏鴉似的，不作聲的張着小口。一個近衛軍就端起槍開槍了。父親叫了一聲，倒在地下，那女人就大笑起來。六逸跑到父親跟前，扳住他的腿，他的腿還在顫動，父親喘着好像還想要爬起來走的似的，就很慘痛的叫了兩聲。

伊時那個女人就說：

「把這個小狗也打死吧！」

一個艶裝公子在旁邊的小棹上喝着紅寶石色的美酒，反對道：

「把他打死了，將來誰去作工呢？」

於是就把六逸留下了。

可怕的七月過去，安靜的八月來了；自此以後，再沒有人唱歌，也再沒有人打仗了。六逸長大了，還記得那一位仁善的艶裝公子。父親陸讓從前是一個瓦匠，六逸後來也做了

一個瓦匠。他穿着很寬大的褲子，藍布布衫，嚴冬無夏的在建築房子。想把那美麗的巴黎點綴得再要美麗些；於是就在六逸正在那裏建築新的街道的地方——七星街，加絲曼和馬列布大花園，栗園街和壯麗寬廣的歐劇街，在這些街房還沒有落成時候，那些性急的商人可把他們的珍奇的商品——毛皮，玲瓏花邊和貴重的寶石都運來了。他建築些戲園、商店、咖啡館和銀行；在嚴冬的天氣裏，怕寒風侵襲了那些閑散微笑的好婦人的玉膚，特為她們建築些美麗的房屋；雖在嚴冬的天氣裏，她們仍然可以盡情的消閑歡聚。為着豔裝公子們建築些帶音樂的咖啡館，雖在黑暗如漆的夜晚，他們也依然在那兒喝着他們那紅寶石色的美酒。他搬着那很重的石頭，來建築這壯麗的城市——無與比美的巴黎。

在這整千累萬的工人裏邊，有一個工人叫陸六逸，穿着工人的衣服，戴着寬平的帽子，滿身塗着石灰，嘴裏噙着用粘土做的烟袋，同那整千累萬的工人一樣；老老實實在建築着壯麗的第二帝國。

他建築些美麗的房子；白天他在那架子上建築房子，可是夜裏回去住到那聖安頓廊外的黑寡婦街上一間臭氣逼人的小屋裏。屋裏充滿着石灰氣，汗氣，壞烟草氣，貓糞氣和髒衣服氣；黑寡婦街也同聖安頓廊外的別的街一樣，滿街都是些商人，裘馬鈴薯氣，臭魚氣，糞坑和爐子的烟氣。可是巴黎所以號稱爲世界最美麗的城市，不是因爲他有那黑寡婦街，而是因爲她有那寬廣的大街，發着些米蘭花香，橘子香和豪富的香物商的和平街，是因爲她有那些工人正在建築着的大花園和七星街。

六逸建築些咖啡館和跳舞場；他搬着石頭爲着那好下棋的人去建築市政咖啡館，去建築那容納二十個劇場以上的優伶的馬得利酒館及其餘一切奢侈的建築。但是六逸自他父親死了以後，沒有到過他已經建築成了的咖啡館的跟前去過一次，他連一次也沒有嘗過那紅寶石色的美酒的滋味。如果六逸賺到幾個錢，就到黑寡婦街的酒館裏買一杯濁酒，一口飲乾之後，就回到自己的小屋裏去睡覺。

六逸如果沒有錢，沒有酒，沒有麵包，沒有工作的時候，他伸到他口袋裏摸一撮殘餘

的烟末，或者到街旁檢兩個沒吸完的烟頭，裝到自己的粘土做的烟袋裏，很鬱悶的吸着，在聖安頓廊外的街上徘徊着。他也不像他父親陸讓一樣，有一天唱着歌，高呼着「麪包」，因為他沒有槍可以打仗，也沒有好像小烏鴉似的張着小口向他耍麪包吃的小孩子。

六逸拚着力量去爲巴黎那些閑散的女人建築娛樂場，但是他一聽到她們的笑聲，就嚇得要遠避了；因為從前有一天陸讓在聖馬頓花園門旁被人槍殺還會顫動的時候，那旁邊咖啡館的女人就大笑了起來。六逸從來就沒有見過年輕的女人到過他跟前。現在他二十五歲了；他從黑寡婦街上一間小屋裏到隔壁一間小屋裏去，所謂人生遲早要碰到的故事就跟着他在那時發生了。在隔壁的小屋裏住着一個年輕的女短工茹葉姐。晚上六逸在門口遇着她，因為他的火石打不着火了，就跟着她去借洋火；可是進去之後，到第二天早上才出來。第二天茹葉姐帶着她的兩件布衫，一個碗，一把刷子，去到六逸屋子裏，於是就成了他的女人了。過了一年，在這間窄狹的小屋裏，有一位小賓客出世了，這

位小賓客登在戶籍簿上叫陸波爾。

六逸知道茹葉姐和是爲巴黎增色的閑散微笑的女人們不一樣，雖然六逸很愛她，一心一意的愛她，可是她並不會稱心的微笑過。大概她不笑的原因是因爲她住在那黑寡婦街上；那裏從前只有一個洗衣服的老女人瑪利，到醫院去治瘋病的時候，曾笑過一聲。大概她不笑的原因還因爲她所有的不過只有兩件布衫和一個窮困鬱悶的噙着烟袋在聖安頓廊外沿街徘徊着的六逸——雖然一塊錢一件的新衣服，也沒有力量給她買的六逸。

一八六九年春天的時候，六逸二十八歲，他的孩子波爾週歲了。茹葉姐帶着兩件布衫，一個碗和一把刷子到黑寡婦街上一個賣馬肉的商人家裏去。她把波爾留給她的丈夫，因爲那賣肉的商人皮氣很古怪，她最愛年輕的女人，而最厭煩小孩子。六逸怕小孩子哭了，於是噙着烟袋，抱起小孩子搖着，在聖安頓廊外的街上徘徊着；可是因爲他的撥石頭的手，向來只會撥石頭，不會去搖小孩子。他很愛茹葉姐，但是他明白她作的是對

的——賣肉的人有的是錢，就是別的闊街上也許他能夠證去住的，茹葉姐跟着他也可以過他那苦難窮的生活了。但想起了他父親薩德從前在七月的一天早上，帶着他新接——蘇利的時候，對着哭泣的女人——六逸的母親說：

『我這會回去，可是你應該擋住我。你難要找高竿棧，大船要找闊海行，女人要找的是平安的生活。』

六逸想起了他父親的話，再思之後，他覺得在他應該去擋住茹葉姐，可是茹葉姐應該離開他去跟那有錢的商人。

後來六逸又去建築着房子和撫養小孩子。但是不久戰事就發生了，很凶殘的普魯士把巴黎圍起來了。從此再沒有人想去建築房子了，在那未落成的建築房子的木架上也不見人影了。六逸和別的石匠們辛辛苦苦的建築的繁華的巴黎的房屋，有好多都被普魯士人的炮彈打壞了。六逸沒有工作，也沒有麵包，可是他的三歲的波爾已經會像小鳥飛似的不停的張着他自己的小口了。那時有人就給六逸一枝槍。他帶着槍不去唱

歌，也不去高喊着『麪包吻』！他不過同那些整千累萬的瓦匠、木匠和鐵匠一樣，去抵抗因殘的普魯士人，來保護這世界上美麗的城市——無與比倫的巴黎。小波爾留給一位仁善的萊茵的女主人穆娜太太撫養着。六逸赤着腳，在嚴冬的天氣裏，同着別的工人在聖文琴的前綫上運着子彈，去打普魯士人。那時因為巴黎在圍着飢荒，所以有好幾天他都沒有吃東西了。他回來沒有見過這樣冷的天氣，因此他腳都凍傷了，普魯士人的砲彈落到聖文琴的城牆上，工人們慢慢的都被打死了；但是六逸要保衛巴黎，他時時守着那一尊小砲，不離開他的防地。爲着那世界上無與比倫的城市，很值得這樣的來防衛！雖然現在是飢荒而且寒冷，可是在那巴黎的意大利和加普岑花園裏，輝煌的燈光，依然在照耀着，裝裝的公子們，口裏依然喝着紅寶石色的美酒，閑散的女人們，面上依然堆着歡樂的微笑。

六逸知道再沒有皇帝了，現在巴黎已經成了民國了。他只顧得往大砲跟前運子彈，他不去仔細想一想那所謂『民國』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從巴黎來的工人們都

說在大街上的咖啡館裏同從前一個樣，坐着艷裝公子和閑散微笑的女人們。六逸聽了他們的話，很氣憤的噁着，他想着在巴黎什麼也沒有改變，所謂「民國」者，不是指黑寡婦街，不過是指那很壯麗繁華的大街和七星街肥了。將來我把普魯士人驅走之後，我的小波爾怕又該張着小口挨餓了！六逸雖然知道這些，但他總不離開自己的防地，所以普魯士人也就不能入到巴黎來。

但是有一天早上停戰令下來了，六逸就回到黑寡婦街上，那些口口聲聲叫着「民國」的人們，實在就是從前的艷裝公子和閑散微笑的女人們；是他們讓那些凶殘的普魯士人入到這美麗的巴黎的。六逸很鬱悶的噙着烟袋，在聖安頓廊外的街上徘徊着。

普魯士人來了又走了，可是沒有一個人去建築房子了。波爾好像小烏鴉似的張着自己的小口，六逸在擦着槍，那時滿街貼着告示叫工人交槍；因為那些口口聲聲稱着「民國」的艷裝公子和閑散微笑的貴婦人們都想起了一八四八年七月的二天。

六逸不願交槍，他和聖安頓廊外和其他廊外的工人們集合起來，他們帶着槍就到

街上打起來了；這是在很暖和的一天晚上，那時在巴黎正是初春的時節。

第二天早上，六逸看見那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的在街上走着。在那貨車上載着各種各樣的好東西。騾馬車上坐着六逸在大花園或布倫花園的咖啡館裏常見的人們，在那些人們裏邊有戴着紅帽，長着下垂的威嚴鬍子的將軍，有穿着鑲着玲瓏花邊的寬裙的青年婦女，有穿着紫色袈裟的寺院長，有戴着烏色大禮帽的遺老，有未曾到過聖文岑前綫上去過的軍官，有驕傲和禿頭的聽差，有帶着花結，毛如柔絲的梳得很光的叭兒狗；就是那能言的鸚鵡也都被帶去了。他們都忙着到凡爾賽去。傍晚的時候，六逸去到歌劇街，那咖啡館裏都空了，那兒再見不到那喝着紅寶石色美酒的艷裝公子們，在那封着的大商店的門前，也見不到那些閑散微笑的女人了。從愛利賽花園，奧得利和聖汝明街上來的人們，都被這不願交槍的工人氣得憤憤不平的都要離開這美麗的巴黎了；就是那碧玉鋪着的廣場上，從前反映着那萬種的光輝也都消滅了，一切都罩着一層暗淡悽愁的夜色。

六逸看着那「民團」暴到草上執走了，他就問別的工人說：誰將去替代這「民團」呢？別人答道：巴黎公社。（註）於是六逸就明白這「巴黎公社」就在這黑

（註）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或譯為「巴黎自治團」、「巴黎共產團」或「巴黎公盟」

是巴黎工人組織的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政府機關，是世界史上第一次的工人政府，第一次無產階級專政；是世界工人階級鬥爭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其遠因是法國及全歐資本主義發展已使無產階級進步到了能夠獨立做主給鬥爭，找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並乘機開始奪取政權；其近因是法國到了普法之戰（一八七〇——一八七一）的時候，法國就處了被征服者，民族地位非常低下，同時，這次法德資產階級衝突，法國資產階級又不敢對德作戰，且社會黨人的責任，並強壓他們到火線上作戰，以致形成了比平時更痛苦更受壓迫的生活。在此情勢下，巴黎公社就應運而生，來完成當時無產階級所負有的民族的（解放德國壓迫）和階級的（完成勞動解放）兩重使命。

當巴黎被普魯士軍團圍攻時，巴黎民眾組織六十萬國民軍以自衛，其宗旨當局者之庸懦無能與資產階級之頑固，先自進行示威，在巴黎城內樹立紅旗，以示威運動，資產階級政府不但不懂得，反因無產階級之奮起而心懷疑忌，乃背叛民族利益，與普魯士交鋒，一面用高壓政策，鎮壓民眾暴動，企圖解除民眾武裝，民

衆遂於三月十八日在巴黎蒙馬爾特暴動起來，槍決多馬斯李賈特等將軍。法國資產階級的政治領袖狄耶爾，率兵退出巴黎，遭到凡爾賽去。大多數資產階級也隨着逃亡。三月十八日宣佈巴黎爲自治市政府——巴黎公社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當選舉時，一般資產階級都閉戶不出，結果只有勞動平民去投票，所以由這次純粹無產階級選舉所組織的公社，可說是立基於無產階級之上，爲無產階級利益而奮鬥的政府。但是，階級利益是超越國界的，所以巴黎公社不但是法國資產階級的眼中釘，而且德國資產階級亦恨之入骨，所以當俾斯麥就與狄耶爾訂約，歸還十萬俘虜於狄耶爾，使他撲滅巴黎公社。在此情況下，巴黎公社遂於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日隨巴黎城陷而滅亡。自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有一星期之大屠殺，被犧牲者約十萬人，是謂之「流血星期」。

寡婦街附近呢。

但是離開巴黎的那些闊老和太太們，總不願忘却了那世上最繁華美麗的城市；他們總不捨得把牠交給那些瓦匠、木匠和鐵匠們。於是那砲彈又重飛來把房子都打毀了，現在的大砲不是那凶殘的普魯士人放的，而是那些常在英國、和別的咖啡館裏的好人

們放的。六逸想着他必須還要回到聖文岑賽的前綫上的老地方去防禦，但是那菜舖的女主人穆娜太太，她不但是一個仁善的女人，並且是一位好天主教徒。她拒絕了一個不信神的殺巴黎教主的人的小孩子到她家裏去。那時六逸無可奈何的噙着烟袋，背着自己的兒子波爾到聖文岑賽前綫上去。他往大砲跟前運着砲彈，波爾在他跟前玩耍着子彈壳。夜間這小孩子就睡到聖文岑賽前綫上一個管自來水人的屋子裏。管自來水的人送給波爾一個粘土做的新烟袋和一小塊糖子。那烟袋很像六逸所吸的烟袋。現在波爾當聽那大砲聽夠了和看那大砲吐着砲彈看夠了的時候，他就吹着糖子泡。泡有各種各樣的顏色——藍的、紅的和紫的。那些糖子泡飛着好像那些藍裝公子們和閑散微笑的女人們給他們那些穿得華美的小寶貝買的在秋利葉黎花園放的輕氣球一樣。實在，工人的孩子玩的糖子泡轉眼就破裂了，愛利賽花園的孩子們玩的用繩繫着的氣球，可以玩到一天的工夫；可是彼此都很好看，彼此都很快的破裂了。彼此用烟袋吹着糖子泡，就忘却了張着自己的小口等着那一小塊麪包了。他走到那些『康穆納爾』（註）們跟前，

走到那人羣中的六逸跟前，很傲然的把那空烟袋噙到嘴裏，學着他父親，那些人們登時也就忘却了大砲，很親熱的向波爾說：

「你是一個真正的康穆納爾！」

但是工人們的砲彈和子彈的供給慢慢兒少了，工人們也慢慢兒少了。可是那些離開巴黎，現在住在從前帝王所住的凡爾賽的人們，天天連着新兵——那些兵都是法國窮苦無知的農人的兒子——和凶殘的普魯士人送給他們的新的大的大砲。他們愈攻愈近的攻入戰線，巴黎要被包圍了。已經有好多要塞都落到他們手裏，也再沒人來替換那戰死的人，來同六逸一齊防守那聖文岑賽的戰線。現在他自己運砲彈，自己裝，自己放，幫助他的只有兩個未死的工人。

在那從前皇帝所住的地方的法國人，都是十分的歡樂。在那臨時的咖啡館裏都容

(註) 康穆納爾爲巴黎公社社員，亦有譯爲共產黨員者。

不下那些願意來喝紅寶石色美酒的人了。寺院長穿着紫色的袈裟，念着經，長着下垂的威嚴鬍子的將軍很快活，同那常來的普魯士的軍官們談笑着，禿頭的聽差已經在收拾着主人的箱子，預備往那世界最美麗的城市去。在那壯麗的公園裏——這公園在建築時犧牲了兩萬工人，因那太陽王（註）限定日期，叫工人去建築公園，所以工人日夜去挖地、砍樹、吸水，竟至累死了兩萬人！——掛着戰勝的旗子。白天兵士們吹着號，那噴水池上十個大的和四十個小的海神石像的眼睛噴着假淚，夜裏那時在那闊人走盡了的巴黎裏，烟火都息滅了，可是在這裏那輝煌的燈火，依然在疏林密葉裏閃灼着。

國民軍的上尉愛孟尼給他的未婚妻迦希麗帶回了一束很嬌艷的百合花，做他那高尚純潔之愛的憑證。百合花插在那在凡爾賽買的青玉鑲飾的金花瓶裏邊，那花瓶就在事變的頭一天，玉器商從和平街上忙着把他這些珍品運到凡爾賽來的。這束鮮花是

戰勝的標幟，是愛孟尼從巴黎前線上回來的那一天帶來的。他告訴他的未婚妻，說暴動的人被打敗了，明天他的軍隊就要取得聖文岑的戰綫攻入巴黎了。

「什麼時候歌劇場裏才再開演呢？」迦布麗問着。

此後那一位從戰場歸來的未婚的英雄和那位給他繡着緞子烟口袋的小姐，就都沉醉在這自然的愛海裏，轉喉作聲，喃喃細語起來了。愛孟尼情熱的握住迦布麗的手，攥住她那穿着杏色衣服的腰說：

「我的親愛的，你曉得這些康穆納爾是多麼樣的殘酷！我用望遠鏡看見在聖文岑的戰綫上的很小的小孩子都在那裏放砲。這個凶殘的小東西也已經會吸煙了。」

「但是，你不如把他打死，同小孩子一齊都打死吧！」迦布麗在那戰士的懷抱裏，心房跳動的喃喃的說着。

愛孟尼照着她所說的話，第二天早上就下令給他的軍隊佔領聖文岑的戰綫。六逸同兩個未被打死的工人同敵人死戰着。那時愛孟尼就吩咐懸起白旗。六逸聽說白旗

是議和的標幟，於是就停了戰。他想着敵兵是愛惜那世界美麗的城市，所以終於要同巴黎的康穆納爾議和了。三個工人微笑着，抽着烟，等候着敵兵；可是小波爾沒有膽子可以吹泡了，就學着他的父親，把烟袋塞在嘴裏，也在微笑着。可是當軍隊走近聖文岑賽戰綫的時候，愛孟尼就吩咐他部下三個善射的沙沃山人去打死了那三個叛徒。那小康穆納爾他想生擒着帶回去給他的未婚妻看一看。

沙沃山人善射，於是終於到了聖文岑賽戰綫。兵們看見三個工人噙着烟袋，死到大砲的旁邊。又看見好多打死了的人，也沒有什麼詫異；但是看見大砲上坐的一個噙着烟袋的小孩子，都大驚小怪的說——「好一個聖基督！」有的說——「真是一個小魔王！」

「你從那裏來的，你這可惡的小臭蟲？」一個沙沃山人問着。

波爾微笑的回答說：

「我是一個真正的康穆納爾。」

兵們都想用刺刀刺死他，但是一個排長說愛孟尼上尉吩咐叫把這個小康穆納爾

送到那俘虜收容所裏去。

「不曉得他打死了我們多少人！這個小壞種！」兵們都氣得噁噁着，用槍托撞着小波爾。可是小波爾並不曾打死過人，他不過是用烟袋去吹着鬍子泡。不明白爲什麼這些人來責罵和侮辱他。

反叛的小俘虜波爾那時才四歲，國民軍就把他帶到那克服了的巴黎去。在北關外工人還有反攻的小戰，可是在那愛利賽花園，歌劇街和新七星街的人們，可已經都喜氣洋洋的歡樂起來了。那時正是大好的時光——五月的天氣；大花園裏的栗花正在開放着，鮑裝公子和開散微笑的女人們，在那栗花蔭下，圍坐在大理石的小咖啡桌旁邊喝着紅寶石色的美酒。那時兵們帶着那位小康穆納爾從他們跟前過，兵們都打着招呼，想叫他們都賞鑑這個小康穆納爾。可是排長想起了上尉的命令，就保護着波爾，把別的男女俘虜們送了些給他們。他們睡到這些俘虜的臉上，用那漂亮的手杖打他們，用那從花園過來的兵們手裏奪過來的刺刀刺他們。

波爾被帶到那柳仙布花園裏；放入那宮前柵欄裏邊被俘虜的叛徒收容所裏去。波爾噙着烟袋，傲然的在他們中間走着，並且想去安慰那有幾個傷心哭泣的女人，就說道：「我會吹鬚子泡。我父親曉得六逸抽着烟，放着大炮。我是一個真正的底穆納爾。」但是那些把自己的孩子教在聖安頓席外的被俘虜的女人們，想着他們的孩子大概也愛吹鬚子泡，她們聽了波爾的話，哭得更其傷心了。

那時波爾坐在草地上，想起他的鬚子泡——藍的，紅的和紫的；那是多麼樣的好看呵！可是因爲他不能長久的想下去，又因爲從聖文岑賽戰綫上到柳仙布花園裏的路又遠又難走；所以波爾手裏拿着自己的烟袋，不久就入到睡鄉了。

當他睡着的當兒，有兩匹馬在凡爾賽的馬路上拉着一輛輕馬車；這就是愛孟尼帶着他的未婚妻迦布麗到美麗的巴黎來的。迦布麗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美麗；她那細嫩的卵形的美容，令人看了可以聯想到古佛羅稜薩（註）的美術家畫的美女的像一樣。他身上穿着檸檬色的衣服，鑲着梅海林尼卷造的玲瓏花邊。小小的傘兒，從五月的直

射的太陽光下來護護着那溫潤如玉的肌膚。他實在是巴黎的一個絕麗絕倫的美人；她知道這但，於是她婉然的微笑着。

愛孟尼到了城裏，遇着他手下一個兵士，是跟他從文客裝載線上帶回來的俘虜都囚在什麼地方。那時這一對愛人到了勃蘭奇在巴黎看見那開着花的老栗樹，梅基噴泉上的長春藤和那林間蔭道上蹣跚的喜鳥，這布麗的心裏裏充滿了無限的柔情，就握住她的未婚夫的手，柔聲細語的說：

『我的親愛的，這是多麼美滿的生活呵！……』

那每一分鐘都要拉出幾個鎗斃的俘虜們，看見了這位帶肩章的上尉，各個都吃驚的想着要幫到他自己了。但是愛孟尼却不睬他們，只顧去尋找那位小康穆納爾。找到他正在睡覺呢。他輕輕的搖醒了他。他一醒就哭起來，後來他一看見迦布麗的愉快的笑容，

(註) 勃蘭奇，意大利北部之都會，在羅馬北西亞諾河，風景絕佳，多古建築物。

不似他周圍那些女人們傷心悽愁的臉色，於是就把烟袋塞到嘴裏，微笑的說：

『我是一個真正的康穆納爾。』

迦布麗得意的說：

『想不到會有一個這樣的小東西！我想他們生來就是殺人的人，現在應當把他們一齊殺絕了種，就是剛生下來的小孩子也不留！』

『現在你看了就可以把他結果了吧。』愛孟尼說罷就招呼了兵。

但是迦布麗想把優游歡樂的時光延長起來，就請他少等了一等。她想起從前有一天在布倫花園的市場裏看見木房裏懸着粘土做的烟袋，有幾個烟袋在很快的搖擺轉動着，年輕的人們，就用槍來射擊這烟袋。雖然迦布麗是好的貴族出身，可是她也愛這些平民的玩藝兒，因此她回想到那市場的遊戲，就請求她的未婚夫說：

『我願意學放槍，國民軍軍官的女人應當要學的會放槍。請你讓我試一試來打這劊子手的烟袋。』

愛孟尼向來無論什麼都沒有拒絕過他的未婚妻，近來他送了她一串價值三萬佛郎的真珠頸線。難道他還能拒絕他這一件無害的平民的遊戲嗎？他從士兵手裏拿過來一支槍，就送給他的未婚妻。

俘虜們看見那提着槍的姑娘，都跑着集到囚牢的別一角裏。波爾安穩的噙着烟袋，站在那兒微笑着。迦布麗想打中了那搖轉擺動的烟袋，瞄着準，給小孩子說：

『跑吧！我要開槍了！』

但是波爾常常看見人放槍看慣了，因此他仍然安靜的站在那地方。那時迦布麗性急的就開槍了，因為這是她第一次放槍，所以得格外原諒她打的落空了。

『我的親愛的，』愛孟尼說，『你用愛的箭去射人的心，比用槍去射這烟袋要強得多了！你瞧，你打死了這條小長蟲，可是烟袋還好好的在留着呢。』

迦布麗什麼話也沒有回答。望着一個不大的殷紅的血斑，喘着氣，緊貼着愛孟尼，要回家去；她現在才深深的感到了她愛人付與她的溫存的摯愛。

活了四歲的，在世界上海灘用粘土烟袋吹烟子泡的陸波爾，永遠不會動的在地下躺着了。

近來我在布魯塞（註一）遇着了一位老康穆納爾洛特哀。我交識了他，這位冷落孤獨的老頭子就把他的唯一的所有物——五十年前小陸波爾吹烟子泡的粘土烟袋送給我。從前五月的第一天，一個四歲的叛徒被迦布麗殺害的時候，洛特哀也在柳仙布花園的囚牢裏。那時一切的俘虜們，幾乎盡要在凡爾賽人的階下鬼了。後來有些豔裝公子們，想着還要用工人們作工，想着美麗的巴黎還想點綴的再加美麗些，就不得不用瓦匠、木匠和鐵匠們，因此洛特哀才得倖免了。洛特哀被流放到殖民地去充役五年，他從迦茵（註二）逃到比利時，經過了一切的艱難險阻，都帶着這個從陸波爾的死屍眼前拾起的

（註一）布魯塞，比國京城。

（註二）迦茵，在南美。

烟袋。他把這烟袋送給我，告訴了我以上所寫的事。

我常常把這烟袋噙到我那由氣憤而乾了的嘴唇裏。在那上邊有天真爛漫的小孩子呼吸的痕跡，或者還有經久被鹽子泡浸蝕的痕跡。但是這被世界上無與比倫的巴黎人迦布麗殺害的陸波爾的小玩具，却告訴我了這『偉大的憎恨。』我噙着烟袋祈求着：我見了自族，不要放下槍，好像那窮苦的陸六逸一樣；我懇切的新求着：不要把那還有三個無知的工人防禦着的和一個赤子在吹着鹽子泡的聖文岑的戰綫交給敵人去！

女 賊

左祝梨作

——

恰好當梁包甫在街上走着經過地方法院的時候，一輛馬車在法院的大門口停了起來。

一個警察由馬車上下來，穿着皮鞋的脚步聲沉重的在響着，而在他後邊跟着的是一個年輕的被捕的姑娘。輕紗圍巾隨便的披在她肩上，穿着不長的藍衣服和一雙無論對於這衣服無論對於這圍巾都不相稱的漆皮鞋。

由馬車跟前到門口，至多也不過五步遠，可是姑娘在中途竟站住了。風把裙子吹得緊緊的貼到她的兩腿上，揚起了圍巾和吹散了她的美麗的黑頭髮。她縮着身子，停了脚

步，舉起兩手按着頭髮，就在這一瞬間她的眼睛同梁包甫的眼睛相遇了。

後來入到徧門裏就不見了。

梁包甫看見她微笑了一下，雖然他的面容依然是沉靜的。他在這街旁的關起了的門跟前站着，想起了在她那沉靜的年青的如花似玉的臉上的微笑，想起了輕紗圍巾，想起了迎風飄展的衣服和漆皮鞋，就想着：

『應當到法院裏去，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過了十分鐘，他到了法庭裏，就嘗着一種苦辣的，差不多是一種病的難忍的滋味：那姑娘沒有在那裏。

那裏在審判着一個侮辱長官的，身個很小的，頭髮蓬亂的人。那小人物跳着，發着脾氣，尖尖的聲音叫的全廳都聽着了，竭力的證明侮辱是出於無心的，可是這個沒有效果：判了他兩個月的監禁。聽了宣判以後，他坐下呆了似的看了一下觀衆，癡呆着直到把他帶走的時候。

休息以後，終於把那姑娘帶到廳裏了。梁包甫的心跳起來了，他神魂不安的開始聽着案子。

案子是不複雜的：這個姑娘瑪麗亞是在女帽店裏作工的，她偷了貴重的羽毛，弄到了鐵證，就把她逮捕了。就是這些事。

紅鼻子上撲着粉的流腫的女店主——也在這裏用那討厭的聲音敘述着詳情。兩個做證人的女帽匠用沉默的點頭證實着她的話。

「你承認自己是犯……」法官問着。

「是的。我承認。」

她用這這樣的口氣說着，彷彿在這些話裏邊沒有含着什麼重要的案情似的，至於要說他的，與其說是由於必需，則毋寧說是由於客氣。

一個做證人的女帽匠，用手巾蓋着臉就哭起來。

女賊一點難堪的神氣都不帶的在站着，只有她的胸脯在那細薄的圍巾下一起一

落着。

「她一定是很剛強的，」梁包甫想着愛慕着她，同時又替她難爲情似的。的確，她是年青而且好看，她的一舉一動，都表現着一種健全沒有被人遭過的有力的健壯。

她的面容新鮮而且紅暈得甚至於覺得有點鹵莽了，只有細細的一瞧，梁包甫才看見了那溫柔的放射着無形的力量與幸福的面容。

判了她三個月，監禁，算入一個月的預禁。

「還有兩個月，」梁包甫想着。

他看着把她帶走了，又驚異起她那奇怪的鎮靜的態度。

「誰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嚇壞着。

二

梁包甫覺得他的手脚都抖顫了，於是他忽然向着被捕的女人入到裏邊去的那道黃門跟前走去。門那邊就是穿廊，穿廊裏是人。

梁包甫很快的走到穿廊的盡頭，又開開了一道門。在門後站着一個衛兵。

「上那去？」

「我要去找被捕的女人的。」

「請問一問班長吧。」

讓他進到這房間裏，他就壯起胆子，走到班長跟前，懷着滿心的感觸請求着：

「賞個光吧，請讓我同我的姊妹說幾句話。都毀謗她……我們在這樣的不幸

裏……賞個光……說一分鐘……」

「你姓什麼？」兵士問着。

「梁……謝明諾夫。」梁包甫找着了這句話。「請放我去吧……我很感謝你的。」

兵士苦喪着臉看了他一眼，就走到一邊去。

梁包甫跑入到下邊一個房間的半開的門裏就看見了那位姑娘。

她坐在板橙上吃着麵包。那位爲了侮辱長官而判罪的小身個的人，肩靠着牆，垂頭喪氣的站到窗子跟前，濕布片貼到太陽穴上。

梁包甫很快的走到姑娘跟前，同她並排的坐到板橙上，彎下腰，低聲的說：

「你聽着吧……我認我是你的兄弟……明白嗎？如果要問的時候，你也這樣說……我想同你認識……我很歡喜你……我知道你沒有罪……我到監獄裏來看你，願意嗎……」

她驚奇的看着他，可是當聽到「到監獄裏」一句話的時候，她忽然難爲情起來，臉紅着把麵包放到自己跟前的板橙上，眼淚從她眼睛裏撲簌簌的落下來……

梁包甫不好意思起來，他撫摩着她的手，彷彿老相識一般的同她談起來：

「呵，別這樣了，別哭了！將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一定來看你來嗎？」

她擦了擦眼淚，後來很冷淡的望着地板，停了好人就回答道：

『不知道。』

這一聲回答使梁包甫灰心而且把他得罪了，可是他什麼也沒有說。

『夠了，先生！走開吧！』站在門口的班長大聲叱着：『不可以的！』

梁包甫握了她手就出去了。

從別一個房間裏他看見她用小手巾又擦了一下眼淚，穩穩當當的坐起來，長吁了一口氣，吃起沒有吃完的麪包來。

三

街上明明而且歡樂，梁包甫甚而不相信他把兩個來鐘頭都消磨在法庭的陰森的拘留所裏。

他跳上電車就去吃中飯去了。中飯後就躺下睡了。醒來就去到咖啡店裏。

這裏很熱鬧的奏着音樂，發熱的人們的紅臉亂閃着。朋友們對他告訴着新聞。

可是梁包甫沒有好好聽他們。他喝着咖啡，微笑着，對來往的熟人點着頭，可是心裏在想着女賊。他回想着她的面容，寬寬的肩膀，細細的腰，烏黑的頭髮，周正的兩腿……當她坐在板櫬上的時候，兩腿有彈性的從高板櫬上伸下來懸着，在這裏也含着無限的健全的美麗的女性……後來他又想起了她的冷淡的回答：『不知道，』和這些在審判以後的奇怪的突如其來的眼淚。要在審判時流眼淚，那到是從近情理的，更其意想不到的。是她的鎮靜，差不多是一種冷靜……

『奇怪的姑娘，』他無精打采的想着。

他很想把自己的無辜的奇遇告訴朋友們，可是他沒有告訴。

他回去得很早。坐到桌子跟前，什麼也沒有想。想再去想像那姑娘的面容，可是已經不夠了，一切都浮散了，朦朧了。

早晨梁包甫給工廠打電話（他是工程師，）說有病不去了。後來穿好衣服，去到法院裏，在辦公處打聽出了爲着偷盜昨天判罪的女子瑪麗亞被提到獄裏去了。

平心靜氣的心裏略含着勝利的心情，從辦公處出來，走到最近的一家點心舖，買了可可糖，就到獄裏去了。

他坐在馬車上，竭力的想把一件什麼覺得很重要的事情想起來。可是一點也想不起來他所想的是什麼。只白皺了一陣眉頭。

後來想着就微笑起來。

『我到監獄裏去好像托爾斯泰的小說裏的主人公聶合柳多夫去看迦久露似的……』

到監獄裏對他說來客去訪囚人，只有禮拜日才准見，一月兩次。

他請求把可可糖轉交去就走了。

四

過了六天，在禮拜日，在下午一點鐘，傑包甫同一羣各色各樣的人們站在寬暢的涼

爽的監獄廚房的穹形的房間裏。這裏是來客同囚人相會的地方。

那時很潮濕。發着麪包氣和馬鈴薯氣。

梁包甫暗懷着嫌惡的心情看着來客們。他們裏邊也有老頭子，也有老太婆，也有穿得體面的姑娘，也有形跡可疑的青年，也許是不久從這裏放出去而現在來看自己的夥伴的。

過了二十分鐘，在通往廚房的樓梯上，聽見有腳步聲，一羣囚人就出來了。同時從另一道門裏成雙成單的出來了六七個女囚人，在他們中間梁包甫認出了自己的相知。她已經穿的不是自己的衣服，而是穿着灰色的大衫，光脚上穿着粗糙的黃撒鞋。

梁包甫不安起來了。

雖然她穿着粗糙的衣服，可是依然表現着一種健全的愉快的令人消魂的風韻。他神態色澤的看着她。她微笑了，在她這微笑裏顯明的表現着不但這三個月的監禁，就是三年的監禁在她的生命裏都沒有什麼關係的。

梁包甫看着她這剛毅的，有力的，同時又是溫柔的體態，就暗然的想着：甚至於要是如同爲着試驗的目的，去把動物變瘦一樣的法子，來有系統的把這女人弄瘦的話，就那也得幾年的工夫，而且先得使她成了病的和可憐的人才能做到。

她是很健全的，年青的，如花似玉的女子，盜竊罪的恥辱沾不到她身上……沾不到她身上的。

「怎麼樣？」梁包甫問着把她扯到廚房的屋角裏。

「沒有什麼……還好。謝謝你送來的可可糖。」

「不要客氣。你告訴我一點什麼吧。比方關於你自己。他們不讓我們談得很久的大概對你發生了誤會吧？這樣糊塗的盜案。」

梁包甫很後悔他提起這事來。她不作聲的望着地板。沉默了好久以後，她——已經不帶微笑了——說道：

「不是的，我在舖子裏拿了羽毛……可是不是爲我自己……是爲一個朋友

的……不，甚至不是爲他呢……這在那時是必需的……」

「可是你的朋友在那裏呢？」

她想了一下就微笑着低聲說：

「遠着呢……他去得很遠呢。」

她又微笑了，可是淒愴的陰影從她臉上掠了過去。

「呵，我們不提這了吧。你覺得這裏怎麼樣？」梁包甫問道。

她聳了聳肩。

梁包甫自己覺着很不自在起來。他的情形有點鹵莽，最後發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的糊塗阿。

「你還剩了七個禮拜了，」他極力的維護着。

「是的。」

她斜着眼睛，帶着好奇的，不大相信的心情，從下至上的看了他兩眼。

梁包甫不知道說些什麼好，他忽然間掃到她跟前，半攬着她，好像在法院裏宣判以後，在板櫬上坐着的時候一樣，完全不得其當的開始安慰她起來：

「不要緊！不要緊！一切都會好的！這一點關係也沒有的，一切的人都會遭意外的。」

有點難爲情的，不是在於她沒有把梁包甫的手拉開來，而是在於她依然是十分的冷靜。

她光脚穿着撒鞋出來，也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在這裏對梁包甫有點失敬的影子。從前穿着漆皮鞋的，摩登帽店的姑娘，在別種情況之下不穿襪子是不會出來的。就是在監獄裏，這種情形也可以避免的。

可是最糟糕的是不知道說什麼好。感覺到這沉默的難堪的總不是她，而是梁包甫，彷彿這裏都是他一個人的不是。

他帶着苦悶和狐疑的心情離開她走了。

同梁包甫告別時，她突然的說着：

「還見面的吧？如果你來——我一定很高興的……」

美麗的，猜想不透的，沒來由的溫柔的處女的莫明其妙的微笑笑出來了……

梁包甫的疑心增大了……

五

過了兩個禮拜，在禮拜日這一天，梁包甫忍不住了——又帶着花和可可糖到她那裏去了。

她比上一次格外快樂，彷彿也格外溫存。問起城裏有什麼新聞，電影院裏演沒演有趣的片子。

梁包甫愉快起來了，他詳詳細細的答着她的問題，甚至於把最近他看的影片的內容都告訴給她。

當他說完了的時候，她帶着幻想的熱情說：

「可是我已經看過這樣的影片。賽聊日很愛牠。」

「那一個賽聊日？」

她笑起來了。

「我的朋友。」

「就是跑的那一位……就是走的那位嗎……」

她的面容成了莊嚴的，看不透的了，她什麼也沒有回答。

他們同上次一樣，坐在那間寬暢的穹形的廚房裏。長掛她不是穿着，而是披着的，長掛下邊穿着清潔的白短衫和藍裙子。

「爲什麼你上次出來赤着腳呢？」梁包甫問着。

她笑着，侷促不安的答道：

「不知道……就這樣着出來了。」

「請你告訴我，你什麼也不用不着嗎？或者用着了什麼嗎？我送來。」

『不要。謝謝！』

發覺很好的溫柔的心觸動了的他，又往她跟前坐近了一些，問道：

『請不要氣的……着實的……告訴我！你看我對你不對吧。我很愛你……』

可愛的，很……我相信用來使你被釋放。我想我們是會相會的……

他用一隻手撫着臉。緊閉的雙眼流淚說：

『你是美人……』

『那的話……美人……那的話——』

『呵，什麼，不相信嗎……你自己也說你是美人呢……』

她沉思的問道：

『人之愛好不同……』

『親愛的，可愛的……』他為她沒有開口去，於是就抖擻起胆子來，繼續的緊緊的撰

着她。

「挪開一點吧，」她竟於說出來了，「這裏都是人……不方便。」

「沒有人看我們的。」

「總是……」

他原是好色的人。他愛上了她。梁包甫已經曉得那慾壑難填的想望和那醋意的痛苦的疲倦，現在將要磨苦起他了……他帶着難堪的心情想着下一次會面還得再過兩個禮拜，他滿腔心愁的望着姑娘的面容。

但是無論怎樣的細看，一點也看不出在臉上的明顯的表示，而且也不知這位同他很遠的，陌生的，同時又極吸引人的她，對他不知在想些什麼。

她坐在板櫈上，這隻腿放在那隻腿上，她的一舉一動，她的每道衣褶上都充滿了那種動人的風韻，都引起他無限的愛慕。

「啊哈，這事情快些了結也好！」梁包甫誠心的叫起來。

「什麼……？」

「對你的囚禁。剩下的已經不久了……」

「可是以後怎麼樣呢？」她帶着一點好奇奇怪的心情問着。

「以後……以後是很好的！」梁包甫神飛色舞的說着，搓着手，望着她的眼睛。

可是在這兩隻眼睛裏什麼也沒有看出來。

「對我反正是一個樣，」她平心靜氣的說着。

六

梁包甫沒有錯了：爲着這位姑娘的苦悶，他開始難受起來了。最後一次的相會，是爲時很久的。他從容的同她談了好多，可是所得的印象同上一次會面以後所得是一樣的，即是令人不快的模稜兩可和黑漆一團。

有過一個什麼姓賽的。她爲着什麼事情給他偷了貴重的羽毛。現在他沒有了，爲什麼沒有了——不知道。在城裏，她沒有親戚，也沒有親近的朋友，他一個人也沒有。外面看

來，她許是怕男人，可是沒有根據。但是她的本性是什麼，她的精神在什麼台柱子上支持着呢？——不明白。

他夜裏睡不好覺了，憔悴了，爲着她苦惱起來了。給她往監裏寫信，送東西，常常在監獄附近或在她作過事和偷過羽毛的舖子附近徘徊着……有一次甚至他去到這舖子裏問着女賊的來歷……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當在法院裏見過的那個舖子的女老板問他的時候，他才醒悟了，她問道：

「對不起，你是那一位呢？」

「我……是典獄官……」梁包甫就嘖咕嚷着，他只聽說過有這麼樣一個官職，可是不曉得這官實在是作什麼事的。

可是他後悔自己的撒謊。女老板手忙腳亂的請他坐下，詳細的對他說着瑪

麗亞。

「是的，自從她同那個帶便帽的流氓來往了以後，」女老板結束着自己的話說，

「她就成了另一個人了。從前她是個很清白的姑娘。」

「呵，請告訴我，她被捕以後，他沒有到這裏來過嗎？」

「沒有，」女老板驚奇的回答着。「在失盜前一個月他就不見了。」

梁包甫告別就走了。

晚上他給她寫了一封長信，懇求着回答他，雖然他知道這是枉然的。她拒絕寫信了，聲明說她的筆跡不好看。

她的特別的剛強惹起梁包甫的氣來，氣的是很難使她悲傷，很難使她成一個不幸的女子……

在下次會面的時候，見她哭着，他很奇怪起來。

「你怎麼了呢，小瑪麗亞？」

「沒有什麼。今天哭了一早上。」她強顏爲笑的回答着。

梁包甫的同情的口氣和誠懇的悲哀，把她的心打動了，她又哭起來，很難看的裂着

嘴用力的想把那令她窒息的空氣吞到心裏去。

梁包甫心裏罵着自己的糊塗和遲鈍，帶着深切憐惜的心情抱着她，把她的頭緊緊的抱到自己的懷裏。他很羞慚他爲着什麼生她的氣，他很不自在的難受起來。

將就把氣平了以後，他把那裝在盒裏帶來的綢短衫，精緻的襪子和帶着銀扭的光豔奪目的腰帶取出來給她看。

她帶着感謝的眼光看着他，忽然心神不安的抱着他，無精打彩的，躊躇的，輕輕的撫摩着他的肩膀。

後來梁包甫興致勃勃的同她商量着過兩禮拜以後，在釋放的那天來接她。

七

對這天梁包甫準備了好久。他把自己房間裏的家具重新佈置了一下，買了一張很寬的，差不多有整個房間大的地毯和一張沙發，甚至每晚上連咖啡館也不去了，愛坐到

這沙發上愉快的去幻想着未來的幸福。

這到不錯的，爲着對她的同情的關懷和送她的禮物，她將要用她的接吻和溫情來報答的。梁包甫知道這是很糊塗的，但是不大去想牠。這究竟是平常的，正當的，而主要的，是甘心願意的事情。她對他非常的冷淡，除了對於所送的禮物和訪問，表示感謝以外，她什麼也感覺不着的。這種不快的心情使他心裏難安的。可是關於這個，他也極力的想不去思索牠。

那時最痛快的是閉起眼睛想像着來日的會面和希望着第一次會面以後她就不會是冷靜淡漠的樣子，爲着兩月來的一切的麻煩和疲勞，她將要尊重他，愛他和報答他的。

最近幾天來，他更其覺得苦楚。

好久期待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那時約好了的梁包甫，一早來到監獄裏，等把她釋放了以後，就把她接到自己家裏來。梁包甫來了。她在辦公室裏等着，他就一直撲到他跟前，她是很動情的，光臨奪目的。

彷彿是一個新的，很少像梁包甫在法廳裏和未到法廳以前在街上所見的及後來在監獄裏所見的那位女子……

她的身軀彷彿也高了，細了，活潑了……在她的一舉一動裏，都表示着從前所沒有的那種興奮和熱情。她成了性急的多嘴的堅決的人了……她的沉靜和冷淡到那兒去了呵！

「恭喜！恭喜！」梁包甫心神不安的緊緊的握着她的兩手底聲說着，引起了正在辦理着她的案件的那位官吏的驚奇和臉上掛起了微笑。

「可愛的小瑪麗亞呵，現在一切都好了！謝天謝地！」梁包甫輕鬆一節的長出了一口氣，用這樣的口氣噓囔着，彷彿坐監的不是她，而是他。

他們好像醉了一般，從監獄裏出來……

那時本來由近路可以到大馬路上去的，可是他們向旁邊走去了，找不到車子，經過了一個很臟的曠場，她的腳跳到水坑裏，灌了一鞋水。

梁包甫呵哈了一聲，彎下腰，不知所措的張着兩手，可是她笑着用手捉住他的肩膀，蹺起腳，脫下鞋，把鞋裏的水倒出來，就又穿上了……他倆都笑了，他把她手吻了一下。終究找到馬車了，他們就坐上走了。

「街道彷彿窄了一點似的，」她笑着說。「可是大體上一點也沒有改變。」

「兩個月的光景怎會有什麼改變呢？」

「三個月，」她低聲的改正的說着。

「呵哈，是的……」

他不知道還該說些什麼好，乘着當時下雨張起車棚的機會，抱着她吻了一下。

「呵，呵，在馬車上的呢！」她掙脫着。「不知羞的！」

梁包甫家裏早預備好了點心，水菓和酒。可是他差不多什麼也沒有給她嘗。

他吻着她，抱着她，發着什麼誓，吻着她的手，抱着她的腿，在室內來回跑着，懇求着她相信他的永久的愛情。可是她笑着，戲弄着他，相愛的罵着他。

「瘋子……唔，實際上你怎麼了呢……」

在六點鐘的時候，他把她帶到飯店裏，他們在那兒吃了飯，後來又回到自己家裏了……

當時叫僕人出去了。房裏爐子生得很暖，和那時室內很明亮，舒適，好。

梁包甫要發瘋了。他問了百十次關於跳到水裏的那隻鞋子乾了沒有，吻了那曾經跳到水裏的那隻腳，把這被磨苦的姑娘的衣服脫下來，又給她穿上，請她坐汽車到戲園裏去，可是沒有把她帶到戲園子，而又把她帶到自己的家裏了，最後，他困憊的十分精疲力竭，躺到她身邊睡着了。

八

到第二天他問着她：

「小瑪麗亞，你爲什麼對我一點話也不談呢？」

「談什麼呢？」

「我對你說過，我愛你比命還親。這個我已經對你說過了。可是你什麼也沒有回答我。」

「我不會說。我從來沒有說過溫存的話。無論對誰都沒說過。」

她彷彿在監獄裏一樣的笑了。

梁包甫把眉頭皺起了。她走到他跟前吻着他。

「我該走了。」她說着。

可是一看見他臉上的表情，就又笑着，很快的說：

「我說着玩的小東西，真是可笑的確……不……不……我不走，我那裏也不去。」

梁包甫又對她發着愛誓，抱着她，撕着她的衣服，吻着她那嬌豔的，嫵媚的，對他是無與倫比的玉體。請求着不要遺棄他……

她同昨天一樣，注意的聽着，可是那種忍耐不住的心情，在她的一舉一動上，在她的

微笑裏在她的秋波裏都表現着……

在四點鐘的光景，因為要事，給梁包甫打電話把他叫去了。他走了，答應過一點鐘就回來。

她留在沙發上，蓋着圍巾，周圍滿排着冰菓，鮮花和甜食。

九

他回來就不見她了。

鬢角燒起來，脊背也冰冷起來了。

他在室內來回竄着，問着僕人，可是顯而易見的：她是走了。他撲到一個抽屜裏放錢的桌子跟前。她看見過這些錢的。

錢放在原地方。她什麼也沒有拿。甚至連自己的東西也沒有帶完。

梁包甫躺到尙還留着她的氣味的沙發上，閉着眼睛，覺得上不來氣了。

過一點鐘後，他神疲力倦的坐到桌子跟前，就瞥見了上面放着一個紙條。
讀着：

『下午九時請到紫娜敏教堂跟前來。瑪麗亞留』

梁包甫從來還不曾嘗過像這紙條在他心裏所引起的這樣的悲苦，也不曾嘗過像紙條在他心裏所引起的這樣的希望呢。

在九點鐘的時候，面色蒼白，精神萎靡的他，在紫娜敏教堂的柵欄跟前站着。九點一刻的時候，她匆忙的由紫娜敏街走來。

『小瑪麗亞……怎麼……小瑪……』他抓住她手。

她輕輕的堅決的掙脫了，就嚴肅的說：

『你聽着吧，我忙着的，因此你別就誤我吧。我不能再在你家裏多住了。我碰見了我的哥哥，我要跟他一塊去的。』

『怎麼碰見呢？在那裏碰見呢？你的哥哥就沒有到我家裏去呵！』

「我到他那裏去了。唔，聽着吧，親愛的，唔，不要生氣吧！你是很不錯的人，可是我不能夠同你過……你明白嗎？我愛別人的，我要到他那裏去的。」

「可是這個姓賽的在那裏呢？在那裏？」梁包甫帶着絕望和挖苦的惡意問着。她微笑了，後來把眉頭一皺，想了一下，就說道：

「聽着吧！你不要說姓賽的壞話吧……你說吧，你是實心人嗎？」她打斷了自己的話，望着梁包甫。

「說吧！怎麼一回事？」

「實心人嗎？不出賣嗎？」

「不出賣的什麼問題！」

「唔，就是這回事！姓賽的爲着政治的關係，放流到西比利亞了。你明白嗎？我想去找他，因此……我拿了羽毛就……落到法網裏了。」

「小瑪麗亞！你跑不脫我的手！小瑪麗亞！可愛的你聽着吧……你聽……」

「算了吧，別耍傻了。」她嚴厲的說着。

後來，沉默了一會，和緩點說：

「唔，再見吧！別生氣吧！別找我。別跟我。爲着一切的關懷，謝謝你。可是我們是兩路人。」

梁包甫覺得無論什麼力量都不能把她挽回了。她的全身都表現着一種冷淡，沉靜和宇宙間那些清廉，忠誠，剛直的天性所特具的那種冷酷。

十

她走了。

女子的身影，最後的在轉角處閃了一下，現在已經是這樣遼遠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星 花

拉甫列涅夫作

當大齊山巔峯上的晨天，發出藍玉一般的曙色的時候，當淡玫瑰色的晨曦，在藍玉般的天上浮動的時候，齊山就成了黑藍色的分明的，鬼峨的兀立到天鵝絨般的靜寂的深谷上。

陣陣的冰冷的寒風，在花園的帶着灰色蓓蕾的瘦枝上，在牆頭上的帶着灰塵的荒草上，在濺濺的冰冷的紅石河床的齊山上吹着。

龍吟虎嘯的寒風，搗過那一搖三擺的木橋，掙擊到茶社的低矮的院牆上。

白楊也抖擻着，欄干上搭的花地氈的氈子，也被吹了下來，帶着黑綠鬍鬚的茶社主人石馬梅，睜開了吃辣椒吃成了的爛眼。

將帶着皺皮長着毛的胸前的破袍子緊緊的掩了掩。由袍子的破綻裏露着爛棉

絮

用鐵火箸子把爐子裏將息的炭火撥了撥。

黎明前的寒風，分外的刻骨而惡意了。阿拉郝(註)送來這一陣的寒風，使那些老骨頭們覺得那在齊山雙峯上居住的死神將近了。

但阿拉郝總是慈悲的，當他還沒有要出那冰寒的嚴威的時候，山脊上的白雪，已經閃出了一片光豔奪目的光輝，山脊上已經燃起了一輪莊嚴的血日。

雄雞高鳴着，薄霧在深谷的清泉上浮動着。

已經是殘冬臘盡的時候了。

石馬梅面朝太陽，坐到小地氈上深深的拜着，乾瘦的白唇在微動着，念着經。

「梅吉喀！」

(註) 阿拉郝 (Allah) 爲亞拉伯人稱上帝之名號。

「幹嗎？」

「把馬鞍子披上，弄草料去！」

「馬上就去！」

梅吉喀打着呵欠，由一間小屋裏出來。

戴着壓平了的軍帽，灰色的捲髮，由軍帽下露出來，垂到那晒得漆黑的臉上。

他的眼睛閃着德尼浦江上春潮一般的光輝，他的嘴唇是豐滿的，外套緊緊的箍到他那健壯的花崗石般的脊背上，把外套後邊的衣服都掙開來。

梅吉喀縫着眼睛去到拴馬場裏，吃得飽騰騰的馬跟前。

他在現二十三歲，是白寺附近的人都叫他戴梅陀李德文。

在家的時候，老媽子們都這樣稱他，有時稱梅陀羅，在晚會上的時候，一般姑娘們也都是這樣稱呼他。

兩年來他已經把梅陀羅這名子忘掉了，現在都叫他的官名：騎兵九團二連紅軍士。

兵李德文。

現在環繞他的，不是故鄉的曠野，不是遍地芳草的故鄉的沃壤，而是終年積雪的石山，順石河床奔流的山水，和默然不語，居心莫測，操着異樣語言的人民。

帖木兒故國的山河，亞細亞的中心，四通八達的通衢，從亞力山大的鐵軍到史可伯列夫的亞普舍倫半島的饑鬼，古今來不知多少英雄的枯骨，都掩埋到這熱灼的黑沙漠裏。

但是戴梅陀不想這些。

他的事情很簡單。

馬槍、操練和有時在山上剿匪時剽悍英勇的小戰。

戴梅陀披了兩匹馬，捆着捆肚，很和愛的剽馬肚子上拍着。

「呵——呵，別淘氣……好好站着……別動……走的時候你再跑。」

馬統統披好了。戴梅陀騎了一匹，另一匹馬上騎着一位笨拙似的郭萬秋。

馬就地即飛馳起來，黃白的灰球，隨着馬蹄在鎮裏街上飛揚着。

市場裏雜貨的顏色，一直映入到眼簾裏。今天禮拜四，是逢集的日子，四鄉來趕集的人非常的多。

雅得仁的集鎮是很大的。從人叢中擠着非常的難。

兩匹馬到這裏慢慢的走着，那五光十色的貨物，把戴梅陀的眼睛都映花了。

這家舖子裏擺着地氈、綢緞、刺繡銅器、金器、銀器、錦繡燦爛的酒白帽（註）和柳條布的花長衫。

舖子裏邊的深處，是半明半暗的。陽光好似箭頭一般，由屋頂的縫隙裏射進來，落到那貴重的毛氈上，家中自染的毛織物，在那半明半暗的光線裏，也映着鮮血一般的紅斑。

（註）酒白帽原名「酒白潔耶克」形恰似中國之帽墊，小而淺，頂無結，滿額以黃白或彩色金線。

門限上蹲着一位穿着繡花撒鞋，頭上裹着比羽毛還輕的印度綢的白頭巾，裹着黑鬍子的人。

刮了臉的腫脹的雙頰上發着黑青色。眼睛半睜半閉着，安靜恬淡中含着一種不可言狀的神氣。這樣的眼睛，戴梅陀無論在奧利尚，無論在白寺，無論在法司都，無論在畿輔，就是在那繁華的莫斯科也沒有見過的。

望着這樣的眼睛好像望着魔淵似的，真真有點可怕而感到不快，戴梅陀到這裏已經兩年了，但是無論如何總是看不慣。

就是死人的眼裏也表現着這種令俄國人不能明白的祕密。

有一次戴梅陀看見了一個巴斯馬其(註)的頭目。

他是在山中的羊腸鳥道上被紅軍的子彈打倒的。他躺到路旁胡桃樹下的草地

(註) 巴斯馬其即土匪之意。

上，頭枕着手，袍子在隆起的胸前敞開着，白牙咬着下嘴唇，睜得牛大的眼睛瞪着面前的胡桃樹根。

在他那已經蒙上一層濁膜的黑暗珠上，也是帶着那樣安靜的，無所不曉的勝利的祕密。

戴梅陀無論如何是不能明白這個的。

集上收攤了。

窄小的街道，蛇一般的在很高的圍牆間蜿蜒着。

誰知道是誰把牠們這樣修的呢，但是到處都是如此的，由小村鎮起，一直到汗京義斯克·馬拉坎德。好像蛇一般的到處都蜿蜒着小街道，有的向下蜿蜒着，橫斷到水渠裏，有的蟻行到山頂上，有的橫斷到牆跟前，深入到圍牆裏，有的穿過了弓形的牌樓，自己也不知道蜿蜒到什麼地方去。

土圍牆好似獄牆似的，永遠的死寂，空虛，無生氣。
街上沒有窗子，沒有房子，只有帶着彫刻和打木蟲蝕成花紋的深入到圍牆內的木門。

回民不愛外人的眼睛。

外人的眼睛都是邪惡的眼睛，堅厚的土圍牆，隔絕了外人的眼睛，保護着這三千年的安樂窩。

戴梅陀與郭萬秋懶洋洋的騎着馬在街上走着。

戴梅陀捲着煙草，吸着，噴着藍煙。

「哦，他媽的，這些鬼地方！」

「什麼？」郭萬秋問道。

「什麼？到此地兩年了，好像鑽在墓坑裏一樣。所見的只有灰塵和圍牆！多麼熱的……而人民……」

戴梅陀默然不語，向前望着。

一個四不像的灰藍色的東西，帶着四方形的黑頂，在春光裏由圍牆的轉角處冒出來浮到路上。

望見了騎馬的人，就緊緊的貼到牆上。

當紅軍士兵走跟前經過的時候，牠完全貼到牆上去了，只有身子在隔着衣服抖顫着，只有那睜大的，不動一動的眼裏的黑睛珠，隔着琴白特（註）的黑網迸着驚懼的火星。

戴梅陀惡狠狠的唾了一口。

「瞧見了嗎……你看這像人形嗎？可以說，我們家裏的女人雖說不像人，但總還是女人。」戴梅陀不能夠再明瞭的表現自己的意思，但郭萬秋同情的點着頭。「可是這是什麼呢？木頭柱子不是木頭柱子，布袋不像布袋，臉上好像監獄的鐵絲網一樣罩着，不叫

（註）琴白特——用頭髮製的面網。

人看見，你要同她說一句話，就會把她駭的屁滾尿流，立刻她的鬼身人就要拿刀子來戳你，你要跑的慢一步，你的腸子都會叫他挖了出來的。」

「不開通，」郭萬秋懶洋洋的說：「他們識字的人太少，識字的人，也不過只會寫個祈禱文。」

街盡了，已經發青了的兩行楊柳中間的道路也寬曠了。

崑崙的大齊山上的積雪，隔着這路旁的楊柳，閃着藤色、藍色、淡紅色的光輝。路旁水渠的水濺濺的流着。

春日的小鳥，在楊柳枝上宛轉的歌唱着。

在路的轉角處，有一個草場，那裏堆着去年的苜蓿。

都下了馬，把馬拴到路旁的木樁上，就去弄乾草去了。

這裏的巨紳就是亞布杜·甘默。

雅得仁鎮上最大最富的商舖，就是亞布杜·甘默的商舖，就是戴梅陀和郭萬秋由

跟前經過的時候，屋子裏邊的深處，由窗頭一般的射進的陽光，地毯上映着鮮血似的紅斑的鋪子。

甘默是一個巨紳，而且是一個聖地參拜者。青年的時候，同其餘的參拜者結隊去參拜聖地麥加。

從那時起，頭上就裹着頭巾，作自己尊嚴的標誌。

當他回到故鄉雅得仁那天的時候，這青年參拜者的父親，請了些鄉里極負聲望的人物，去赴他那豪奢的宴會。

波羅飯在鍋裏烹調的響着，放着琥珀般的蒸氣。盤子裏滿裝着食品。

發着綠黃寶石色的布哈爾的無核葡萄乾，加塔古甘和加爾孫的蜜團，微酸的紅玉色的石榴子，希臘的胡桃，葡萄的，胡桃的，白的，黃的，玫瑰色的蜜，透亮的香瓜，砂糖浸了的西瓜，冰糖用彩色紙包着的莫斯科的菓子糖，盤內的茵沙爾得（註）流着濃厚的雪白的

（註）茵沙爾得——由松風和糖製之一種特別美食。

油沫。

甘默整齊嚴肅的坐到父親的右旁的上座上，這天他親自來款待賓客，席上每個賓客敬他的飲食他都吃了喝了。

他傲然的，慢慢的在席間敘述着他的遊歷，敘述着那用土耳其玉鑲飾的教堂的圓頂，和用黃金鋪着街道的城市，敘述着葉芙拉特谷的玫瑰園，在那裏的樹枝上歌着的有帶着青玉色尾巴的金剛鳥，在山洞裏住着的有長着翅膀的美麗的仙女。

敘述着死的曠野，在那裏阿拉郝的憤火散了整千整萬的異教者，到了夜裏的時候，土狼把死人的死屍抓出來拉到地獄去，而狗頭鐵身的野人襲擊着來往的旅隊。

來賓都大吃大嚼着波羅飯，拌着嘴，都爭先恐後的角逐着那甘美的一盃，但是都很注意的聽着，點着頭，驚異的插着嘴。

「難道嗎……阿拉郝萬能呵！」

不久甘默的父親就歸天了，他就成了雅得仁附近最肥美的土地和雅得仁鎮上最

富的一家商舖的所有者。

他的生活質朴而且正經。不把父親的遺產虛擲到吃喝嫖賭上，他把錢統統都積蓄着。

甘默已經討了兩個老婆了，生得微黑的，肉桂色的小獸，結實的好似胡桃一般，這熱烘烘的夜間的果子，正合可蘭經上所說的『最強壯的種子，落到了未曾開發的處女地裏。』

甘默的心與手在雅得仁鎮上是鐵硬的，數百佃農和傭工，都在他那產米和棉花最豐饒的田地裏耕種着，都在他那滿枝上的果實結的壓得樹枝都着了地的菓園裏作着工。

當藍眼睛的俄國人在城裏起了革命，把沙皇推倒的時候，後來，秋天在砲火連天中，窮光蛋奪取了政權，向富有而有力的人們宣戰的時候，佃農和傭工們都由甘默的田裏跑了，可怕的穿着皮短衣的，只承認自己腰裏掛的手槍匣中的東西為正義的人們，把甘默

的田地奪去的時候——他就默然的飲忍着一切的不幸。

他剩下的只有花園與商舖。同這點家產過着也綽有餘裕的。

人生是由阿拉郝支配的，如果阿拉郝要奪取了牠的田地——這是命該如此的。

甘默不信窮光蛋們的統治能長久的。

他不斷的同老慕拉（註）在自己舖子裏閒坐，有一天老慕拉給他說了一個很聰明的故事。

「一個糊塗的耗子，住在帖木兒的京城裏，這耗子貓已經居心想吃牠。耗子雖然糊塗，但很敏捷而詭詐。貓子於是就反復的思索着怎麼才能吃了牠。有一天耗子在倉庫裏把頭由洞裏往外一伸，就望見貓子坐在糧食口袋上，穿着錦繡的袍子，頭上裹着頭巾。耗子就奇怪起來。

「呵呀！」耗子說：「我敬愛的貓子，我賢慧的親姪女，你告訴我吧，你穿這一身是

（註）慕拉——清真寺之教師。

什麼意思呢？「耗子把醬子發了錢，把腿跨回天上望着。」

「我現在成了齋公了，」耗子說，「馬上就到寺裏去念經呢。我已經是不能再吃肉了，你可以告訴一切的耗子，說我從今以後再不抓牠們了。」

「糊塗的耗子高興瘋了，就到倉裏騰起舞來大叫着：『萬歲！萬歲！自由萬歲！』跳着躍到牆跟前。一轉瞬間——耗子的骨頭在就着裏層的亂響着。我說——正道人會悟開的。」

「甘默悟開了。」

當穿皮短衣的人們由城市來到此地，碧綠些羣衆在集市的曠場上開露天大會的時候，那激烈的，鋒利的關於鬥爭，報復，和未來的言辭，激動着空氣的時候，甘默坐到舖子裏，目不轉睛的望着演說者，和羣衆，臉上掛着若隱若現的微笑。

「轉瞬間……正道人會悟開的……」

由那邊就是阿富汗的君主，英國人和其餘的君主幫助他些大炮，鎗支，軍官，勇敢的

駱馬安與潘春布哈爾山上招集義軍。

耗子跳着，耗子呼着：『自由萬歲！』

轉瞬間——耗子沒有了。

甘默心平氣靜，只由那不幸的經歷，額上褶起了幾道皺紋，從此他就和家中人以多言爲戒。

蕭然的山集上回來，同自己的妻們不說多餘的話，在家裏當聽見女人或孩子們有一點聲音的時候，就把眉頭一皺。

立時一切都寂然了。當回答妻們問安的時候，甘默老是一句話：

『少說話……女人的舌頭就是路上的鐘鈴，任何風都會把牠刮響的……』

甘默去年討了第三個老婆。

頭兩個都討厭了：都長老了，臉上有皺紋了，腰也彎得好像彎腰樹一般。

鄰居賈利慕的女兒美麗亞長大了。

當她做小姑娘在集上跑的時候，甘默就看見她那童女的面孔上兩隻圓圓的眼睛和彎彎的眉毛，石榴一般的嘴和玫瑰色的雙頰。

去年春天美麗亞已經到了成熟期了，黑色的面幕已經罩到她臉上。

這麼一來，她即刻就成了神祕的他的意中人了。

甘默打發了媒人，窮而倒盡的賈利慕因為同雅得仁鎮上最富的巨紳做親，幾乎喜歡得瘋起來。起快的商定了聘金，美麗亞就到甘默家裏了。

那時甘默三十六歲，她十三歲。

夜裏主人而兼丈夫的甘默，來到那戰兢恐懼的妻跟前。

美麗亞長久的哭着，前兩妻溫存的安慰着她，坐到她旁邊撫摩着她那被牙齒咬得青紫的肩膀。

她們不知道嫉妬，在這個國裏就沒有嫉妬，眼淚在她們那褶成皺紋的雙頰上滾着。

或須她們是回想起當年她們初來到甘默家裏做妻的時候，夜裏所受的這樣的楚痛。

她們從前也是這樣的痛哭着，就這樣的被征服了。

但是沒有把美麗亞征服下去。

雖然甘默每夜都來，每夜美麗亞的火熱的身子都燃燒着——但她總是壓決的狂憤的憎恨着甘默。

但是甘默除了她的可以用靈指，可以摸，可以揉，可以咬，可以抱，可以壓到自己的身子底下發洩性慾的她的肉身子以外，什麼也不要的。

正午的時候，戴梅陀由營房出來到街上去。

「上那去？」站在大門口的班長問他道。

「到街上去的。買葡萄乾和蜜餞胡桃去。」

「難道你發了財嗎？」

「昨天由塔城寄來一點錢。」

「怎麼呢，請客吧？」

「你說怎麼，班長同志請喝茶吧。」

「呵，去吧！」

戴梅陀口中嘯着到街上去了，走過去皮靴將路上的灰塵都帶了起來。

走過了集上的曠場，就轉向甘默的營子去。

除了蜜餞胡桃和葡萄乾，他還想買一頂繡着金花的酒白帽，這帽子他久已看好了的。

「當兵當滿的時候，回到奧利尙戴著這帽子叫姑娘們瞧一瞧，真不亞於神父們戴的勝頂帽。」戴梅陀想着。

甘默好像平日一樣，坐到舖子裏吸着煙。

戴梅陀走到跟前。

「好吧，掌櫃的。怎麼樣？」

甘默慢慢騰騰的噴了一口煙。

「你，好吧，老總。」

「你瞧，我想買一頂酒白帽。」

「你想打扮漂亮些嗎？想討老婆的嗎？」

「掌櫃的，那裏的話。在此地那能找得女人呢？難道去同老綿羊結婚嗎？」

「呵呀！這樣漂亮的老總，無論那一個美人都會跟你的。」

「好吧……你給我說合吧，現在拿帽子來瞧一瞧。」

「你想要那樣的？」

「要最好最漂亮的。」

甘默由背後什麼地方取出一頂繡着金綫、綠綫、橘色綫等的布哈爾花緞的酒白帽，金綫閃出的光輝，把戴梅陀的眼睛都映花了。

着。

「頂呱呱的。」甘默說着，幾乎笑了出來。

戴梅陀把酒白帽嵌到頭上，由衣兜裏掏出一個破鏡片照着，得意而驕傲的微笑

「真漂亮！活像一個土匪頭！」

甘默點着頭。

「唔，掌櫃的，你說吧，多少錢說老實價。」

「兩萬五千盧布，」甘默回答着，燃着鬍子。

「你說那的話……兩萬五。一萬盧布，再多了不出。」

甘默把手一伸，由戴梅陀頭上把酒白帽取過來，默然的放到背後的貨架上。

「你老實說要多少錢？你這鬼傢伙。」戴梅陀氣起來。

「我已經說過了。」

「你說了嗎……你說那算瞎扯！給你一萬三，別再想多要。」

「一萬三你還的太少了。亞布杜。甘默有老婆，要吃飯呢……」

「吃，誰都要吃呢。」戴梅陀帶着教訓的口氣說：「你想要多少錢，一下子說出來。」

「老總，兩萬三賣給你。」

「去你的吧……你自己也不值那兩萬三。」

戴梅陀扭過身子出了鋪子走了。

「老總……老總……兩萬……」

「一萬五多一個也不出……」

「兩萬」

「一萬五」

太陽蒸晒着。戴梅陀扭回頭走了五次，每次甘默都把他喊回來。最後戴梅陀出了一

萬七把酒白帽買到手裏了。

他把頭上的英雄帽褶起來，裝到兜裏，把酒白帽嵌到後腦上。

「你爲什麼這樣戴……我們人不這樣戴呢。往前戴一戴吧。」

「得了，這樣也不錯。再見罷，掌櫃的。」

戴梅陀去買葡萄乾去了。

甘默的視線在後邊送着他，心裏默想着。

花園和葡萄園到忙的時候了。甘默一個人幹不過來，老婆們無力，孩子們太小。

正需用着一兩個有力的做活人。

可是，要是你雇兩個工人的話，卽刻就是叫你上稅，工會和縣蘇維埃也連二趕三的給你弄得不快活。這位老總，是少壯有力的人。你瞧他的脊背！

戴梅陀彎下腰買蜜餞胡桃，甘默滿心滿意的望着他那個把衣服都掙得無褶的脊背。

請他到園子去做活，給他說果子熟的時候請他來吃果子。俄國的老總們都挨餓的，只是喝稀飯，將來請他吃水果，他一定會來園裏做活的。

袋。

戴梅陀買了好吃的東西，付了錢，轉回頭來走着，手裏拿着裝着葡萄乾和蜜餞的紙

「喂，喂……老總，」甘默打着招呼。

「什麼？」

「請來一下……來敘一敘。」

「唔，有什麼話可敘呢？」

「請來一下吧。我有花園，有葡萄。春天來了，葡萄枝得割一割呢，葡萄架得搭一搭呢……你想到園裏做活嗎……將來水果長熟了，請你來吃果子不要錢……櫻桃、橘子、梨、蘋果、葡萄，還可以帶些送朋友。」

戴梅陀想了一下。

「那麼……我，掌櫃的，我忙得……你大概知道，我們當兵的事情多得很。鎗、馬，還有什麼憲法，什麼關於資本家搗鬼等政……」

什麼政治功課，什麼資本家搗鬼，甘默都沒有明白，只平心靜氣的說：

「白天忙，——晚上閒呢。要不了多大工夫。來一兩點鐘就可幫不少的忙。再找一個朋友來。兩個人幹。水果好吃得很。」

戴梅陀半閉着眼睛。

他回想起了奧利尚，回想起了故鄉的靜寂的河流，回想起了開得滿樹的櫻桃園和籬上的嘹亮的歌聲，想到此地，那整年在黑壤裏耕種的莊稼漢的心，就皺縮起來，很很的抖跳了一下。

他起了一種不可忍受的心情想去挖地，想去用手抓那發着土氣的土塊，就是異鄉的黃土壤也好，總想去用那快利的鋤深深的去掘着那溫順的準備着播種的土地。

他笑了一聲，帶着幻想的神情說：

「好……想。想一想再說！」

「明天給回信吧。」

「好吧！」

喝了茶，吃了蜜餞胡桃以後，戴梅陀躺到床上，幻想着故鄉的奧利尙，幻想着草原，幻想着田間。

給馬倒草料的郭萬秋走到他跟前。

「戴梅陀，你想什麼心思呢？」

戴梅陀在床上翻了一個身子。

「我告訴你，老郭。剛才我在街上買酒白醋的時候，那掌櫃的請我到他園子裏做活。在那裏割葡萄枝，挖地，搭葡萄架。他說——帶一個朋友一塊來，晚上做一兩點鐘，將來水果長熟的時候，白吃不討錢。你想怎麼樣？我老想下地裏去做活。」

他的嘴唇上露着不好意思的怯懦的讪笑。

郭萬秋的手掌到膝蓋上拍了一下，不緊不慢的答道：

「怎麼呢……一定很不錯的……我贊成……不過連長怎麼樣呢？」

「什麼？我們去請求一下好了！反正一個樣——晚上總是白坐着的。沒有書看；與其在家裏閒躺着，不如去做點活。」

「好吧！」

「我們現在就去找連長吧。我真是等不得……」

戴梅陀話沒說到底。

從今年春天起，他就愁悶起來，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愁悶是因何而起，總覺得有一種奇怪的淡漠和發懶。

不斷的坐到營房的土堡上，用那無精打采的眼睛望着天，望着山，望着河，望着山谷。他怎麼了呢——自己也不明白。

或者是因為他懷想着故鄉的靜寂的田野，懷想着櫻桃樹下的茅舍，或者是懷想着那拉着手琴唱着歌的歡樂的遊玩，或者是懷想着那長着可愛的眼睛，頭髮髻上結着彩

色的緞條，帶着歌喉的笑聲，緊緊的，緊緊的貼着自己身子的姑娘。

他總覺得若有所失……

『唔，找連長去吧！』

他們由營房出來，去到茶社裏，在茶社的二層樓上的像燕雀在籠子似的住着連長

希同志。

希同志坐在茶社二樓的露台上，削着細棍做鴿鶉籠，那鴿鶉是茶社的主人送給他的。

他聽了戴梅陀和郭萬秋的請求以後，即時就允許了。

『弟兄們，不過出去別鬧事！好好守規矩，別得罪掌櫃的。你們自己知道——人民都不是自家人，他們有他們的風俗，我們應當尊重這些。入鄉隨鄉，別照自己的來。給前綫上的命令看了嗎？』

『我們為什麼得罪他呢，』戴梅陀答道：『連長同志，我們明白的。我們很想到地裏

去做活。」

「好……去吧。果子熟的時候別忘了我。」

「謝謝你，連長同志！」

「告訴班長，就說我允許你們的，別叫他留難你們。」

回到營房裏，郭萬秋望着微晴的天空，伸了一個懶腰說：

「到園子裏去真好得很！」

第二天中飯後，戴梅陀和郭萬秋到甘默家裏去了。

主人在街上迎着，把他們引到客室裏，那鍋裏煮着波羅飯，放着好吃的東西。

「坐下吧，老總……吃一點。」

「謝謝……剛偏過。」

「請坐，請坐。不許推辭——不然主人都要見怪的。」

喝過了營裏的公家湯以後這肥美的波羅飯分外的有味而可口。

郭萬秋吃了三碗飯，飽飽的喝了一頓茶。

喝了茶以後，甘默把他們引到園子裏，把鋤給他們，並且教他們到樹周圍如何的掘

土。

「現在挖坑，後來割樹枝，搭葡萄架。」

在花園的另一角裏有三個女人在那裏掘土，女人從頭到腳都被大衫和琴白特遮

蔽着。

甘默自己也拿起鋤，工作就沸騰起來了。

郭萬秋好奇的向女人作工的那角裏望了一眼。

「掌櫃的，掌櫃的！」

「什麼？」

「你說爲什麼你們女人們出來都弄個狗籠嘴戴上？」

甘默繼續的掘着地，帶理不理的掄了幾句。

『法規……教主說過……女人不應分叫外人看見。免生邪心。』

郭秋笑起來。

『是的……那裏會生邪心？誰能辨出那口袋裏裝的是什麼貨？或須是女人還像個女人，年青的；或須是一個老妖精，夜間要看見她，間直要嚇得屁滾尿流呢。』

戴梅陀由樹後說：

『因為這他們才想的好調門呢，他們的女人當過了二十歲的時候，——你瞧，都成了活妖怪。都乾了，有皺紋了，好像炙了的蘋果一樣。因此才把她們遮蓋起來，叫去嫁人。隔着籠嘴丈夫，辨不出是什麼樣的臉，娶過了門——就活忍受吧。』

都默然了。一陣輕風由山上送來，圍牆跟前的白楊迎風颯颯的響着。

早春的甲蟲嗡嗡的在樹間飛着。

暮色上來的時候就收工了。

甘默把他們送到街上，握了手。

「活做的好，多謝得很，老總！」

「再見吧，掌櫃的。」

「再見。請明天再來吧。」

爽涼的深青的夜幕升起了。

甘默由清真寺做禮拜回來，去到美麗亞房裏。

她安然的蓋着被子熟睡着，甘默脫了衣服，鞋子，鑽到被窩裏。

他推着她，摧醒着她，把嘴唇貼到她那溫潤的嘴唇上。

美麗亞溫順的，不得已的躺着聽男人的擺佈。

今天比平時更其外氣而冷淡。

「你怎麼躺着好像木頭柱子一樣呢？」甘默惡恨恨的低聲說着，咬着她的奶子。

「我今天病了，」她低聲答道。

「你怎麼了？」

「不曉得……身上發燒，出什麼疹子。」

甘默怕起來，想着她或須發什麼瘟疹子，可以傳染上他。於是就野頭野腦的用膝蓋到她肚子上戳了一下。

「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呢？」

「我沒來得及……」

甘默由被窩裏爬出來，穿上鞋子。

老婆的身子把他激怒了。她沒有滿足他的慾望，站着遲疑了一下，走過了小院子，到舊老婆牽拉房裏去了。

他已經三年沒有到她房裏去了，她吃了一驚，當她還沒來得及醒的時候，就覺得自己已經被人抱住了。

美麗亞當丈夫走了以後，乾原走到窗下，隔着門望着那四四方方的一塊碧藍的夜天。北極星好似金水珠一般在上邊微顫着。

美麗亞的眼睛死死的釘着那燦爛的星光，忽然間，她呵哈了一聲，就把頭抬起用肘支着。那星光燦爛的地方浮動着一個帶着俄國帽子的人影，帽子下邊露着灰色的髮環和一付水溜溜的快活的仁善的眼睛。

北極星繼續的在帽子上發着光輝，但成了鮮明的，五支光的，大紅的紅星。美麗亞驚懼的閉起眼睛，覺得窒息的，頻繁的，有力的心臟的跳動。

身上起了一陣溫柔的懶洋洋的顫，彷彿誰用那溫柔的撫愛的情人的手，觸着了她的彈性的溫暖的身子。

她呻吟着，把手指的關節活動了一下，身子伸向那燦爛的北極星的金水珠。嘴裏在不住的微語着可愛的動人的名字。

後來地向後一縮，伸了一個幸福的疲憊的懶腰，側着身子，屈成一團，就入到夢鄉了。

院中雄雞已經司晨了。

戴梅陀與郭萬秋在園裏做活已經是第二個禮拜了。

樹統統都剪好了，窪也挖好了，樹幹的下部都用油和石灰汁塗好了。

還得要割葡萄枝，將葡萄枝網到葡萄架上。

發大的半開的櫻桃花苞上，已經漲着淡紅的顏色。

收工的時候，甘默放下鋤說：

「明天阿拉郝給一個好天，櫻桃開起來，是很好看的。」

早晨全國都汎溢着柔媚的淡紅的輕浮的蕩漾的花浪。

這日正是禮拜。戴梅陀一個人從早晨就來了。郭萬秋到三哩遠的當仔磨的養蜂的

匈牙利人那裏弄蜂蜜去了。

甘默已經在做着活，帶着歡迎的樣子給戴梅陀點着頭。

他已經辦了便宜事。俄國的士兵是不要錢的很好的做活人。

「謝謝……不久我們就可以吃水果了。拿起鋤吧，戴梅陀！」

戴梅陀跟着主人挖着水渠。

女人們在葡萄樹上亂忙着。

美麗亞盡力的用刀子割着葡萄枝，眼睛時時瞟着那微扁的戴梅陀的英雄帽上閃着的紅星。

突然間她覺着激烈的血潮湧到頭上來。

她起來，抓住葡萄架杆子，發昏了的眼睛向園中環顧了一下。

淡紅的花浪到處都沸騰了，忽然間她覺得在那久已熟識的平常的樹枝上開的不是花，而是大紅的紅星。

全園都怒放着眩目的大紅的星花。

美麗亞跟隨了一下，刀子落到地下。

甘默向她喊了一聲什麼。戴梅陀抬起頭來。

美麗亞沒有回答。

甘默走到老婆跟前，又粗又野的命令的喊着。她仍然不答。

那時甘默抬起手用力向她一撞。她呵哈了一聲，倒到葡萄架杆子上，杆子被壓倒了，她仰天倒到地下。

甘默罵起來。

戴梅陀走上去護她。

「掌櫃的，爲什麼打呢？你沒瞧見——女人在太陽下邊暈了。沒精神的。」

「女人應當有精神的。女人有病——該驅逐出去。女人是混蛋！」

「爲什麼這樣？女人是助手，應當要憐惜女人，尊敬女人。應當把她扶起來，噴點水。」

戴梅陀忘了他是在雅得仁，不是在奧利尚，用英雄帽到水渠裏舀了一帽子水，去到翹着的人跟前。

甘默抓住他的手。

『不行，老總！教主沒有吩咐……請把水倒了吧。叫女人們來扶她。』
他向他的妻們喊了一聲，她們都跑來把美麗亞扶起來，架到家裏。

戴梅陀把手掙脫了，帶着輕視的神氣望着甘默的眼。

『你真是混賬人，我叫你瞧一瞧呢。誰要不尊重女人，那他就比狗還壞！女人生了我，受了苦，一輩子都爲我們做活。難道可以輕視女人嗎？』

甘默聳了聳肩。

過了兩天都割着葡萄枝。

男人們在很長的葡萄樹行的一端做着活，女人們在另一端做着。

戴梅陀在樹行間走着，隔着葡萄枝望見那一端閃着的長衫，望見那用心用意做着

活的小手。

「那個大概就是昨天暈倒的，」他想着。

戴梅陀到現在還不能將她們辨清楚。身幹一個樣，長衫一個樣，都戴着狗籠嘴。誰曉得那是那呢？

樹行盡了。

戴梅陀割着乾枝的頭端，舉目一望，甚覺茫然。隔着疏枝望見一付兩頰緋紅的可愛的驚人的美麗的面容。

一付水溜溜的扁桃眼好似太陽一般的發着光輝，豐滿的美麗的半月形的雙唇上掛着微笑。

伸着纖手，火焰一般的抖顫着，到那強壯的獸蹄似的戴梅陀的手上觸了一下。

後來把手指貼到嘴唇上，放下琴白特，這一幕就完了。

戴梅陀站起來，把刀子插到葡萄架的杆子上，不動一動的，驚愕的欣喜的久站着。

「怎麼不儀活呢，老總？」走到他跟前的甘默問着他。

戴梅陀默然了一會。

「有點累了……太陽晒得太利害。好。」

「太陽是好的。太陽是阿拉那做的。太陽——不分善人惡人一齊照。」

戴梅陀出其不意的向主人望了一眼。

「是的，連你這老鬼也照呢……你奶奶的。你這胖鬼，討這樣花一般的老婆。最好不照你這狗仔子。」他心裏想着。

後來拿起刀子，惡恨恨的，聚精會神的，默然的一直做到收工的時候。

這夜在營房裏的硬床上，在同志們的甜睡中和氣悶的暑熱中，戴梅陀好久都不能入睡，總想着那驚人的面容。

「這樣一朵纖弱的，好看的小花。好像雁來紅一樣。嫁了這樣一個鬼東西。大概打的怪可憐的。」

那美麗的面容招喚的可愛的給他微笑着。

工作快到完結的時候了。

再有一天——葡萄園的活就做完了。

戴梅陀對園子滿懷着惜別的心情。

他望着葡萄枝，時時向女人的那一端偷看着，——不能再露一下那難忘的微笑。但在葡萄園裏移動着可笑的口袋，面上蓋着極密的琴白特，隔着牠什麼也辨不出來的。

已經是將近黃昏的時候了，戴梅陀到葡萄園頭坐下休息，捲着煙草。

當擦洋火的時候，覺得肩上有種輕微的接觸，並望見伸着的手。他快忙的轉過身來。但琴白特沒有揭開。

只聽得低微的耳語，可笑的錯誤的異地的語言。

「弗作聲，老總……夜……雞啼……牆頭……你知道？」她趕快的用手指向適到

荒原的圍牆的破牆頭指着。

『我等你。等老總……甘默亞拉馬日沙一旦（註）……老總好……美麗亞愛老總。』

手由肩上取去了，美麗亞藏起了。

費梅陀連呵哈一聲都沒來得及。

向她後邊望着，搖着頭。

『真是難題！一定是找我來幽會的。真好看的女人！她可別跳到坑裏去！這次一定沒

有好下場。刀子往你肚子一戳——就完了。』

他擲了煙卷，起來。

那畜牲走來了，甘默在他後邊跟着。

『呵，活做完了，掌櫃的！』

（註）亞拉馬日沙一旦——壞鬼。

「謝謝。老總們真好，真是會做活的人。來吃果子。來當客吧。」

甘默給紅軍士兵們握了手，送到門外。

血紅的太陽吞沒了曠野的遼遠的白楊的樹頂。

戴梅陀不作聲的走着，望着地在想心思。

「戴梅陀，你又在想心思嗎？」

戴梅陀抬起頭來，聳了聳肩。

「你瞧，這是多難的事。掌櫃的女人請我半夜去幽會的。」

郭萬秋好像樹盤似的站到營路上，道出其不意的奇事使他口吃起來。

「不撒謊吧？怎麼回事？」

「就這麼回事，」戴梅陀短簡的答着他。

「這麼，這麼……你怎麼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呢，怕什麼？」

「同他們來往是危險的！他們是凶惡的人！不要頭了可以去。」

「那我不怕。或須我把他們的頭拔下來的。不過別把她弄到火坑裏去。叫去我就去，因為她很請求我的。那黑鬼大概她討厭了。女人需要安慰的。」

「怎麼呢，祝你們的好事成功吧。」

「郭萬秋，你別開玩笑，因為這不是什麼兒戲。我覺得那女人在那紳士手裏，好似畜牲一樣活受罪。她要人的話去安慰呢，去同她談知心話呢。」

「你怎樣同她談呢？她不會說俄國話，你不會說她們的話。」

戴梅陀聳了聳肩，噙着，彷彿想遂去那無益的思想似的，說：

「要是愛，那就不用不着說。心心相……」

晚飯後戴梅陀躺到床上，吸了煙，決然的起來到排長那裏去了。

「魯肯同志，請把手槍今天借我用一下吧。」

「你要牠幹什麼呢？」

「今天此地一位先生請我去看他們結婚的，請讓我去玩一玩，手槍帶着可以防什麼意外，因為他住在鎮外花園裏，夜間回來方便些。」

「如果要發生什麼事情呢？」

「要是有了手槍，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的。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附近沒有土匪，人民都是很和平的。」

「唔，拿去吧！」

排長由手槍匣裏把手槍掏出來，給戴梅陀。

戴梅陀把手槍接到手裏，看了看，裝到兜裏。

十一點鐘的時候，他由營房出來，順街上走着。

薄霧升起了，很大的，傾斜的，暗淡的，黯淡的，月亮在薄霧裏抖顫而浮動着。

到會期還有兩小時。

戴梅陀下了狹街道的斜坡，走到橋頭前，過了齊河，坐到岸邊的一個大平石上。濺濺的河流，沸騰着冰寒的水花，水花激到橋柱上，飛濺到空中，空氣中都覺得濕潤而氣悶。

齊山峯上的積雪，映着淡綠的真珠的光輝。

戴梅陀坐着，凝視着石間的急流組成如花邊似的旋渦，捲了起來，又飛了出去，一直看到頭暈的時候。

第一聲雄雞的啼鳴遠遠的山鎮中的深處送來。

戴梅陀由石上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向山走去了。走過了死寂的集市，在舖子旁邊，一匹在曠場上閑跑的馬，走到他跟前，熱騰騰的馬鼻子撞到他肩膀上，吃的乾草氣撲到他臉上，馬低聲而溫和的嘶着。

戴梅陀到他脖子上拍了一下，轉入到一條熟識的小街上，很快的向花園走去了。心臟一步比一步擊得響而且快了，鬚角的血管也跳起來，發乾的舌頭勉強能在口

裏打過灣來。

右邊展開了黑暗的，神秘的荒原。

戴梅陀想按着習慣劃一個十字，但一想起了政治指導員的講演，就低低的罵了一句算了。

跨過了殘垣，沿着楊柳樹行，無聲的走到通入甘默園中的破牆頭跟前。破牆頭好似一個破綻一般在灰色的圍牆上隱現着。

破牆頭對面兀立着一個被伐的樹盤。戴梅陀坐到上邊，覺得渾身在發着奇怪的寒顫，手入到兜裏握住那暖熱了的手槍。

雄雞又鳴了。月亮完全沒入到山後裏，周圍黑暗了，寒氣上來了。

細枝在樹杪裏沙沙作響，多液的花蕾發着香氣。

牆那邊嘩喇的響了一聲。戴梅陀坐在樹盤上，向前伸着身子。

破牆頭上出現了一個黑影。

她向周圍環顧了一下，輕輕的跳到荒原裏。

「老總……」戴梅陀聽到抖顫的徵語。

「這裏！」他答道，站起來，幾乎認不得自己的破嗓音。

女人撲向前去，那抖顫的燒手的身子在戴梅陀的手裏顫動着。

他不知所措的，迷惑的，不會把她緊緊的抱住貼着自己。

他語無倫次的微語道：

「我的小花，我的可愛的小姑娘！」

美麗亞偏着頭，用那黑溜溜的，火熱的，無底井一般的眼睛望着他的臉，後來雙手抱

着他的頸，把頰貼到他的頰上，低語些什麼溫柔的，抖顫的，動情的話。

戴梅陀不懂，只緊緊的將她擁抱着，用嘴唇去找着她的嘴唇，當找着的時候——

一切都沉沒到響亮的旋風裏。

好似齊山積雪上赤霞的反光，一連三夜在燃燒着。

戴梅陀成了瘋瘋癲癲，少魂失魄的了。紅軍兵士們都哈哈大笑，猜七猜八的胡亂推想着。

但是他的心兒全不在這上邊，就是白天當洗馬，練習去障礙，或聽政治指導員講演巴黎公社的時候，那無底的眼睛和紅玉的嘴唇現到他面前，遮住了一切；他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

夜裏是熟路，荒原和甜蜜的期待。

每夜在雞鳴以前，溫順的女人接受着憎恨的丈夫的寵愛，嘴唇都被咬得要出血了。甘默當性慾滿足了以後，就上到二層樓上，不久，當他的鼾聲把蘆葦風屏震動的時
候——她就一聲不響的起來，好似看不見的黑影一般，經過葡萄園去到水渠上，仔仔細細的由嘴唇上，頰上，乳上，將丈夫擁抱的痕跡由全身上洗了下去。

把薄小衫往那用清水新爽了的復活了的身上一披，就向破牆頭跑去了。

她成兩三小時的無恐懼，無疑惑的同俄國的，強壯的，羞嗒嗒的，溫柔的士兵飲着自己的深夜的幸福。他給她微語着那些不明白的動情的蜜語，好像她給他微語的那些一般。

當第三夜完了以後，美麗亞回來的時候，宰拉睡醒了，到園子去上毛房。她看見一個黑影在樹間輕輕的移動着。

初上來把她駭了一跳——是不是惡鬼在園中遊魂，等着拉她到地獄去呢——可是，即刻她就辨清了是美麗亞。

搖了搖頭，回到房裏，又蓋起被子睡了。

次晨就把昨夜的奇遇告訴了甘默。

不是因為姊妹。她愛惜而且憐憫美麗亞，可是——不成規矩。良家的女子夜裏不應當不知去向的在園裏走的。

甘默的血湧上了心頭，把眉頭一皺，說道：

『別作聲……』

第四夜又到了。

甘默照例的上到二層樓上，美麗亞起來。

甘默靜悄悄由二層樓上下來，跟在她後邊，爬過了葡萄園。

看着美麗亞如何的在水渠裏洗身子，如何走到破牆頭跟前，如何的消失在那裏。

他爬到牆跟前，由破牆頭上望着。

心血湧到頭上來，腿也抖顫了。惡恨恨的抽出刀子，但即時想到同老總幹是危險的。

老總一定有手槍，當甘默還沒走到倒戈的老婆跟前的時候，老總會早用手鎗把他打死了呢。

用牙齒齧着圍牆的乾土，順着嘴唇流着白沫。但不作聲的冷凝到氣瘋的緊張的注意中。

他看見美麗亞如何同戴梅陀辭別，如何吻他，戴梅陀如何向鎮裏的街上走去，美麗

亞如何的在他背後望着。

她愁眉不展的低着頭，靜悄悄的，輕輕的抬起赤足向回走去。

脚剛剛跳過去破牆頭，——甘默一聲不響的撲到她跟前。

美麗亞短短的叫了一聲堅硬的手掌就蓋到她嘴上。

「你是什麼妻……去偷外教的俄國人，你這該死的畜牲……你背叛了教義……」

按教規去處分你……明天……」

但是，美麗亞竭着貓一般的彈力，由那橡樹似的手裏掙脫出來。

她的氣成瘋狂的眼睛，白斑似的在黑暗裏亂閃着。

「鬼東西……狗東西……雜種，你這豬仔豬孫的……我憎恨你……你這該咒的，

我憎恨你……我愛兵士……趁我還沒把你打死的時候——你把我打死吧……」

甘默驚駭的戰慄着。他第一次聽見女人口裏說出這些話。無論他，無論他的父親，無

論他父親的父親，從來都沒有聽過這樣話。他覺得腳下的地都漂浮起來了。

他不知所措的環顧了一下，望見旁邊一根搭葡萄架的帶刺的長棍子。

把棍子由地下往出一拔，用力一揮，打到女人的腰裏。

美麗亞倒了，那時甘默牛一般的吼着，揮起棍子，不緊不慢的到她身上排着。

她初上去呻吟着，後來就不作聲了。

甘默擲了棍子，彎下腰向着那不動一動的身子。

『夠了嗎，狗東西？』

但是可憐的縮成一團的身子，突然伸直了，翻了一翻身，甘默就覺得左腳跟上邊的筋好似刀割一般，難忍的楚痛，美麗亞的牙齒踢着瘋狂的力氣在那裏咬了一口。

那時他痛得呵哈了一聲，由腰裏抽出刀子照美麗亞的乳下邊刺進去。血竄到他手上，身子抖顫着，腳亂踢着。

呻吟了一聲就寂無聲息了。

甘默用衣襟把刀子拭了拭。

「躺着吧，畜牲……明天我把你拉到谷裏去叫狗吃你……」
他到死屍上踢了一腳，跛行着回去了。

彩霞已經在齊山上的宵夜的碧藍的地氈上織成了輕微的綠花。岩石分外的發着黑色，河流聲漸漸的低了下去。

營房門口的快活的守衛的背着馬槍，低聲的動人的唱着關於青春，關於鬥爭，關於農民的歌。

唱着，在門口來回的走着。一點鐘以前戴梅陀愉快的迷昏的去幽會回來。在門口同守衛的談了一會，把自己的幸福給他分了一點。把守衛的撩的愁不得，喜不得。

他打着呵欠，用手摸了摸門口的木柱子，又走向靠鎮的那一面，但突然的站了起來，向前伸着身子，忙快的端起槍來。

望見在對面的圍牆下爬着一個什麼東西。

圍牆在背影裏，很黑，但彷彿有一個什麼灰色的斑點向他蠕動着。

「誰在走的？」

槍機搬的響着。

寂靜……沉重的，潮溼的，晨曦以前的寂靜。

「誰在走的？」守衛的聲音抖顫了一下。寂靜。但守衛的已經顯然的望見在牆跟前

徐徐的，低低的爬着……不像狗也不像人，一個四不像的東西在牆跟蠕動着。

「站住！我要開槍的！」守衛的喊着，急切的在昏暗中用槍的標星向斑點瞄準着。

他的手指已經放到搬鈎止的時候，微風由牆跟前送來一聲清亮的呻吟。

他放下馬槍。

「這是什麼傢伙，他媽的……彷彿在哼的……」

他小心的照牆跟前走去，走到跟前，發現了一個人身子的輪廓，半坐着靠着圍牆。

「這是誰？」

沒有回答。

守衛的彎下腰，就看見好像用粉筆塗了的白臉，帶着凹陷的眼睛和由割破了的，由
肩上脫下的小衫裏，望見流着什麼黑的小小的女人的乳頭。

「女人……你這傢伙……怎麼的……」

他直起腰來。

空氣中激動着嘯子的頭音。

營房裏的人都亂動着，說着話，點着燈，紅軍士兵們都只穿一條襯褲，不穿布衫跑了
出去，但都帶着鎗和子彈匣。

「什麼……爲什麼打嘯子……在那裏……誰……」

「排長同志，到這裏來。這裏有個死女人……」

排長向圍牆跟前跑去，但戴梅陀已經飛到他前邊去，跑到跟前，望着，緊緊握着的拳

頭……

「用刀子戳了她，鬼東西，」低聲的，氣憤憤的對排長說。

「這是誰？她是誰家的女人？」

「我的，排長同志！就是我愛的那一個。」

排長向牆跟前的死白的臉上看了一眼，把眼光轉移到戴梅陀的堅硬的臉上。

在那經過歐洲大戰的和經過國內戰爭的排長的嘴上，抖顫着憐惜的褶紋。

「阿……都站着幹嗎呢……把她抬到營房去。或者還活着的……可惜醫生沒有

在，去領藥品去了……好吧，——政治指導員會醫道的。架起來！」

那些慣於拿鎗的鐵手，好像拿羽毛似的把美麗亞抱了起來。

到營房裏，把她放到排長的床上。

「請快跑去請指導員去告訴他說傷了人，要裏傷的！」

三個人就即刻跑去找指導員去了。

「弟兄們，都走開，別擠到這裏……空氣要多一點的……呵哈，鬼東西！」排長說着，

彎下腰，把煤油燈照到美麗亞身上，把衫拉前將乳頭蓋起來。

「戳的多利害！」他望着由右乳下邊一直穿到鎖骨上的很深的刀傷：「差一點沒有穿到奶頭上。」

「死不了吧，排長同志？」戴梅陀抖顫的問道。

「爲什麼死呢……別說喪氣話！死是不會死，得受一點苦。你作的好事。將來希同志約束我們，恐怕要比他的鴿鴿還嚴呢。」

戴梅陀好像扇風箱似的長嘆了一口氣。

「怎麼呢，你愛她嗎？」

「怎麼呢，排長同志？我不是兒戲的，不是強迫的，我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看她很受那鬼東西的虐待，受那大肚子的折磨，我心裏很過不去。這麼小的，這麼好的，簡直是小雀子裝在籠裏。我很可憐她，她待我也就好像老婆一樣，雖然我不明白她說的話，她也不明白我說的……」

「在那裏？誰受傷了，什麼女人？」指導員走來問着。「鬧什麼玩意呢？」

「不，不是鬧玩意，可以說是一件奇事。因為你懂得醫道，因為醫生沒在營裏，所以我着人把你請來。幫她一點忙吧！不然戴梅陀會心痛死了呢！」排長用日向戴梅陀指示了一下。

「完全是小姑娘的！」指導員說着，向美麗亞彎着腰。

「弟兄們，拿點水來，最好是開過的，拿兩條手巾和針來……呵，快一點……」

「怎麼一回事？這裏發生什麼事情了？」

這已經是被一個紅軍士兵驚醒的連長希同志說的話。

排長把身子一挺，行着舉手禮。

「官長同志，報告……」

希同志不作聲的聽着報告，怒視着排長，用手指捻着鬍子，平心靜氣的說：

「戴梅陀因無連長允許，擅自外出，拘留五日。你，魯肯同志，因排內放蕩和不善於約

東部下着記邊一次。」

後來希連長轉過身向門口走去了。

「連長同志」指導員喊道。「對女人怎麼辦呢？」

連長轉過身來，沉思了一下。

「傷裏一裹送到醫院去。早晨到我那裏去。關於一切都得商量一下的。你曉得這會

鬧出什麼事情呢？不痛快的事情已經不少了。充軍似的生活就這樣也夠過了。」

早晨就鬧得滿城風雨了。

紅軍士兵們在集市上都談着昨夜所發生的事件。

回民們都搖着頭，苦喪着臉，到清真寺去了。

快到正午的時候，慕拉由寺裏出來，前後左右都被人民包圍着到茶社去了。

希連長和政治指導員由早晨起都在茶社裏坐着。

指導員好久的激烈的給希連長說不能夠把美麗亞交給丈夫去。

「希同志這是反對我們的一切宗旨的，反對共產主義倫理的。要是女人甘心離開丈夫，要是她愛上別的人，我們的義務就是要保護她，尤其是在此地。把她交回本丈夫——這就是送她到死地去。他不過是再把她割一割而已。你把這件事放到心上想一想，沒有？」

「我知道……可是你曉得，要是我誓不放手，——怕周圍一二百里的居民都要激動起來的吧？你曉得這將來會鬧到什麼地步呢？那時怕要把我們都要趕走的。你曉得什麼叫做東方政策？」

「你聽着，希同志。我擔這責任。黨有什麼處分的時候我承當，但是要把女人往刀子下邊送，我是不能的。並且今天我同戴梅院談過話的。他是很好的人，這回事並不是隨隨便便的鬧玩笑，也不是悶不過的時候想鬧心。他愛她……」

「他不會說一句回子話，女的不會說俄國話，他怎麼能會愛上她呢？」
指導員笑了一聲。

「呵，愛是用不着說話的。」

「他將來對她怎麼辦呢？」

「他請求叫把她派到塔城去。我允許給他生法子辦着婦女部照管她，把她安插到學校寄宿舍裏，教她俄文。至於戴梅陀的兵役期限馬上就滿期了，他說他要娶她，因為他說他很愛她。」

「奇事！你辦着看吧！不管你我卻不負一切的責任。」

「連長同志！慕拉要來見連長的。」值日的進來說。

「呵……可來了。現在你可去同他周旋吧。」連長說。

「我去對付他……不是頭一次了……叫他進來。」指導員說着，到長着亂蓬蓬的頭髮的後腦上搔着。

慕拉莊重的進來，撩了下鬚髮，擰了一躬。

「日安。你是連長嗎？」

「同他講吧，」連長答着，用手指指着指導員。

「你，同志，把女人交出來！」

指導員坐到椅子上，脊背靠着牆，帶着諷刺的神氣望着裏拉的眼睛。

「爲什麼交出來？」

「教法是如此的，教主說……妻是丈夫的……丈夫是主人，丈夫是回民——妻是回民。你手下的老總作的很不好，奪人家的有夫之妻。唉，不好！你們這布爾塞維克——知道我們回民的法規嗎？法規存在呢。」

「我們怎麼呢，沒有法規嗎？」指導員問道。

「爲什麼這樣呢？回民是回民的法規，布爾塞維克是布爾塞維克的法規。你有你們的，我有我的。把女人交出來。」

「可是，你是住在那三國呢，——住在蘇維埃國呢，或是什麼別的國呢？或者蘇維埃的法律對你不是必然的呢？」

「蘇維埃的法規是俄國的，回民的教主就是法規。回教的法規存在呢。」

「怎麼呢，這是按着回教的教法，夜間好像宰羊一般來殺妻嗎？」

「爲什麼宰羊……妻對丈夫變節了……丈夫可以殺她。教主說的。」

「別提你的教主吧。我告訴你，慕拉女人愛我們的紅軍士兵。這是她自己說的。我們蘇維埃有這樣的法律——女人愛誰就同誰住。誰也不能強迫她去同不愛的人住。我們不能把女人交出來，我們要派他到塔城去的。這是我最後的話。你可以不要再來吧。」

「你得罪了回民……回民要震怒的！人民要去當巴斯馬其的。」

指導員要開口去回答，但希連長把話打斷了。

當慕拉回答那句話的時候，他已經忘記了他說他不干與這件事情了。他的筋肉都收縮起來，走到慕拉緊跟前，帶着不可侵犯的嚴威，一字一板的說道：

「你這是幹嗎呢……拿巴斯馬其來駭我嗎？我告訴你。要是這鎮裏有一個人去當巴斯馬其的時候，我認爲這是你把他們煽動起來的。那時沒有多餘的話。不管你什麼慕

拉不喜拉——就鎗決你，你回去告訴一切的人，別敢拿這話來駭我。我要是有一個入敢用指頭彈一彈我的士兵的時候，我把全鎮上洗得寸草不留。開差吧！」

慕拉走了。希連長氣憤憤的在室內來回踱着。指導員哈哈大笑起來。

「怎麼，沈不住氣了嗎？」

「同這些鬼東西真難纏。在此地作工作真是難。真是反動，頑固。一切的將軍，大元帥，協約國，就是連那些土豪都被我們打得落花流水，可是這些呢……我們還得聽從他，得受他們的擺佈……真討厭得很。」

「是的，很得一些工作做呢。要想打破他們的舊觀念，迷信，此地得數十年的工作做呢。現在耳朵很得要放機警一點呢。」

戴梅陀在小屋裏五天已經坐滿了，那裏發着牛糞和灰塵氣。

到第六天就把他釋放了。

洗了洗手臉，清了清身上，就去到連長那裏。

「連長同志請讓我去看一看美麗亞！」

連長笑了一聲。

「你愛她嗎……？」

「大概是這樣，」戴梅陀羞慚的笑着。

「呵，去吧！可是夜間別再出去逛，不然就把你交到軍法處裏去！」

戴梅陀到營裏的軍醫院去了。

由塔城回來的醫生坐到門限上。

「醫生同志！我要看一看美麗亞。連長允許了的。」

「你想她了嗎，武士？去吧，她問過你的。」

戴梅陀心神不安的跨過門限，站着。

美麗亞坐在被窩裏，憔悴，纖弱，面無血色。她的睫毛抖顫了一下，好像蝴蝶翅膀一般展開來，眼睛放着熾熱的光輝，她拉着戴梅陀的強壯的手。

「戴梅陀……愛……」

戴梅陀不好意思走到被窩跟前，雙膝跪着，頭倒在被子上。

美麗亞靜靜的手指撫摩着他的頭髮，低語了幾個溫存的字。

戴梅陀不知如何好，歡喜的熱淚在他那磚頭似的頰上滾着。

美麗亞恢復康健了，已經出來在醫院的小院裏曬太陽的。

戴梅陀每天來到醫院裏，他到山谷裏摘些野花，結成花球給她送來。

他帶了一位紅軍士兵克爾格支人吳芝白同他一塊來，藉着他的幫助同美麗亞談了些話。

她很願意到塔城去，很願同戴梅陀回到他的故鄉去。

她的眼睛一天天的愉快起來，笑聲也一天天的高起來。

全騎兵連好似都帶上了這愛史的標記，士兵們都心不在肝的帶着幻想的神情道

遙着，相互間談論着羅漫的奇遇。

甘默依舊的坐在自己鋪子裏，嚴肅的，沈默的，一切都放在心裏，全不介意那鄰人的私語。

禮拜日的晚上，美麗亞把戴梅陀送到營房門口又回到醫院裏。

炎熱的，沈悶的，惱人的苦夜襲來了。黑雲在齊山脊上蠕動着，打着電閃。隆隆的春雷也響起來了。

到夜半的時候，美麗亞睡醒了，室內悶得很，發着藥氣。她想呼吸點新鮮空氣。

她靜悄悄的起了床，出來跨過了在門口睡着的了醫生，走過了院子。

新鮮的涼風揚着微塵，爽快的吹着那熾熱的身子。

美麗亞出了大門，憑依着圍牆瞻望着那對她最末一次的遠山。明天她就要到很遠的塔城去的，由那裏要同戴梅陀到更遠的地方去的。

電閃打得更其頻繁了，溫和的雷聲慢慢的在山坡上滾着。

美麗亞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氣，想回到室內去，但即刻有一個什麼東西塞住了她的口，窄窄的刀子在空中一閃，刺到她的咽喉裏。

胸部窒息了，血好似黑浪一般在咽喉裏呼嚕着，她由圍牆上滾到灰塵裏。

橙色的環圈在她眼前浮動着，忽然間地，天，圍牆，樹木——立時都開放着眩惑人目的鮮紅的星花，好像她第一次看見戴梅陀的那一夜一般，不過星花更覺得分外的美麗，分外的燦爛。

後來黑暗好似急流一般的湧來。

被她的鼻息聲驚醒的醫生飛奔到門口裏，驚起了騷亂。

士兵們都跑來了，希連長也來了。

美麗亞已經用不着救助了。

刀子穿過了頸脖，達到脊椎骨上。

希連長即時就吩咐了一切。

偵緝隊即刻飛奔到甘默和慕拉家裏去。

慕拉帶來了甘默無蹤跡……

妻們說昨晚美麗亞父親去見甘默，他們披好了馬，夜間出去了。隨後回來騎上馬，打得飛快的就跑了，向那去了——不曉得。慕拉被釋放了。

第二天把美麗亞葬到鎮外的附近。

戴梅陀憔悴了，面色蒼白了，走起路來好像失了魂一般。

當黃土塚在她身上凸起的時候，他挺起身子，咬着牙，默然的用拳頭向深山那方面威嚇着。

過一禮拜在安格林溝裏發現了巴斯馬其。

騎兵連往山裏派了偵探。一隊騎探向南去，一隊向東去。

第二隊騎探裏有郭萬秋、戴梅陀、吳芝白，此外還有兩個人。

他們沿着那兩旁開得火一般的罌粟花夾着的山徑走了三十哩，沒遇見敵人，於是就在蘇村一位相識的在教的家裏宿了夜。

早晨由原路回走了。

到安格林的下坡上得排成一條線走。

馬在小圓石路上謹慎小心的走着，喘着氣，滑的打着跛腳。

吳芝白懶洋洋的在馬鞍上一搖三擺的搖着，哼着克爾格支的悲歌。

戴梅陀在馬上無精打采的垂着頭，當馬打跛腳的時候，兩次都幾乎跌下馬來。

「戴梅陀，醒一醒吧！」郭萬秋喊道。

戴梅陀只揮了一揮手。

在安格林溝對面，在山徑旁綠灰色的花崗岩上，很高的太陽射着小小的反光的環

圈，環圈移動着，抖顫着，對準着戴梅陀的馬。

當馬走到了搖動的橋上的時候，反光的小小的環圈在剎那間蔽起了一層藍藍的薄膜。

一聲宏亮的鎗聲在滿山上滾着。

戴梅陀伸手指到脖子裏，失了韁繩，由馬鞍上跌下來，落到橋板上。兩隻腿在狂暴的安得林的山水上懸着。

但吳芝白把韁繩一勒，一步跨上前去，由鞍上把手一伸，把他由橋邊上拉了過來。轉過身來，向郭萬秋喊道：

「把馬打開！」

吳芝白把馬鞭一揚，馬好像雀子一般飛過了橋，但即時第二聲槍聲又響了，馬頭跌到碎石上，吳芝白縮成一團，滾到一邊去。

郭萬秋飛馳到前邊去，緊緊的握着馬刀。

他看見一個人帶着步槍，穿着條子布長衫，由石頭後邊出來，向懸岩上奔去。

馬喘着氣向山上跑着。

「趕上趕不上呢？」郭萬秋心裏想着，很很的把馬刺一蹬。馬飛開了。

那人與郭萬秋中間的距離突然縮得比那人到岩跟前的距離小起來。那人知道是跑不脫了，轉過身來，端起鎗。

郭萬秋把身子一閃。

拍……子彈由身邊飛過去。

馬把身子一縮，兩躍就追到那人跟前。

郭萬秋即時就認清了那肥胖的，油光的面熱的臉，認清了他的黑鬍子。

甘默手忙腳亂的拉着鎗栓。

但還沒有來得及二次端起鎗的時候，郭萬秋已經完全到他跟前了。

郭萬秋向前把身子一欠，馬刀向上一揮，喊道：

『領受吧！……爲着戴梅陀！……爲着美麗亞！……』

甘默的頭應着這在空氣中激出嘯聲的馬刀落了下去。

把鎗上的皮帶拿來挽結到兩匹馬的中間，把戴梅陀放上去，運到雅得仁鎮上。

晚上回到鎮上，郭萬秋就去報告了希連長。

『真能幹！』連長說。

將肺打穿了的人，人事不醒的戴梅陀，在第二天早上就用馬車送往塔城軍醫院裏去了。

帖木兒的故土真是巖峻而堅固呵。

聳入雲霄的山巔的積雪，萬代千秋帶不溶消，黑沙漠裏的荒沙，萬代千秋都呼吸着不當心的旅人的灼熱的死。

岩石萬代千秋都躺到山徑上，下邊奔放着山水的急流。

枯木兒國度的人民好像岩石似的——不斷，堅固。

在他們的眼睛裏，就是死了以後也是石頭一般，莫測的隱密。

彷彿三千年以前似的，紅石的齊水的河床上，兀立着低矮的茶社，閃着綠色光輝的
大齊山雙峯上的彩霞，照着那萬代千秋的黃土。

彷彿三千年以前似的，那帶着黑綠鬚鬚的茶社主人石馬梅，早晨裹着破袍子，抵當
那陣陣吹來的冰冷的寒風。

只有那山谷裏的花園，到第六年春天的時候，關着燦爛的鮮紅的星花，只有那山谷
裏的花園，到第六年春天的時候，擴大，蓋活了山岩與巨石。

在那用四方萬國的人民的枯骨——由亞力山大的鐵軍到史可伯列夫的亞普舍
倫半島的健兒——培養成的沃壤上，燦爛的星花開得更其壯美而勝利。

死 敵

邵洛霍甫

橙色的不暖的太陽，還沒沉沒到那分明地平綫的描繪出來的線條下邊的時候，可是往那碧藍的西天上傾瀉着金色的月亮已經斷然的從東方爬上來，把鮮雪塗上了一層黃昏的淡青色。

烟好像旋捲的溶解的柱子似的，從烟筒裏升起來，在屯子裏發着燃燒的雜草氣，灰燼氣。烏鴉的叫聲乾燥而且嘹亮。夜從曠野裏走着，塗濃着色彩，當太陽剛剛下去的時候，——嬌羞的侷促的小星，好像未婚妻初會似的，在井台轆轤的高空上眨着眼。

葉非慕吃過晚飯，出去到院子裏，把破軍用大衣緊緊的曳了曳，把領子提起來，冷得縮着身子，很快的到街上走去了。沒有走到舊小學校跟前，就轉入到一條胡同裏，進到邊頭一所院子裏。推開門，入到門洞裏，一聽——在屋內喧噪和嬉笑着。他剛剛把裏門一

開——言談就靜止了。爐子跟前抽烟的烟在繚繞着，牛犢在屋中間往土地上扯着細細的尿流，大耳朵的頭應着門響聲轉過來，斷斷續續的說：

「好吧！」

「託福，」兩種聲音不睦的答着。

葉非慕謹慎小心的跨過了由牛犢身下流動着的尿潭，坐到長椅上。轉身向蹲在爐子旁邊抽烟的人問道：

「會還不快開嗎？」

「到齊就開——到的人不多，」房主回答着，照彎着腿的牛犢身上拍了一下，用沙把濕地撒了撒。包舍夫在爐子跟前息滅了捲烟，從牙縫裏擠出微綠的唾沫，走到葉非慕跟前，同他並排坐下。

「呵，葉非慕，你做主席了！我們在這裏對這已經談過了，」他嘲弄的微笑着，燃着鬍鬚。

「少等一下。」

「怎麼回事？」

「怕沒弄好。」

「對付弄吧……你是適當的人，當過紅軍，由貧農階級出身的。」

「你需要自己的人呢……」

「什麼是自己的人？」

「可以擁護你的這樣的人，可以監視有錢的，而且聽你調動的這樣的人。」

包含夫咳嗽了一聲，毛皮帽子下的眼睛閃了一下光，照坐在爐子跟前的人瞟了一眼。

「差不多是這樣的……像你這樣的人，我們不白要你的……誰同大家作對呢？葉非慕對於人民，誰好像一塊骨頭橫在喉嚨裏似的呢？葉非慕誰巴結貧農呢？又是葉非慕……」

『不巴結富農！』

『不請你巴結！』

吳拉史在爐子跟前噴了一口烟雲，持重的說：

『富農在我們屯子裏沒有，有的是貧農……葉非慕，我們把你推上台。從春天起你放牲口或看瓜吧。』

包舍夫笑的噙着，揮着不分手指的手套，爐子跟前都親睦的好久的哈哈大笑。當笑聲靜止的時候，包舍夫把濺了唾沫的鬍鬚一擦，拍着面色蒼白的葉非慕的肩說：

『這麼着，葉非慕，我們是不三不四的富農，可是一到春天，你的一切光蛋，一切的無產階級都把帽子一脫，就到我跟前行着禮說：『包掌櫃，請犁一頃地吧！包掌櫃，行行好，借一升黍子到新收時候吧……』你們幹嗎呢？原來是這回事呵！那狗仔子，你去抬舉他，可是他爲着感謝你，冷不防告你一伙：說你瞞糧隱稅。可是我爲着什麼應該給你的國家出錢呢？如果腰裏沒有錢，那就請他去討飯好了，或者有人會給他呢……』

『你去年春天給東迦了一升黍子嗎？』葉非裏察察的歪着嘴問着。

『給了。』

『可是她爲那給你作了多少活呢？』

『不關你的事！』包含夫嚴厲的打斷了他的話。

『她在你的草地上整整的給你幹了一夏天。她的姑娘給你澆了菜園……』葉非

裏嚷着。

『瞞糧隱稅是誰告的呢？』吳拉史在爐子跟前叫着。

『你再隱瞞還告呢！』

『我們塞你的嘴別太亂吠吧！』

『你想一想吧，葉非裏：誰不聽從大家他就是上帝的敵人！』

『對你們窮人和對我們太不公平了！』

葉非裏用抖顫的手捲着捲烟，翻着眼，微笑了一聲。

『不，諸位老先生們，你們的時候過去了。紅運走完了……我們成立了蘇維埃政權，我們不允許別人來收拾窮人的。將來不能好像去年一樣的；那時你們會把黑土壤地拿去，把荒沙地塞給我們，可是現在不是你們要世事的時候了！我們不是蘇維埃政權的繼子！……』

赤紫的可怕的包舍夫，帶着淨淨的面孔，舉起手。

『瞧着吧，葉非慕，你別失腳了……別岔到我們的當路上吧……我們過去怎樣過，將來還怎樣過，你到一邊去吧……』

『不到一邊去！』

『不去——我們把你捧過去，好像惡草一樣，連根把你拔了的……你不是我們的朋友和同鄉，你是死敵，你是瘋狗！』

門開了，有十一二個人隨着蒸氣的團球擠到房子裏。農婦們對着聖像，劃了十字，就到旁邊去，哥薩克們脫了毛皮帽子，喘息着，從鬍子上掠着凝結的冰柱。過了半點鐘，當人

們把廚房和室內擠滿了的時候選舉委員會的主席在桌子後邊站起來，用習慣了的聲音說：

「彼得戈爾屯子的公民大會開會了。請推舉主席團，實行開會。」

在午夜的時候，當抽煙的煙氣弄得使人不能呼吸的時候，燈就閃了一閃息滅了，農婦們咳嗽得上不來氣，大會書記用那半朦朧的醉眼望着紙說：

「把被選為蘇維埃委員的名單宣佈一下！被選的大多數票是第一——爾瓦喬夫和第二——葉非慕。」

葉非慕進到馬圈裏，給馬添了草料，剛剛踏上凍得絲絲發響的台階，雄雞在敞棚裏就叫了。黑天上閃灼着金黃的繁星，七星在頭頂上放着光芒，「半夜了，」葉非慕想着，摸着插門。毯靴在門洞裏沙沙的響着，有人走到門跟前。

「誰？」

「我，瑪霞。快開開！」

葉非慕緊緊的把門隨身關上，擦着洋火。浮在盛着羊脂的小碟裏的燈心，在發臭的嗤嗤的燃着。葉非慕把軍用大衣從肩上脫下來，在床跟前吊着的搖籃上彎着腰，他的眉毛展開了，嘴邊堆着溫柔的笑紋，凍得發青的嘴唇，發着慣了的溫存的低語。在破布片裏，在襁褓裏，伸着肥嫩的小手，裸到腰部，騎着一個睡得玫瑰紅的六個月的頭一胎的孩子。在枕頭上，在他旁邊放着一個滿裝着麪包末的角器。

葉非慕謹慎小心的把手伸到熱騰騰的小脊背下邊，低聲的叫着妻子說：

「把墊的東西換一換，尿濕了，骯髒……」

當她從爐子上把乾了的尿布取下來的時候，葉非慕低聲說：

「瑪霞，把我學作書記了。」

「唔，包含夫同別人怎樣呢？」

『氣瘋了！貧農都一致擁護我。』

『瞧着吧，葉非慕，別招禍。』

『禍不是來到我身上，而是來到他們身上的。現在開始要打倒我的。包舍夫的女婿做主席了。』

自從改選那天以後好像有人在屯子裏犁了一道鴻溝似的，把人們分爲敵對的兩面了。一面是葉非慕同屯子的貧農；另一面是包舍夫同他的女婿——主席，水磨坊主，吳拉史，五個富農和一部分中農。

『他們把我們往泥坑裏踏呢！』包舍夫在胡同裏狂暴的亂嚷着。『我知道葉非慕往那扯呢。他想把大家來平均呢。你們聽見他在鞋匠傅季克家裏唱些什麼高調嗎？他說：我們將來有公共的耕地，將來我們共同的耕種，或者我們還買拖拉機呢……不，你先賺四對公牛來，然後再同我平均，不然的話，除了褲子裏的虱子以外，連一根瘦乾棒也沒有！』

我睡著，他們的拖拉機。我們的先人沒有嚮他過了的！』

有一次在禮拜日，在晚上以前，都集會到包含夫院落的旁邊，談着春天的土地的分配。包含夫因為假日喝得醉熏熏的搖着頭，噴着酒氣，在伊凡跟前來回轉着。

『不，伊凡，你以鄰居的資格判斷判斷吧。唔，比方，你要白列諾斯湖跟前的地幹嗎呢？實在話，那裏地很肥，牠要得好好的犂，好好的耕種呢！可是你拿一對牛用什麼釘子去犁牠呢？蘇維埃說起來，你是中農，就是站在葉非慕與我中間的，你想想吧，你同誰來往比較有益呢？你是好鄰居，那麼……你要白列諾斯湖跟前的地幹嗎呢？』

伊凡把手指插到褪色的腰帶裏，直然的嚴厲的問道：

『你這是往那扯呢？』

『是關於土地的……唔，你自己想想，那裏的地肥着呢……』

『照你的意思，這麼着，我們就是在白泥板上也能種嗎？』

『唔，唔，又提起泥板來了……爲什麼在泥板上呢？可以尊重……』

「白列諾斯湖跟前的地肥着呢……你瞧着吧，包老伯，不要被這一塊肥地噎死了……」

伊凡遠然的轉過身來就走了。不自然的沈寂，在餘下的人中間好久的麻痺着。

可是在這晚上，在屯子邊的傅季克鞋匠家裏，流着汗和紅着臉的葉非慕在狂憤的揮着手，振動着頭髮：

「這裏不是用筆來幫助，而是要用專察幫助的！農村通訊員好像蒼蠅似的繁殖着。寫些荒謬的消息弄到報紙上，有時讀着真令人惡心。你問一問，他們每一個作了多少事？爲着使大家撲到政府跟前，好似孩子撲到母親跟前一樣，伸出拳頭向富農示威。什麼？他媽的去！貧農不應該一輩子都吃蘇維埃政權的奶的，應該自立的時候了……就是這，沒有援助！我當了蘇維埃委員，現在瞧着吧，看誰幹倒誰。」

夜笨脚笨手的把黑暗堆到胡同裏，花園裏，曠野裏。風帶着強盜的囂聲沿街飛馳着，

剝落着被嚴寒鍛鍊的，裸樹皮無賴的在屋檐下窺視着，翻亂着豔毛的睡着的雀子的羽毛，使牠們通過了睡夢，回想着六月的暑熱，回想着熟透的，用晨露洗過的櫻桃，回想着糞中的幼蟲和其他的爲人們在冬夜裏從奈所不會夢見的有味的東西。

在學校籬笆跟前的黑暗裏，抽煙的火光在燃着。有時風抓住灰燼與火星，小心的揚上去，當火星還未息滅的時候，那時在濃紫色的雪上抖顛着黑暗與靜寂，靜寂與黑暗。

一個人穿着敞着懷的皮短衣，戴着籬笆，默然的抽着烟。另一個站在跟前，深深的縮着頭。

沈默好久的不會被任何人破壞過。停了一下，談話就開始了。用矜持的低聲談起來。

「唔，怎麼樣？」

「妨礙的。姑娘在岳父家裏當女工，他就唆弄着說：『同他訂合同了嗎？』他問着。『不知道。』我說。他對我說：『應該叫主席知道，爲着這，不會有好看的……』」

「把他幹掉了吧？」

「得這樣的。」

「如果知道了呢？」

「應該把痕跡滅了。」

「那麼，什麼時候幹呢？」

「你來，商量着看吧。」

「鬼知道他……有點怕……殺人真有點怕。」

「傻蛋，不然不行呢！你明白，也許把全屯子都弄得家敗人亡呢。播種開的不錯，這樣用捐稅來剝皮的，又是土地……他一個人鬧整着貧農……沒有他，看我們把這些光蛋捏得怎麼樣……」

在黑暗裏握成拳頭的手指在響着。

風在擱着漫罵。

「唔，你來嗎？」

「不知道……或者，來……來！」

葉非慕吃過早飯，剛要到村執委會去的時候，往窗子一望，就看見了包舍夫。

「包舍夫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不是他一個，磨坊主、吳拉史、同德一塊呢，」妻子補充道。

兩人入到室內，脫了帽子，狂憤的劃着十字。

「過得好吧？」

「你們好吧，」葉非慕回答着。

「好天氣呵，葉非慕現在天氣很好，初雪很新鮮，現在最好是打兔子。」

「爲什麼幹這玩藝呢？」葉非慕問着，疑惑着這些怪客爲什麼到這裏來。

「叫我到那去呢，」包舍夫坐下問道。「這對你可以的：年輕的事，到我那裏，帶上

狗——就到曠野去。前天狗自己在菜園跟前捕住過狐子的。」

吳拉史解開皮襖，坐到床上，搖着搖籃，咳嗽着。

「葉非慕，我這是來找你的。有點小事。」

「你說吧。」

「聽說你要從我們屯子搬到村裏住的。確實嗎？」

「我那也不打算搬。這誰對你說的？」葉非慕奇怪的問道。

「聽人家說的。」吳拉史搪塞着。「因為這我們來的。你甚至可以很便宜的在附近

買一所帶小院的偏房的時候，你搬走有什麼合算呢。」

「這在那呢？」

「在加林諾夫克。賣的不貴。如果願意搬——我們可以幫點錢，分期交。我們也幫忙

搬。」

葉非慕微笑了一下。

「你們想把我推出手嗎？」

『你想的嗎！』包含夫揮着手。

『我告訴你吧，』葉非慕走到包含夫緊跟前：『我從屯子裏那都不去，你丟開這一套吧！我曉得怎麼一回事，你們用錢也買不了我，用賄賂也買不了我！』臉通紅着，癢癢的換着氣，往潑辣的多鬚的包含夫臉上吐了一口，叫道。

『從我屋裏走開，老狗東西磨坊主，你也走開，混蛋……快點，當我還沒把你們的腸子肚子打出來的時候！』

包含夫在門口裏好久的往上提着領子，脊背對着葉非慕，一字一板的說：

『葉非慕，你記着這吧！不願好好的走嗎？不用的。我們把你做死由這屋裏拉出去。』

葉非慕不由自主的用兩手抓住包含夫的領子，瘋狂的一搖，把他從台階上摔了下去。包含夫拌住皮襖襟，重重的摔到地下去，可是很敏捷的跳起來，好像年輕人似的把褲倒時嘴唇上碰破的血擦了擦，向葉非慕撲去。吳拉史張着兩手，抓住他。

「算了吧，包含夫，不是現在……來得及呢……」

包含夫向前彎着身子，用不動的，發昏的眼睛望着葉非慕，動着嘴唇，後來一字不說的轉過身子就走了。吳拉史走在後邊，從他及襖上抖着沾的雪，有時回顧着站在台階上的葉非慕。

在聖誕過之前，包含夫的女工東迦流着眼淚，跑到葉非慕的院子裏。

「你怎麼呢，東迦？誰惹你了？」葉非慕問着，把叉往乾草垛上一插，匆忙的由打穀場裏出來。

「誰惹你了？」往跟前走近一點再問道。

姑娘帶着腫了的，淚濕的臉，往圍裙裏擰着鼻子，用頭巾角擦着眼淚，沙着嗓子哭着叫着：

「葉非慕，請你可憐可憐我吧……唉——咳——咳……我這孤女怎麼辦呢！」

『你別嚇吧！好好說……』葉非慕噤着。

『掌櫃把我趕出來了。他餓，意開，我再不用你了……我現在到那去呢？從降世齋節起，我在他家已經三年了……爲着過去請索給我一塊錢也好……不，他說，一個大也不給你，我自己也許拾起來的，可是牠——錢——不會丟在路上的。』

『到屋裏去！』葉非慕簡短的說。

葉非慕從容的脫了軍用大衣，把牠掛到釘子上，坐到桌子跟前，叫嗚嗚咽咽的姑娘坐到對面。

『你在他那裏怎麼住的，按照合同的嗎？』

『我不曉得……從荒年住起的。』

『可是合同，總而言之，什麼字據也沒有寫嗎？』

『沒有。我是不識字的人，勉強會寫姓。』

葉非慕沈默了一下，從架篋上取出了一折四褶的包皮紙，用歪歪扭扭的字體真切

的寫道：

呈

第八區人民法庭

從去年春天葉非慕到村執委會當農會農會主席，包舍夫——從前全村的
主宰——對葉非慕就懷着隱恨。公開的他什麼也不表示，可是在背後偷偷的放暗箭。在
草田裏藉草去欺負葉非慕。夜間當他回到屯子裏的時候，包舍夫趕了兩輛車，幾乎把割
了的一半草裝去了。葉非慕不作聲，雖然看出來車輛從他的草田上拉到包舍夫的打穀
場跟前。

過了兩禮拜，包舍夫的獵犬在險峻的山谷裏襲擊了狼洞。母狼出去了，包舍夫把兩
個翻毛的，孤立無援的小狼從狼洞裏趕出來裝到布袋裏。把布袋繫到鞍帶上，騎上馬，不

慌不忙的回家了。

馬打着鮮紅，心愛的貼着兩耳，弓着身子走着，好像率領蹄跟似的，獵犬在馬腿緊跟前垂涎着圍着氣，向上抬着鬆起的臉，低聲的唧唧的喘着。包含夫在鞍子上搖晃着，撫摩着馬頭，微笑着。

當包含夫從山上下來入到屯子的時候，短促的夏季的黃昏就讓路給夜了。石頭的碎片在馬蹄下亂飛着，發着閃光，小狼在馬鞍上的布袋裏不作聲的亂動着。

還沒走到葉非慕的院子跟前，包含夫把繮繩一勒，鞍子響了一下，就跳下來。解開布袋，把落到手裏的頭一個小狼掏出來，隔着溫暖的小毛，摸着了細細的喉管，把眉頭一皺，用拇指和食指把牠一捏，短促的破碎聲，斷了喉管的小狼就隔着籠籠飛到葉非慕的院子裏，銀聲的落到稠密的刺叢裏。過了一分鐘，另一個落到距頭一個兩步遠的地方。

包含夫嫌惡的擦着手，跳上馬，抽着鞭子。馬噴着鼻子，在胡同裏飛馳着，後邊匆匆的跟着瘦長的獵犬。

夜間母狼從山上下來，走到屯子裏，不勝的黑影，好久的在風磨跟前站着。風從南方吹着，從風磨跟前送着敵意的氣味，不慣的聲響……母狼歪着頭，低下來挨着草，走到胡同裏，停在葉非慕的院子跟前，嗅着痕跡。不用疾走的跳過了兩呎高的籬笆，繞着爬到刺叢裏。

被家畜的叫聲驚醒了的葉非慕，點着燈，跳到院子裏。跳到牲口圈跟前——小門在開着；把閃灼的黃色的燈光往那裏一照，望見一隻羊頂着槽躺着，流出的腸子在牠的岔得很寬的腿中間形成一圈藍球，冒着氣。另一隻躺在牲口圈中間，由咬破了的咽喉裏，已經不流血了。

早晨葉非慕出其不意的看見刺叢裏躺着的死狼，猜想這是誰的手幹的事。用鏟子把小狼鏟起來，送到曠野裏，摔到離路很遠的地方。可是母狼又到葉非慕院子裏光顧了一次。把敞棚的蘆葦頂扒穿。把母牛咬死就逃走了。

葉非慕把破皮爛肉的母牛摔到斃死獸的土坑裏，由那裏一直就找包舍夫去了。包

舍夫在敞棚的廊檐下刮着條新車の木槓。一望見葉非慕就放下斧子，微笑着，坐到敞棚下放的車杠上等着。

「到蔭涼裏來，葉非慕！」

葉非慕保持着鎮靜，走到跟前，並排坐下。

「你的狗真不錯，包老伯……」

「是的，老弟，我的狗貴重着呢……喂，拉子波，啡咕！到這裏來……」

大胸脯的長腿的公狗從台階上跳下來，擺着彎尾巴，跑到主人跟前。

「我爲着這一隻拉子波給宜利茵哥薩克出了一隻母牛帶一隻牛犢呢。」包舍夫

用嘴角微笑了一下繼續說：「狗是不錯……會捉狼呢……」

葉非慕回斧子伸着手，搔着狗耳朵，反問道：

「你說母牛嗎？」

「帶牛犢的。難道這是價錢嗎？牠更貴重着呢。」

上。

葉非慕把斧子短短的，一掄把狗腦蓋劈成了兩半，血和一團熱騰騰濺到包舍夫身上。
發青的葉非慕艱難的從車上起來，擲了斧子，低聲說：

「瞧見了嗎？」

包舍夫翻着眼睛，望着狗的彎曲的腿，嘆着氣。

「你發瘋了嗎，怎麼呢？」他沙着嗓子說。

「發瘋了，」葉非慕微顫了一下低聲說。「你這混賬東西，應該劈你的頭，不該劈狗頭的……誰把小狼在我院子跟前捏死了呢？——你的手幹的……你有八隻牛……丟一隻損失小，可是我的最後的一隻牛還被母狼咬死了，孩子沒有牛奶吃呢……」

葉非慕大步的向大門走去。包舍夫到籬笆門緊跟前才追上了他。

「你賠我的狗嗎，狗仔子……」他沙着，擱着路。葉非慕走到緊跟前，對着包舍夫的蓬亂的鬍鬚出着氣說：

『包舍夫，你別遭我！我不是你的人，我不受你的欺負。你害我——我同樣報復你！給你當奴隸的時代過去了！……走開……』

包舍夫往旁邊一讓，讓開路。籬笆門嘩塔響了一下，好久的罵着，用拳頭向去了的葉非慕威嚇着。

自從狗的事件發生以後，包舍夫就停止追跟葉非慕了。同他見面時，點點頭就把眼睛轉到一旁去了。這樣的關係一直拖延到法庭判決包舍夫給女工東迎出六十盧布的時候。從這時起，葉非慕覺得危險從包舍夫院裏威嚇着他。在準備着什麼東西。包舍夫的狐狸眼睛神祕的微笑着，望着葉非慕。

有一次主席在執委會裏拐彎子問道：

『葉非慕，判決我岳父出六十盧布，聽說了沒有？』

『聽說了。』

『誰能教會這傻子東迦呢』

葉非慕微笑了一下，一直的望着主席的眼睛。

『窮困。你岳父把東迦趕出去，到路上連一塊饅也不給她，可是她給他作了兩年活呢。』

『可是我們養活她了呢……』

『而且從早起到夜裏都使她做活嗎？』

『家務事，你曉得，不是按鐘點做活呢。』

『我看你奇怪的是要知道誰往法庭裏寫的呈子嗎？』

『不錯，不錯，誰能幹這回事呢？』

『我，』葉非慕回答了，按着主席的臉色，明白這對他不算偶然的事。

晚上以前，葉非慕從執委會裏隨身帶了公文和村執委會的一定的判決書。

『晚飯後再騰寫吧，』往回走着想道。

吃了晚飯，從院裏把雨打關起來，坐對桌跟前就膽起來。他的視線偶然落到沒有遮掩的窗框上。

「瑪霞，你怎麼呢，難道沒有買點布做窗簾嗎？」

妻子坐在紡車跟前，失錯的微笑着。

「我買了兩碼布……你曉得沒有尿布呢……孩子裹着破片子的……我就絕了兩塊尿布。」

「唔，這不要緊……可是明天還是買吧。要有人從外邊把雨打一揭——一切都看見了，不方便的。」

在被寒冷描繪成花紋的窗子的外邊，風在刮着就雪。四不像的沈重的黑雲把天遮蔽着。在屯邊上，在寬頂的長着雜草的山坡向院子伸的地方，狗在狂吠着。柳樹委屈的在河上低語着，向風抱怨着寒冷，抱怨着壞天氣，牠們的枝條的搖曳聲與風聲，融成和諧的

聲音的簾幕。

葉非慕把鋼筆往用橡子自製的墨水裏淨濕着，有時往那潛隱着沈默的威脅的黑漆的頭等的四方的窗框上望着。他心煩意亂着。過了兩點鐘，雨打從外面響了一下就輕輕的閉了一瞬。葉非慕沒聽見響聲，但無目的的向窗子望了一眼，嚇得發冷起來。誰的很熟的灰色的眼睛窺視着，沈重的在寒光裏隔着樹枝形的凝霜望着他。過了一秒鐘，摸索着似的，在玻璃後平對着他的頭發現了步槍的黑槍口。葉非慕坐着，撲到牆跟前，一下不動的面色蒼白着。窗框是單層的，他清清楚楚的聽見槍機的響聲。灰色眼睛上的眉毛吃驚的抖顫了一下……射擊沒有發出來。轉瞬間玻璃後邊的小黑圈消失了，槍門清亮的響着，可是葉非慕醒悟過來，息了燈，剛剛彎下頭，窗外的槍響起來，玻璃亂飛着，子彈入到牆裏，牆皮的碎塊落到葉非慕身上。

風由破窗裏突進來，把雪塵撒到長椅上。孩子在搖籃裏大聲叫起來，雨打關起了……

葉非慕無聲的在地下爬着，爬到窗子跟前。

「葉非慕親人……哦，天哪……葉非慕……」妻子在床上哭着，可是葉非慕咬着牙，不應聲，戰慄抖擻着他。他抬起身來，往破窗子望着；看見有人捲着雪塵，騎着馬，在街上飛馳着。葉非慕扶住長椅子站起來，又飛快的倒到地下；槍筒由半開的兩打後邊塞過來，放了一槍……室內充滿了火藥的焦臭的苦辣味。

早晨瘦黃的葉非慕出去到台階上。太陽照耀着，烟筒冒着烟，被趕去飲水的家畜在河邊叫着。街上留着雪橇的新痕跡，新雪的不曾沾污的潔白，眩惑着人目。一切都是如此的平凡，家常，親切，過去的一夜對葉非慕成了窒息的夢一般。在台階附近，對着打破的窗子，他在雪地上拾了兩個空彈壳和一個在發火點上留着一個小黑坑的步槍子彈。把發鏽的子彈好久的在手裏轉動着想道：「要不是不過火，要不是發火點沒有受潮——那

你許完了，葉非慕！」

主席已經坐在執委會裏。應着門聲，葉非慕瞟了一眼就又俯到報紙上。

「爾瓦喬夫」葉非慕喊着。

「唔？」那位不抬頭的應着聲。

「爾瓦喬夫！往這裏看……」

主席不出心願的抬起頭，睜得很大的灰色的眼睛，由突然彎曲的眉毛下一直望着

葉非慕。

「你這混蛋，夜裏對我放黑槍嗎？」葉非慕沙着嗓子說。

主席紅着臉強笑着。

「你怎麼呢發瘋了嗎？」

過去的一夜，湧到葉非慕面前玻璃後透的沈重的不眨眼的目光，步槍的黑口，妻子的叫喊……葉非慕疲倦的揮着手，坐到長椅上微笑了一下。

「沒有打着。子彈潮濕了……你把牠貯藏在那呢？大概藏在地下裏吧？」

主席完全抑制着自己，冷靜的 answering：

『不曉得你說的是什麼：一定是你喝的太多了。』

到正午的時候，葉非慕夜裏被槍擊的風言，傳遍了全屯子。好事者都集到他房子跟前。伊凡把葉非慕叫到執委會裏問道：

『你報告警察了沒有？』

『這來得及呢。』

『唔，老弟，別胆怯，我們不叫你受欺負。現在跟包含夫一起的有五個來人，我們咬死他們的誰也不再跟富農了，都離開了，夠了……』

晚上當年輕夥子們都集到鞋匠傅季克家裏，好像從來似的，在他的鞋匠的小鏗的聲音下，沸騰了熱烈的談論，同年的王四甲往葉非慕跟前坐近了一點，抓住葉非慕的肩，親熱的低聲說：

『你記着，葉非慕，把你打死了——有二十個新的葉非慕出現的。明白嗎？對你說實在話！你知道在故事裏關於英雄嗎？打死一個，出來兩個……唔，我們不是兩個，而是組織』

二十個呢！

早晨葉非慕到村子裏去了。到了執委會裏，到了借貸所裏，到了警察所裏等候所長，就耽誤住了。把事情一辦完——天就黃昏了。

出了村，在平滑的河冰上走着回家了。黃昏上來了。嚴寒微微的刺着雙頰。夜在西天上不快意的發着藍光。屯子房舍的異黝黝的行列在轉彎的後邊隱現着。葉非慕加快了脚步，向後面回顧了一下，看見在後邊二百來步遠的地方，有三個人成一堆的走着。

葉非慕把到屯子的距離用眼光一量，更快的走去了，但是過了一分鐘，回顧了一下，看見在後邊的那些人不但沒落後，甚至彷彿逼近了。心驚的葉非慕跑起來，好像在練習似的，緊緊的把肘子貼到兩脇上，用鼻子吸着冷空氣。想登到岸上，但是想到那裏有很深的雪，葉非慕順着河跑去了。

這正是這樣發生的：……

一望，把他追上了……前邊的一個跑得有彈力而且快，跑着揮着棍棒。

恐怖幾乎使葉非慕從咽喉裏叫出救人的呼聲來，可是到屯子裏有一團地，喊聲反正誰也聽不見的。在短短的瞬間，意識到這一點，葉非慕閉着嘴，不作聲的向前衝去，想把跌到時失去的時間撈回來。幾分鐘的時候，在他與那三個人的頭一個中間的距離彷彿不會縮短；後來葉非慕往後一看，就望見在後邊跑着的人追上他了。集中了一切的力量，更快的飛奔着，這是他的聽覺得到了的新的聲音：棍棒在冰上飛快的滑着，發出沈重的聲響。從脚下把葉非慕打倒了。他跳起來，又跑着。轉瞬間他回想起來：當他在查利琴附近打退白鯊的時候，就是這樣跑的，那時就是這樣的灼熱的喘息充塞了胸懷……

被強有力的手放出的棍棒，又把葉非慕從脚下打倒了。他沒有起來……有人從後邊很很的照他頭上一擊，把他打倒一邊去。葉非慕把一切的意志集成了鐵的一團，跟踏的爬起來，但把他打的倒仰着。

「冰怎麼是翻熱的……」思想在閃了一下。葉非慕往旁邊一望，看見蘆葦的斷莖。

『把我也打斷了……』於是即刻在將暗淡下去的意識裏燃起了火一般的話：『你記着，葉非慕，把你打死了——有二十個新的葉非慕出現的……好像在故事裏的英雄似的……』

在蘆葦裏有拉長的不絕的聲音……葉非慕沒覺着怎樣把他的牙打落，刺翻了牙床，把棍棒深深的插到他嘴裏；沒覺着怎樣把叉刺入到他胸裏，叉彎着，戳到脊錐骨上。

.....

三個人抽着烟，很快的往屯子走去了，獵犬在他們一個人的後邊匆匆的跟着。風雪起來了，雪落到葉非慕臉上，在冰冷的頰上已經不融化了，難忍的楚痛與恐怖的雨顆淚珠在那裏凝結着。

二十四，一九三八，譯於城固。

牧 童

邵洛霍甫

從褐色的，被太陽晒焦了的曠野裏，從發裂了的白色的鹽池裏，從東方——刮了十
六天的熱風。

地變成炭了，草都成了黃的打捲了，井跟前小路上稠密的散佈着的水蘗都乾了，還
沒有冒出來的莊稼穗都枯萎了，凋落了，好像老頭子似的，駝着背向地下彎着。

在正午的時候，鐘聲的銅音波，在做睡的电子裏響着。

暑熱寂靜。只是在籬笆上腳聲響着——搔着灰塵，老人的拐杖在小土岡上敲
着——摸索着道路。

屯子鳴鐘開會的。議事日程是雇牧童。

人聲在執委會裏轟轟的亂響着。吸煙的煙氣。

主席用鉛筆頭到桌子上敲着。

「公民們，舊牧童不看牲口了，說工錢低。我們執委會提議雇葛利戈利看。他是我們這裏人，是孤子，是少共……他的父親，大家都曉得的，從前是鞋匠。他住在妹妹家裏，他們沒有吃的。公民們，你們設身處地的想想，把他雇下看牲口吧。」

老頭子傅魯格夫忍不住了，擺着歪屁股。

「這個我們是不能夠的……牛羣是健康的，可是他是什麼牧童呢……應當趕到遠處放，因為近處沒有草，這事他幹不慣的。到秋天一半牛犢都沒有了……」

磨坊主易格納特是個聰明的老頭子，用毒惡的甜密的聲音說：

「我們沒有執委會也雇到牧童的，這是關係我們方面的事……應當挑一個年老的，靠得住的，而且愛惜牲口的人……」

『對了，老爺爺……』

『公民們，雇老頭子嗎，這樣牛犢跟他會很快的就丟了的……現在不是那些時候了——到處都是賊偷……』主席堅決的，期待的說着；這時從後邊就聲援着：

『老年人沒有用……你們要注意這不是老母牛，而是隔夏的牛犢。這裏需要狗腿子的。牲口羣一跑散，——你去收拾吧——老頭子跑着把五臟六腑也跑丟了的……』

轟然的大笑聲，可是老頭子易格納特從後邊低聲說：

『共產黨這裏不相干……要禱告的，不是……』老禍害撫摩着禿頂。

可是這時主席極嚴厲的說：

『公民們，請不要亂攻擊吧……爲着這樣的……我要叫他退席的……』

在破曉的時候，當烟好像塗污的破棉絮似的，由烟筒裏爬出來，低低的敷到曠場上的時候，葛利戈利集了一百五十來頭一羣的牲口，經過屯子往蒼茫的，冷落的丘陵上趕去了。

鼯鼠洞的褐色的隆起，斑斑點點在曠野裏散佈着，鼯鼠從鋪着抓地草的洞裏遲緩的當心的嘯着，鴉鳥閃着銀色的羽毛飛翔着。

牛羣很安寧。牛犢的裂蹄在皺紋的地皮上細雨一般的喳喳的響着。

杜妮——牧童的妹妹同葛利戈利並排走着。她的緋紅的雀斑的雙頰在笑着，眼睛，一切都在笑着，這是因為她到紅山上來已經整整的過了十七度的春天了，而在這十七年之中，覺得一切都是這樣的可樂。連哥哥的苦喪的臉，連走着路反着芻的大耳朵的牛犢，甚至到明天他們連一塊麵包吃都沒有，連這都是可笑的。可是葛利戈利不笑，由葛利戈利的破舊的，有遮緣的便帽下的緊張而有橫紋的額顱和疲憊的眼睛看來，好像他過了遠不只十九歲了。

牛羣安生生的在凸凹不平的路旁走着。

葛利戈利對落在後邊的牛犢嘯了一聲就對杜妮轉過身來。

「杜妮，我們賺點麵包過到秋天，那時我們到城裏去。我去入勞動講習所，把你也安

置一個什麼地方……或者也學習一點……杜城，城裏書多着呢，吃的麵包也很乾淨，沒有草，不像我們吃的。」

「可是咱們到那弄錢去呢……？」

「你這小傻子……他們給咱出二十普特糧食，這就是錢……每普特買一塊錢，然後把黍子，乾糞買了。」

葛利戈利站到當路上，用鞭桿在灰土裏翻着，計算着。

「葛利戈利，咱們吃什麼呢？麵包一點也沒有了……」

「我口袋裏還剩一塊陳燒餅。」

「現在吃完了，明天怎麼辦呢？」

「明天從屯子回來帶麵來的……主席答應過了……」

正午的太陽蒸晒着。葛利戈利的袋形的小衫都汗濕了，貼到肩甲骨上。牛羣煩燥的走着，牛羸和蠅子咬着牛犢，灼熱裏牲口在叫着，牛羸在咬着。

在傍晚，在太陽未落的時候，把牛羣趕到牛欄裏。在水池旁邊有一所被雨水磨朽了的茅廬。

葛利戈利飛快的趕着牛羣，勉強的跑到牛欄跟前，開了枝條編的小門。算計着牛犢，一個一個的放入到四四方方的黑門裏。

二

在池那邊的，好像大粒豌豆似的隆起的荒陵上，結了新的茅廬。用牲口糞塗了牆，葛利戈利用草把頂上蓋了蓋。

第二天晚上主席回來了。帶回了半普特玉蜀黍麵和一小袋黍子。吸着烟，坐到蔭涼裏。

『你是很好的人，葛利戈利。你放着牲口，秋天我們到區裏去。或者從那裏叫你讀書去……那裏教育局我有熟人的，會幫忙的……』

葛利戈利喜歡的臉上發起紅光來，送着主席，給他扶着馬鏡，緊緊的握了他的手。好久的在後邊望着馬蹄下揚起的灰塵的團團的漩渦。

曠野乾透了，獨活草好像患肺結核人的雙頰似的緋紅着；正午的時候，熱得令人窒息了。葛利戈利仰臥着，望着那蕩漾着淡藍色的丘陵，他就覺得曠野是活的，在無限的田莊，鄉村，城市的重壓下牠是多艱難呵。他覺得土地在斷斷續續的喘息裏抖動着，可是在下面，在很厚舖地層下跳動和飛馳着另一種不可知的生命。

於是在大白天就恐怖起來了。

把無邊的丘陵用眼光估量了一下，望了迷景，望了把褐色的草弄污了的牛羣，想着好像麵包末由麵包上切下似的，他遠遠的與世界割離了。

禮拜日的晚上，葛利戈利把牛羣趕到牛欄裏。杜妮在茅廬跟前生着火，煮着黍子和發着酸模香的稀飯。

葛利戈利坐到火跟前，用鞭桿攪着燒的乾糞說：

『郭里沙的牛犢病了。應該告訴掌櫃的……』

『或者，我到屯子去吧……』杜觀問着，盡力的表示着淡然漠然的樣子。

『不用的。牛羣一個人看不過來的……』他微笑着：『想入了嗎呵？』

『想悶了，葛利戈利，親人……在曠野裏過了一個月，僅僅看見一次人。如果在這裏過一夏的話，那連說話都忘記了……』

『忍耐一下吧，杜妮……秋天到城裏去。我同你去讀書，我們學成了以後，回到這裏來。按着科學方法來種地，不然，我們這裏很黑暗的，人都在睡夢中的……都是不識字的……沒有書……』

『不收我們讀書的……我們也是愚而無知的人……』

『不，不收的。當我冬天到村裏去的時候，我在黨支部書記那裏讀了列寧的書。那書上說，政權屬於無產階級，關於學習也寫道：由窮人出身的應當學習。』

葛利戈利跪起來，銅色的火光，在他雙頰上跳動着。

「爲着管理我們的共和國，我們要學習的。在城市裏，那裏工人拿政權的，可是我們這裏富農做主席，屯子的主席也都是有錢人當的……」

「葛利戈利，我最好去洗地板，洗衣服，做活，你去讀書……」
激蕩熾着，冒着爛就燃燒起來。半睡的曠野在沉默着。

三

黨支部書記波立多夫託巡邏的警察告訴葛利戈利到村裏去。

葛利戈利在天沒亮就出門了，到午飯時從丘陵上就望見鐘樓與鋪着乾草和白鐵板的小房。

拖着有腳蘭的脚到了曠場上。

俱樂部設在僧侶的房子裏。沿着發着新鮮的松脂香的新路，入到一間寬敞的房間裏。

因為雨打關着——半暗起來了。波立多夫在窗子跟窗用鉤子刮着東西——做窗框的。

「聽說了，老弟，聽說了……」微笑了一下，伸着汗手。「唔，一點也不明白我在這裏調查了一下：那裏油坊裏要人的，結果竟比所要的多募了十二個……你看牲口，到秋天的時候，我們派你去學習。」

「在這裏就是這樣的工作也好……屯子的富農極不願我當牧童……他們說我是少共——不信神的人，放牛不念經……」葛利戈利疲倦的笑着。

波立多夫用袖子把鉤花一拂，就坐到窗台上，皺着汗溼的眉頭，把葛利戈利望了一下。

「葛利戈利，你瘦了……你的吃食怎麼樣？」

「有吃的。」

都少沉默了一下。

『呵，到我這裏來吧。給你新書報看，由區裏收到的報和書。』

在一間頂到墳院的街上走着。老母雞在灰色的灰堆裏浴着灰塵，什麼地方的井上的轆轤在響着，遲緩的靜寂在耳朵裏鳴着。

『你現在留着。要開會的。弟兄們已經在談論你的。』葛利戈利在那裏，怎麼樣，怎麼着。『你同弟兄們見面……我現在做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你在我這裏過夜，明天走好吧？』

『我不能過夜的。杜妮一個人牲口看不了的。我去開會，會一開完——夜裏走。』
波立多夫的外間房裏很涼爽。

發着乾蘋果的甜味，從牆上掛着的軛和後鞵上發着馬汗氣。

在屋角裏放着盛着酸汽水的桶和歪邊的床。

『這就是我的地方，——在房裏熱得很……』

波立多夫彎下腰，謹慎小心的從麻布下抽出了好久以前的真理報和兩本小書。

把補着補綻的口袋塞到葛利戈利的手裏，張着口：

『拿住……』

葛利戈利拿住口袋頭，可是自己用眼睛串着報紙的字行。

波立多夫用手捧裝着麵粉，把裝了一半的口袋搖了搖，就去到堂屋裏。拿來兩塊豬板油，包到黃白菜葉裏，裝到口袋裏說：

『回家的時候——把這帶上！』

『我不帶……』葛利戈利說。

『爲什麼不帶？』

『就這不帶……』

『你怎麼呢，可惡蟲！』波立多夫臉色蒼白着，嚷道，眼睛釘着葛利戈利。『還算同志呢！快餓死了，連一句話也不告訴。帶去吧，不然我們的交情就斷絕了……』

『我不願意拿你最後的一點……』

「僧侶的女人是最後的，」波立多夫望着葛利戈利，氣憤憤的綁着口袋，已經和氣的說。

會在天亮以前開完了。

葛利戈利在曠野裏走着，麵包袋在肩上墜着，磨着的腳發燒的要流血了，可是他勇壯而愉快的走着去迎接那發着光輝的霞光。

四

破曉的時候，杜妮從茅廬出來拾乾糞燒火。葛利戈利飛快的由牛欄裏跑出來，她猜想着有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什麼事情弄糟了嗎？」

「郭里沙的小牛死了……還有三條牲口病了，」換了一口氣說：「杜妮，你到屯子去吧。告訴郭里沙和其他的人，叫現在就來……就說牲口病了。」

杜妮很快的就不見了。她背着由荒塚那邊爬着的太陽，由陵上過去。

葛利戈利送了她就慢慢的去到牛欄裏。

牛羣到溝裏去了，在籬笆跟前臥着三隻牛犢。到正午的時候都死了。

葛利戈利離開牛羣飛奔到牛欄裏，又病了兩隻……

一隻躺到池跟前的溼泥上；對葛利戈利歪着頭，遲緩的叫着；突出的淚眼變成玻璃

了，葛利戈利自己的戲淚，順着晒成青銅色的雙頰流着。

日暮的時候，杜妮到了主人家裏……

老頭子阿德梅用拐杖觸着凝然不動的牛犢。

『邪症——這種病……現在整個的牛羣要開始毀起來了。』

把皮剝了，把死牛埋到距湖不遠的地方。用乾黑土撒成一個新的土堆。

第二天杜妮又在路上走着到屯子去了。一下子病了七隻牛犢……

日子好像玻璃窗似的，一天一天的浮去了，牛欄空起來了。葛利戈利心理也空虛起

來了。一百五十來頭牲口剩下五十頭了，掌櫃的都坐着馬車來了，剝了牛頭的皮，在溝裏掘了淺坑，把血淋的死牛埋了就走了。牛羣不出心願的入到牛欄裏；牛犢在叫着，覺着看不見的血與死在牠們中間爬行着。

天亮的時候，發黃了的葛利戈利開了吱吱響着的牛欄門，把牛羣放出去，照舊的經過乾了的墓塚去了。

腐爛的肉臭氣，煩燥不安的牲口揚起的灰塵，遲緩的無可奈何的吼聲，就是經過曠野慢慢走着的太陽也是這樣的熱。

打獵的由屯子來了。在牛欄的籬笆周圍放着鎗；從牛欄裏嚇着兇惡的病魔。可是牛犢依然在死着，牛羣天天的稀少起來了。

葛利戈利開始發現有些墓塚被挖開了；啃光了的骨頭放在不遠的地方；夜間不安生的牛羣怕起來了。

夜間，在靜寂裏突然一下子騰起了粗野的吼聲，牛羣衝破着籬笆，在牛欄裏亂竄着。

牛犢把籬笆衝倒了，成堆的去到茅廬跟前。在火旁睡着，勉強的呼吸着，反着芻。

葛利戈利不到夜間被犬吠聲驚醒的時候，是猜想不到的。走着穿着短皮襖，從茅廬跳出來。露水潤溼了的牛犢脊背擦着他。

在入口處站了一下，向狗呼嘯了一聲，回答的是聽見從加久溝裏送來的各樣墜音的緊張的狼叫聲。由荆棘裏還有一個低聲的繞着山叫着……

入到茅廬，點着亮。

「杜呢，你聽見了嗎？」

光怪陸離的聲音，在破曉的時候，同繁星一起消失了。

五

早晨磨坊主易格納特同坦斯特洛夫來了。葛利戈利在茅廬裏收拾着靴子。老頭子們進來了。易格納特脫了帽子，因為在茅廬裏地下爬着的太陽的斜射的光綫把眼睛密

繞着，舉起手——想對着屋角裏掛的列寧的小像片劃十字。細細的一望，就在半道上匆匆的把手拳到背後，惡恨恨的唾了一口。

「這麼着的……那麼，你沒有神像嗎？」

「沒有……」

「在神位上掛的這是誰？」

「列寧。」

「這就是我們的倒霉……沒有神，邪病就來了……因為這些事牛犢就病了……」

呵哈——哈，我們的上帝是慈善的……」

「老爺爺，牛犢是因為沒有請獸醫死了。」

「從前沒有你的獸醫也過了……你真是有學問的人……你常常向神禱告一下，獸醫也許用不着了。」

捏斯特洛夫眼睛咕嚕咕嚕的轉着，嘆道：

「從屋上角裏把那邪東西取下去……爲着你這惡漢，罵神的人，牲口都死了。」
葛利戈利臉色微微的蒼白着。

「你在你家裏去吩咐吧……沒有什麼可開口的……這掛的不是邪東西，而是無產階級的領袖……」

捏斯特洛夫強硬起來，紅着臉嚷着：

「你給我們幹活，——就照我們的做吧……爲什麼你弄這些……瞞着吧，不然我們馬上就辦你的。」

把帽子戴上，不打招呼的出去了。

害怕的杜妮，對哥哥望着。

過了一天，鐵匠季洪從屯子來看自己的牛犢來了。

蹲到茅廬跟前，抽着烟，苦笑着說：

「我們的生活真是醜惡的……把舊主席打倒了，現在掌權的是捏斯特洛夫的女

堵唔又回到自己的習慣裏了……昨天分了地窮人一分到一塊好地的時候，就重分起來。有錢人又騎到我們的脊梁骨上了……葛利戈利，他們把一切好地都拿去了。把膠泥板地給我們留下……是這樣的調門呵……」

葛利戈利成半夜的坐到火跟前，用炭在橙黃色的寬掌的玉蜀黍葉上寫着歪拗的字行。寫着關於土地的不正確的分配，寫着用射擊同姓口病鬥爭以替代獸醫。把寫成的玉蜀黍葉的小包交給鐵匠季洪說：

「送到區裏時候，打聽紅色真理報在那裏出版的。把這交給他們……我寫的很仔細，不過你別揉，不然會把炭擦丟了的……」

鐵匠用那被炭烙了的染黑了的的手指，小心謹慎的接了沙沙作響的葉子，放到懷裏心口上。帶着那同樣的微笑告別道：

「我步行着到區裏去，或者到那裏找到蘇維埃政府的……一百五十哩我三天把他趕完。過一禮拜我一回來就說給你……」

秋在陰雨裏，在昏暗的潮溼裏過去了。

杜妮從早晨就到屯子弄吃食去了。

牛犢到半坡上放去了。葛利戈利披上外衣在後邊跟着，把褪色的路旁的薊草頂摘了，在手掌裏沉思的揉着。兩個騎馬的人在秋季的短促的黃昏前從陵上下來。

馬蹄聲響着到了葛利戈利跟前。

葛利戈利認出來一個是主席——捷斯特洛夫的女婿，另一個是磨坊主易格納特的兒子。

馬渾身都在汗沫裏。

「好吧，放牛的……」

「好吧……」

『我們到你這裏來的……』

主席在馬鞍上向前屈着，好久的用凍透了的手指解着大衣，掏出一張黃報紙。在風地裏展開來。

『這是你寫的嗎？』

葛利戈利的從玉蜀黍葉上膽下來的關於分配土地，關於牲口流行病的字在他跟前跳動着。

『跟我們去吧……』

『上那去……』

『就到這溝裏去……要談一談……』主席的發青的嘴唇抽動着，眼睛艱難的，悲苦的瞪着。葛利戈利微笑了一下：

『在這裏說吧。』

『也可以在這裏說的……如果你願意的話……』

從衣袋裏拔出手鎗來……勒着馬，沙着嗓子說：

『還登報嗎，小壞種？』

『你這是爲什麼呢……？』

『爲着經過你我到法庭去呢！』

『還再胡放屁嗎……說吧，共產黨種糕……！』

沒有等到回答，一鎗打到葛利戈利的肩，沉默封閉着的口裏。

葛利戈利呵哈了一聲，倒到放風了的馬蹄下，用彎曲的手指撕了一片紅色的溼潤的草，就寂無聲息了。

磨坊主易格納特的兒子從馬上跳下來，用手捧了一團黑土就填到起着血沫的的口裏……

曠野是寬廣的，誰也不會算過的。牠上邊有好多的道路和小徑。黑而又黑的秋夜，雨

把馬蹄的痕跡洗去得乾乾淨淨了……

七

微雪。薄暮。到曠野的路。

只有背上背着裝着大麥麵包皮的荷囊和手裏拿着拐杖的人不難行走。

杜鵑在路旁走着。風撕着破小衫的下襟，突擊着她的脊背。

淡漠的，薄暮的曠野在周圍輪着。

荒塚在離路不遠的地方隱現着，在牠上邊是蓋着草的亂蓬蓬的茅廬。

用那踉蹌的醉人一般的步調走到跟前，臉向下的躺到沉陷了的小墓塚上。

夜……

杜鵑在筆直的通到火車站的大道上走着。

她輕快的走着，因為在背上背着的荷囊裏有大麥麵包皮，發着辛辣的曠野塵土氣。

的破了的共產主義ABC和哥哥葛利戈利的麻布小衫。

當心裏充滿着悲苦的時候，當眼淚染燒着眼睛的時候，那時她遠避着外人的眼睛，在什麼地方從荷囊裏把沒洗過的麻布小衫掏出來……臉俯在牠上邊就覺着親人的汗氣……成好久的不動一動的躺着……

路程向後退去了。對生活憤怒的狼叫聲，由曠野的峽谷裏送來，而杜妮在路邊邁着步武，往城裏走着，在那裏有蘇維埃政府，在那裏無產階級爲着將來會管理國家而學習着。

在列寧的書裏這樣的說着。

一二一九三九譯於城內。

小 無 賴 漢

邵洛霍甫

米什加做着夢，彷彿祖父在園子裏倒了一根結實的櫻桃樹條，向他走着，揮着樹條，可是自己嚴厲的這樣說：

「呵，到這裏來，米什加，我照你生着兩腿的那地方抽你……」

「爲什麼，爺爺？」米什加問着。

「爲什麼？你把雞窩裏的雞蛋偷出去，坐迴轉木馬要完了……」

「爺爺，今年我沒有坐迴轉木馬！」米什加恐懼的叫起來。可是祖父嚴肅的燃着菸

。緊踩着腳說：

「躺下去，小惡漢，褲子脫了……」

米什加叫了一聲就醒了。心跳得彷彿真嘗了樹條一樣。把左眼微微一睜——屋裏

明了。窗外的曉日發暖了。米什加把頭抬起來，聽見門口的聲音：媽媽在嘆着，嘟囔着什麼，笑得噙着，祖父在咳嗽着，外人的聲音：

『布——布——布……』

米什加把眼睛一擦就望見：門嘩嗒一聲開了，祖父跑進堂屋裏，跑着，塵鏡在他鼻子上擺着。米什加起初想着僧侶同唱歌的來了（在德活節，當他來時，祖父也是這樣忙着），可是跟着祖父進到堂屋裏來的是一個穿着軍用大衣，戴着有飄帶而沒有遮緣的帽子的外來的大兵，可是媽媽抱住他的脖子，叫着，她自己的腿在得得的跳着……

那一個外來人在屋中間從脖子上把媽媽推下來說：

『可是我的孩子在那呢？』

米什加胆怯起來，鑽到被窩裏。

『米什加，好兒子，你睡着了嗎？你的老子幹事回來了！』媽媽吵鬧着。

米什加還沒來得及瞟一眼的時候，那兵就抓住了他，在頂棚下投擲着，後來緊緊的

貼到懷裏，真不是鬧着玩的，用棕色的鬍子刺着嘴唇，兩頰、眼睛、鬍子怎麼是潮溼的，鹹的。
米什加掙脫着，可是掙脫不了。

「我的長成了一個多麼樣的布爾雪維克！馬上要長過爸爸了……哈——哈——
哈……」

父親叫着，只顧逗着米什加玩，忽然叫他坐到手掌上，翻弄着，忽然又投擲到頂棚的橫梁上。米什加忍着，忍着，後來好像祖父似的，把眉毛一皺，嚴肅起來，揪住父親的鬍子。

「放下吧，爸爸！」

「我不放！」

「放下吧！我已經長大了，可是你還把我當小孩子玩一樣！」

父親叫米什加坐到自己膝蓋上，微笑着問道：

「你幾歲了？」

「八個年頭了，」米什加翻着眼說。

「小兒子，你記得前年我給你做了輪船嗎？你記得我們把他下到池裏嗎？」

「記得的……米什加叫着，胆怯的用手攏着父親的脖子。這一來就完全樂開了：父親叫米什加騎到自己脖子上，捉住他的腿，在堂屋裏一圈一圈的跑起來，後來好像馬似的叫着，米什加樂得上不出氣來。母親扯住他的袖子，嚷道：

「上院子去，玩去吧！……去吧！告訴你說，這樣的囚犯……」她請求着父親：「放了他吧，佛莫請你放了他吧！……簡直不叫父親仔細看一看，你這小廝。兩年沒見面，你就同他纏個不休。」

父親把米什加放到地下坐着說：

「跑吧，同小朋友們玩去吧，你以後來，我給你禮物。」

米什加隨身把門關上，起初想在門口裏聽一聽屋裏將說些什麼話，但是過後想起來——小朋友們誰也還不知道父親回來了，於是穿過院子，順着菜園，踏着馬鈴薯的圓穴，喘着氣到池裏去了。

米什加在發着臭氣的死水裏洗了澡，在沙灘上打了滾，最後一次的到水裏浸了浸，一雙腳跳着，蹬上褲子。完全打算回家的，可是這時韋吉克——僧侶的兒子來到他跟前。

『別走，米什加！來洗一洗澡上我們家裏玩。你媽媽決定上我們家裏的。』

米什加用左手把溜下去的褲子拖起來，把褲上的繫帶整了整，不出心願的說：

『我不願同你一塊玩。你的耳朵裏臭得很……』

韋吉克惡毒的密纏着左眼，從瘦骨的肩上扯着縹緲的小褂說：

『這是因爲癩癩，可是你是鄉下老，你母親在籬笆下邊生的你……』

『你瞧見了嗎？』

『我聽我們的女廚子告訴媽媽的。』

米什加用腳抓着沙，從上到下的把韋吉克看了一眼。

『你媽媽胡吹的！並且我爸爸打過仗，可是你爸爸是喝血的，吃人家的點心……』

『小無賴漢……』僧侶的兒子歪着嘴吵着。

驕傲的說：

米什加抓起一塊被水剝削的光石頭，但是僧侶的兒子噙着淚，溫和的微笑着：

「你別打架，米什加，別發惱！把我的鑄短劍給你，你願意嗎？」

米什加用腳抓着沙，從上到下的把韋吉克看了一眼，看了小石頭，但一想起父親，就

「我爸爸從戰場上給我帶的東西比你的更好呢！」

「扯說的吧……」韋吉克不相信的說：

「你自己才扯謊呢……如果我說帶的有，那就是有……有真正的槍……」

「你想一想，你成了多麼富的人！」韋吉克羨慕的笑了一下。

「他還有一頂帽子，帽子上繫着繩帶和寫着金字，好像你書上的金字一樣。」

韋吉克好久的思索着，用什麼來使米什加奇怪起來，皺着額，搔着白肚子。

「我爸爸馬上要做僧正了，可是你的從前是放牛的。呵哈，什麼……」

米什加在熱沙上站得厭煩了，轉過身子，往菜園去了。僧侶的兒子喊着他：

「米什加，米什加，我告訴你一點事！」

「說吧。」

「到我跟前來……」

米什加走到跟前，疑惑的斜着眼：

「呵，說吧！」

僧侶的兒子用細細的彎腿在沙地上跳着舞，微笑着，惡意的叫道：

「你父親是共產黨！當你剛剛一死，你的魂飛到天上，上帝就說：爲着你父親是共產

黨——到地獄裏去吧……小鬼於是就把你放到煎鍋裏煎起來……」

「可是你想着不煎你嗎？」

「我的爸爸是牧師……你是沒有讀過書的傻子，什麼也不懂的……」

米什加怕起來，轉過身來，不作聲的跑回家了。

到籬笆跟前站住了，用拳頭對僧侶的兒子威嚇着叫道：

『我問一問爺爺，如果你要扯謊的話——別到我們院子跟前過吧！』

跨過了籬笆，往家裏跑着，可是在眼前是煎鍋，鍋裏煎着他，煎着米什加……火熱的坐着，周圍酸奶皮在沸着，起着泡。背上好似螞蟻爬的一樣，快點跑到爺爺跟前問個明白也好……

真是碰見鬼——豬夾到籬笆門裏了。頭夾在那面，牠自己在這面，腿蹬着地，轉着尾巴大聲的叫着。米什加救助着：試着開籬笆門——豬發着沙聲。騎到牠身上，豬把氣力一鼓，把籬笆門衝開了，呼通一聲就順着院子往打穀場跑去了。米什加用腳踵到牠脇上踢着，跑的快得風把頭髮都往後揚着。跳到打穀場跟前，一望，祖父在台階上站着，用手指招呼着。

『到我跟前來，小寶貝！』

米什加猜不透爲什麼祖父叫他，這時又想起地獄的煎鍋，就飛奔到祖父跟前。

『爺爺，爺爺，天上有鬼嗎？』

「我一下子把你摔到鬼跟前去……我唾你，我用樹條子抽你……呵哈，你這小壞瓜，你爲什麼騎豬呢……」

祖父揪住米什加前額上的頭髮，從堂屋裏喊着母親說：

「你來看你這好兒子吧！」

母親跳出來：

「你爲什麼弄他呢？」

「怎麼爲什麼？我一瞧，可是他騎着豬在院裏跑着，風把灰都揚起來了……」

「他騎着老母豬跑嗎？」母親呵哈了一聲。

米什加還沒來得及辯護，祖父就把皮帶解下來，左手提着褲子不使脫下來，右手把

米什加的頭夾到兩膝間，打着而且很嚴厲的說：

「別騎豬吧……別騎吧……」

米什加想喊起來，祖父就說：

「你這貓仔子，你不心痛你爹老子嗎？他走路累死了，躺下睡一會，你還要喊起來嗎？」

只得不喊了。想用腳踢祖父——擦不夠。母親抓住米什加——推到房裏：

「坐到這裏，你媽的鬼東西……我要到你跟前——不像你爺爺一樣，我要剝你皮的……」

出去到院子裏。祖父坐到廚房的凳子上，有時望一望米什加的脊背。

米什加對祖父轉過身來，用拳頭擦着最後的一滴淚，用屁股推開門說：

「呵，爺爺……記着吧！」

「你這怎麼呢，混蛋東西，來威嚇爺爺的嗎？」

米什加看見祖父又在解皮帶，及時就把門關了一點。

「你不來威嚇了嗎……」祖父重問道。

米什加完全躲到門後了，由門縫裏望着，機警的監視着祖父的每一個舉動，後來就

宣佈着：

『等着吧，等着吧，爺爺……等着你牙落完了的時候，我不嚼的……那時你別找我吧！』

祖父出去到台階上就看見米什加的頭在菜園裏，在蔥綠的蓬亂的苧麻裏沉沒着，閃着藍色的褲子。祖父好久的用拐杖對他威嚇着，可是在他的鬍鬚裏埋藏着微笑。

對父親他是米加。對母親是米妮什加。對祖父——在撫愛的時候——是小惡漢，在其餘的時候，當祖父的眉毛好似灰布條一盤在眼上掛着的時候——『喂，米海洛博米其來，叫我扭一扭你的耳朵！』

可是對其餘的人：對鄰人，對小朋友們，對全村——他是米什加和『小無賴漢』。母親當姑娘的時候生了他，雖然過了一個月就同牧人佛莫結了婚，由他生的孩子，可是『小無賴漢』掛掉號好像滑稽似的沾到米什加身上，一輩子都跟着他。

米什加自己是瘦弱的，憔悴的人，他的頭髮從春天起，好像開着的向日葵花瓣一樣。六月太陽晒着，晒成蓬亂的栗色的捲渦。臉蛋活像麻雀蛋，滿生着雀斑，可是鼻子由於太陽和經常的在池裏洗澡的原故，都脫皮了。小跛子米什加有一件是好的——就是眼睛。牠在他那雀斑的臉上，由那窄窄的縫裏望着碧藍的，狡猾的，好像一塊沒有融的河冰一樣。

就因為這眼睛和冒失鬼的性格，父親才愛米什加。他幹差事回來，給他帶了陳舊的日久的乾硬的扶亞木地方的麵餅和稍微穿過的小皮鞋。母親把皮鞋包到毛巾裏，裝到箱子裏，可是餅子呢，當天晚上米什加就坐到門限上用錘子敲開吃光了。

第二天太陽出來米什加就醒了。用手從鍋裏捧了溫水，把昨天晚上的污穢洗去，一乾就跑到院子了。

母親在母牛跟前忙着，祖父坐到土階上，叫着米什加：

『小惡漢，鑽到倉底下去！老母雞在那裏咕咕咕的叫了，一定是下蛋了。』

米什加時時對祖父獻殷勤的爬着窺到倉底下，從那裏出去就溜走了。一溜三跳的順着菜園向水池跑去了，張望了一下，看祖父看他了沒有。跑到籬笆跟前，腳被草麻刺着了。可是祖父在等待着，時時呻吟着。等不着就爬着鑽到倉底下。塗了一身雞屎，在溫暖的黑暗地裏密縫着眼，頭很很的在梁上碰着，爬到了盡頭。

「你這東西，小傻瓜，米什加，實在話……找了又找，找了又找，找不着……難道雞子在這裏下蛋嗎？在這小石頭跟前一定有雞蛋的。你在那裏呢，小惡漢？」

對祖父的回答是靜寂。從倉底下爬出來，把褲子上沾的雞屎塊抖擻了一下。密縫着眼，好久的向水池望着，望見米什加就擺着手……

小朋友們在池跟前圍着米什加問着：

「你老頭幹過軍隊嗎？」

「幹過。」

「他在那裏作什麼呢？」

「當然明白作什麼的——打仗的……」

「胡扯……他在那裏殺虱子和在廚房裏啃骨頭的……」

小朋友們都哈哈大笑，用手指揸着米什加，在周圍跳躍着。由於悲苦的欺侮，淚在米什加的眼裏轉起來，可是這時僧侶的兒子韋吉克還很很的挖苦着他。

「你老頭是共產黨嗎……」問着。

「我不知道……」

「我知道是共產黨。我爸爸今天早上說他把靈魂賣給鬼了。還說有錢的人馬上就把一切共產黨吊死呢……」

小朋友們都不作聲了，米什加的心收縮了。將要把他父親吊死嗎？爲什麼呢……把牙緊緊的一咬，就說：

「我爸爸有很大的一根鎖，他要把一切有錢人都打死的！」

韋吉克把腳往前一伸，勝利的說：

「他的手短着呢！爸爸不給他新鑄的，可是沒有神他什麼也不能作呢……」

開鋪子的兒子卜洛什加鼓着鼻孔，到米什加胸上推了一下叫着：

「你同你老子別裝漢子吧……革命一起來他就把我老頭的貨物拿去了，我爸爸

說：「哦，政局不變不說，不然我頭一個要把蒼牛的佛莫打死的」……」

卜洛什加的姊妹娜姬震駭着脚。

「做他，小朋友們，看什麼呢……」

「做共產黨的兒子……」

「小無賴漢……」

「很很的做他，卜洛什加！」

卜洛什加用木棒一揮，打到米什加的背上，偕侶的兒子韋吉克把腿一伸，米什加撲

通一聲就仰天倒到沙地上。

小朋友們都咆哮着，撲到他跟前。娜姬細聲的叫着，用手指抓着米什加脖子，有人

往他肚子上很很的踢了一脚。

米什加把卜洛什加推開來跳起來，好像被獵犬追着的兔子一樣，在沙地上蹣跚踉蹌的跑回家了。都在他後邊呼嚕着，揮着手頭，但是沒有跑去追他。

當米什加連頭都埋沒到那油綠的多剛毛的苧麻叢中的時候，那時才換了一口氣。在潮濕的發着氣的地上坐下，從被抓破的脖子上把血一擦就哭起來；太陽從上邊穿過麻葉，盡力的窺視着米什加的眼睛，晒乾了頰上的眼淚，好像媽媽似的溫存的吻着他那棕色捲髮的頂門心。

坐了好久，一直坐到眼淚乾了的時候；後來站起來偷偷的走到院子裏。

父親在敞棚下用烟油抹着車輪。他的帽子溜到後腦上，飄帶在懸着，穿着白條的藍小衫。米什加走到旁邊，在車跟前站着。好久的沈默着，抖了抖胆子，把父親的手動了一下，低聲問道：

「爸爸，你在隊伍裏幹什麼呢？」

父親微笑了一下說：

「打仗的小兒子！」

「可是小朋友們……小朋友們都說你愛亂子的……」

淚又噙着米什加的鬚鬚了。父親笑了一聲就捉住米什加的手。

「他們胡扯的，我的好孩子！我坐過輪船。很大的船在海裏走，我就坐在那船上的，後

來就去打仗。」

「阿誰打仗？」

「同大人老爺們打仗呢，我的好孩子。你還小，我得去爲你打仗的。關於這還唱有歌的。」

父親微笑了一下，望着米什加，踏着腳，低低的唱起來：

啊唷，米加，米什加，你是我的小米什加！

你別去打仗，讓你爸爸去吧。

爸爸呀——老爸爸萬壽無疆呀。

可是你還小，還沒有娶親呀……

米什加把小朋友們對他的驚負忘掉了，父親的棕色的鬍子在嘴唇上翻髭着，好像媽媽繫掃帚的樹條似的，嘴唇可笑的在鬍子下邊拌着，嘴張成圓圓的小黑洞，因此他就笑了。

「你現在別來打擾我，米什加。」父親說着，「我修理車的，晚上你躺下睡的時候，關於打仗我統統都告訴你。」

天長得好像曠野裏荒僻的長路似的。太陽落了，牛羣由村裏過去了，灰塵落下去了，第一個小星從發黑的天上嬌羞的探望着。

米什加克服着難耐的心情，而母親好像故意似的，好久的在母牛跟前忙亂着，好久的在擠着牛奶，鑽到地窖裏，在那裏足足的忙了一小時。米什加泥鰍似的在她跟前亂竄

着。

『天快黑了吧？』

『來得及的，冒失鬼，餓死了呢……』

可是米什加一步也不離她；母親往地窖裏，他跟着她，母親到廚房裏，他也跟着她。好像螞蟻似的吸到身上了，揪住衣襟拉着。

『媽媽……天快黑了……』

『你滾開吧，癩包子……想吃——就拿塊饅頭去！』

可是米什加不安生。甚至母親照脖子後邊打了一下，就那也不濟事。

晚飯的時候，對付着匆匆的吞了一點稀東西就倉皇的去到堂屋裏。把褲子遠遠的擲到箱子後邊，跑上床，鑽到母親的由各種顏色的布片縫成的被子裏。躲着等着父親來給他說打仗的事。

祖父在牆像前跪着，念着經，磕着頭。米什加微微的抬起頭，祖父艱難的彎着腰，左手

的手指支着地板，額頭碰到地板上——砰……可是米什加用肘子往牆上一碰——通！

……

祖父又咕噥着，咕噥着，磕着頭。米什加自己敲着牆。祖父生着氣，轉過身來對米什加：『我叫你試一試，該咒的寬恕吧，上帝呵……你敲我，我做你的！』

會打起架來的，可是父親進到堂屋裏。

『米加，你爲什麼躺到這裏？』問道。

『我同媽媽睡的。』

父親坐到床上，默然的開始捲着菸子。後來想了一下說：

『可是我把你的被子在堂屋裏同爺爺鋪在一塊的。』

『我不同爺爺睡……』

『這因爲什麼呢？……』

『他的菸子吸烟吸的難聞得很！』

父親又把鬍子一捲，嘆一口氣說：

「不好兒子，你去同爺爺睡吧……」

米什加把被子往頭上拉了拉，用一隻眼望着，帶着被欺負的神氣說：

「爸爸，昨天你睡到我的地方，現在……請你同爺爺睡吧！」

米什加坐到床上，手抱着父親的頭，低聲說：

「你同爺爺睡吧，不然媽媽一定同你不睡的，你也吸煙吸得難聞的很！」

「呵，好吧，我同爺爺睡，可是關於打仗的事我不說了。」

父親起來到廚房裏去了。

「爸爸！」

「唔？」

「你睡到這裏吧……」米什加嘆口氣，站起來說着。

「關於打仗你告訴我嗎？」

「告訴的。」

祖父面對牆躺著，把米什加搬到床邊裏。少過了一會，父親來了。把板凳往床跟前挪，坐下吸着發臭的捲烟。

「你瞧吧，那時是啥樣的事……你記得嗎？從前在我們打穀場那邊的鋪子掌櫃的種的地嗎……」

米什加想起他從前在發着香氣的很高的麥叢裏跑着。翻過了打穀場的石圍牆就跑到莊稼地裏去。麥子從頭把他埋起來，重摺摺的黑芒的麥穗刺着他臉。發着灰塵氣，甘菊氣，曠野的風的氣味。母親有時對米什加說：

「小米加，別到老遠的莊稼地裏去，不然會迷路的……」

父親少微沈默了一下，撫摩着米什加的頭說：

「你記得你同我去到荒沙的古墓塚那邊嗎？咱們的莊稼那時在那裏的……」

米什加又想起來了：在荒沙的古墓塚那邊，在路上頭有窄窄的彎曲曲的一畦莊

稼地。米什加同父親從那裏回來，整整的一塊地都被牲口踏毀了。種子都很髒的，成堆的踏到地裏去，光莖在迎風搖擺着。米什加記得這樣大的和有力的父親那時很很的苦喪着臉，眼淚在他那漲着灰塵的頰上吝吝的流着。米什加那時望着他也哭了……

在回頭的路上父親問着瓜園掌櫃的：

「費多特，請告訴我，誰把我的莊稼糟蹋了？」

瓜園掌櫃的往脚下吐了一口唾沫就回答道：

「開鋪子的趕牲口到藥上去，就故意的放到你的地裏了……」

父親把板凳挪近了一點說：

「開鋪子的和其他的有錢的人把一切的土地都佔去了，可是當時窮人沒有什麼可種。從前到處都是如此的，不但咱們一個村裏是這樣。他們很欺負過咱們……那時光景過着很難，我去給人家當放牛的，後來把我弄去幹差事。這差事對我很難幹，軍官爲着一點小事情就打耳光……後來就出現了布爾雪維克們，他們頭目的綽號叫列甯。他本

身從外面看來不像聰明人，可是他的才幹比有學問的人還聰明，雖然他是咱們鄉下老出身的。新衛靈維克們給我們這樣一個難題，使我們目瞪口呆張着。

「鄉下老和工人們，」他們說，「你們坐着等死嗎？……把老爺大人和官長們都趕走吧，用掃帚都掃清吧！一切都是你們的……」

「看好照他的話都實現了，好孩子！土地和工廠我們都奪來了，把那些有錢人——把我們的吸血鬼們都打倒了！……你長大了的時候——別忘了你老子是當過海軍和爲共產黨流了四年血的。將來我要死的，列甯也要死的，可是我們的事業千秋萬代都活着呢！……」

「你長大的時候，好像你老子一樣，也去爲着蘇維埃政府打仗嗎？」

「去的！」米什加從床上跳起來喊着，想跑去攀到父親的脖子上，可是忘記了祖父躺在旁邊裏，一腳踏到他肚子上。祖父咳嗽了一聲，就伸手想去抓米什加額上的捲髮，可是父親就把他抱到懷裏，抱到廳屋裏了。

米什加在他的懷抱裏就睡着了。起初好久的想着奇怪的人——列甫，想着布爾雪維克，想着打仗，想着輪船。起初通過了微睡聽見那謹慎的嘆音，感覺着那甜味的汗氣和壞烟草氣，後來眼睛閉起來了，彷彿有人用手掌把睫毛壓了壓似的。

祖父在夢中嘿嚙着，拌着嘴唇，可是隔着小窗子望見在水池那邊，天在溫柔的發着白色，浮雲好像玫瑰色的血沫似的從東方迴旋着。

從那時起，每晚上海親都給米什加說着打仗，說着列甫，說着他到過的邊遠的地方。禮拜六晚上，更夫從執委會裏引了一個穿着軍用大衣，腋下夾着皮包的矮子來到院子裏。把祖父叫到跟前說：

「我往家裏給你引來一位在蘇維埃幹事的同志。他從城裏來，要在你們這裏過夜的。叫他住一晚吧，老爺爺。」

「當然都不是外人，」祖父說，「可是公文帶的有嗎，大人同志？」

米什加對祖父這種有學問的樣子奇怪起來，把手指入到口裏，停住聽起來。

「有的，老人家，一切都有的！」帶皮包的人微笑了一下，就往堂屋裏去了，祖父跟在他後邊，米什加在祖父後邊。

「你到我們這裏來有什麼事情？」祖父在路上問着。

「我來辦理改選的。將要選舉主席和蘇維埃委員的。」

少停了，會，父親由打穀場回來了。同外來人道了好就吩咐母親預備晚飯。晚飯後，父親同外來人並排坐對長椅上，外來人解開皮包，從那裏取出一包文件就開始給父親看着。米什加耐不住了，在旁邊亂繞着想看一看。父親取了一張紙給米什加看着：

「瞧一瞧，米什，這就是死痛自己！」

米什加從父親手裏把照片奪過來，眼睛睜着他，驚奇的口張着：一個身個不大的人全身站在紙上，甚至完全不是穿着紅布衫，而是穿着西服。一隻手插到褲子的口袋裏，另一隻在自己前邊指示着。米什加兩眼注視着他，在那間一切都感到了；把彎眉毛，把隱在眼裏和嘴唇裏的微笑，把面孔上的每一條綫紋都牢牢的，完全的，永遠的記在心裏了。

外來人從米什加手裏把照片接過來，把皮包鎖起來就去睡了。已經脫了衣服，蓋起大衣，睡起來，一聽見門響聲就把頭抬起來：

「誰？」

有人的光腳在地板上擦擦的響着。

「誰在那裏？」他又問道，意外的看見米什加在床跟前。

「你要什麼的，小孩子？」

米什加默然的站了一分鐘，後來鼓了鼓勇氣，低聲說：

「你，老伯伯，就是那……你把列甯給我吧……」

外來人不作聲，頭從床上懸着望着他。

恐懼擒住了米什加，呵，怎會吝嗇不給呢？盡力的抑制着噪音的抖顫，匆忙着，噙着低

聲說：

「你完全把他給我，我給你……我送你一個很好的洋鐵盒，有什麼都送給你……」

米什加過口的揮着手說：『還有爸爸給我捐的皮鞋，也給你！』

『你三列雷幹什麼呢？』外來人微笑着問道。

『不給……』米什加的思想閃了一下，爲着不叫看見眼淚，彎下頭，低聲問着：

『這麼着，用着的！』

外來人笑起來，皮包從枕頭下邊取出來，把像片遞給米什加。米什加把牠藏到小衫下，貼到胸上，緊緊的，緊緊的貼到心口上——就飛快的跑出堂屋了。祖父醒了，問道：

『你搗擺什麼呢，夜叉？我告訴你說，夜裏不要喝牛奶，可是現在可受着了……尿到

穢水桶裏，我不把你往院子引！』

米什加偷偷的躺下，用兩手按着像片，戰兢兢的翻着身子：怎麼才不要揉壞呢。這樣就睡着了。

天沒亮就醒了。母親剛擠了牛奶，把牛趕到牛羣裏。看見米什加，拍着手。

『你跑什麼呢，發癡子的！這樣早你起來幹嗎呢？』

米什加把像片壓到小衫下，從母親跟前過去到打穀場裏，鑽到倉底下。

倉房的周圍生着牛蒡，草麻好似不能鑽過的綠牆一般，剛毛亂蓬着。米什加鑽到倉底下，用手掌扒着灰塵和雞屎，摘了一片老黃了的牛蒡葉，把像片包到裏邊，用小石頭壓住，不叫風吹跑了。

從早到晚下着雨。天被雲霧遮蓋着，院裏的水潭起着泡沫，小溪在街上逐流着。

米什加只得坐在家裏。當父親和祖父預備到執委會開會的時候，已經黃昏了。米什加戴上祖父的帽子，跟在後邊去了。執委會設在教堂的更夫室裏。米什加喘息着，沿着彎曲的泥濘的台階上到門口裏，入到室內。紙烟的烟氣在頂棚下爬動着，人擠得滿滿的。外來人坐在窗子跟前的桌子後邊，對聚會在一起的哥薩克們說着什麼話。

米什加悄悄的走到緊後邊，坐到板凳上。

『同志們，誰舉佛莫做主席的請舉手！』

圍鋪子的女婿雷森珂夫，坐到米什加前邊喊道：

「公民們……請把牠的候補取消吧。牠的行為不端正。當他給我們看牲口的時候，都看出來的……」

米什加看見鞋匠費多特從窗台上站起來，揮着手吵着：

「同志們，有錢人不願叫放牛的——佛莫做主席，可是他是無產階級，而且爲着蘇維埃政權……」

富裕的哥薩克們在門口站成一堆，躁着脚，叫嚷着。在執委會裏喧嘩起來了。

「用不着放牛的！」

「幹差事回來了——讓他雇給大家放牛吧……」

「叫佛莫滾他的蛋吧！」

米什加望着站在板凳跟前的父親的發白的臉，替他害怕得自己臉也白起來。

「靜一點，同志們……我要叫你退席的！」外來人用拳頭敲着桌子喊道。

「從哥薩克裏舉自己的人……」

「不用的……」

「不願意……媽媽的……」哥薩克人喧鬧着，吵得最厲害的是開鋪子的女塔雷
森珂夫。

戴着耳環的，穿着破補綻衣服的一位強壯的棕色鬍鬚的哥薩克，跳到板凳上。

「弟兄們……他把事情往那扯呢……有錢人強仗人勢的想舉自己入做主席的……可是那又是……」米什加通過呻吟的吼聲只聽見戴耳環的哥薩克叫出的單個的字。

「土地……分地……給窮人們膠泥板地……把黑壤地自己佔去……」

「舉雷森珂夫當主席……」門口裏嚷着。

「舉雷——森——珂——夫……喔——喔——哈——哈……」

勉強的鎮靜下來。外來人皺着眉頭，戴着唾沫，好久的在喊着什麼。

「大概是在罵的」米什加想着。

少停了一會，外來人大聲的問道：

『誰舉佛莫的？』

好多手在板凳上舉起來。米什加也把手舉起來。有人從板凳上往板凳上跳着，大聲的數着票：

『六十三……六十四』不看米什加，用手指點着他的舉起的手，叫着『六十五』

外來人往紙上寫了什麼，叫着：

『誰舉雷森珂夫的，請舉手！』

二十個有錢的哥薩克和磨坊主親睦的舉起手。米什加往周圍一望，也舉起手來。數票人走到跟前，由上至下的一看，就很很的揪住他的耳朵。

『呵哈，你這搗亂虫……走開，不然我做你的也來投票的……』

周圍都笑起來，那人就把米什加帶到門口，照脊背推了一下。米什加從光滑的，泥濘的台階上往下爬着，想起了父親同祖父吵架時候說的話，就叫道：

「你沒有這樣的權柄！」

「我叫你看一看權柄的……！」

欺侮好像一切的欺侮一樣，是苦辣的。

回到家裏，米什加哭了一下，對母親訴着苦，可是她生氣的說道：

「可是不當去的地方你別去！你到處亂鑽……我跟你盡是受不清的罪！」

第二天早上坐在棹上吃早飯。還沒有吃畢，就聽見很遠的，遠得不很清晰的音樂。父親放下匙子，擦着鬍子說：

「這是軍樂呵！」

好像被風吹似的，米什加從板凳上被吹了起來。把外門嘩嘩一開，在窗子上不斷的

聽見——噹——噹——噹……

父親同祖父出去到院子裏，母親半載身子從窗子伸出來。

紅軍士兵的行列好似綠色的擺動的波浪一樣，衝入到街頭裏。軍樂隊在前邊吹着

很大的喇叭，敲着鼓，樂聲在村上響着。

米什加的眼睛張望着。不知所措的在一個地方旋繞着，後來衝出去跑到樂隊跟前。什麼東西甜蜜蜜的在胸前抓着，往咽喉跟前滾着……米什加望着漲着灰塵的紅軍士兵的快樂的面孔，望着莊嚴的鼓着兩頰的樂隊，立時就毅然決然的決定着：

「跟他們打仗去……」

想起了夢，由那裏才壯起胆子來。抓住紅軍士兵的背囊。

「你上那裏去的打仗的嗎？」

「不打仗幹嗎呢？是約，打仗的！」

「你們給誰打仗的？」

「給蘇維埃政府打仗的，小傻瓜呵，來吧，到中間來。」

把米什加推到行列的中間，有人在笑着，照他的捲髮的後腦上拍了一下，另一個人走着從衣袋裏取出一塊弄髒的糖，填到他嘴裏。在曠野上什麼地方山前邊的行列裏喊

道：

「停止……」

紅軍士兵都停住了，在曠場上散開了，都密密的躺到涼蔭裏，躺到學校籬笆牆的涼蔭裏。一個高大的，刮過臉的，歪戴着帽子的紅軍士兵走到米什加跟前。把嘴唇皺成了微笑問道：

「你從那流浪到我們跟前來的？」

米什加裝着大架子，提着要溜下來的褲子：

「我同你們去打仗的！」

「營長同志，把他帶去做幫手吧！」一個紅軍士兵嚷着說。周圍都哈哈大笑起來。米什加不斷的眨着眼，可是那位有「營長」這個奇怪外號的人把眉頭一皺，嚴厲的叫着：

「唔，嚷什麼呢，傻瓜當然，我們把他帶上得有條件……」

營長轉過身子對米什加說：

「你的褲子一根繫帶，這樣不行的，你的樣子會替我們丟人的……你瞓一瞓，按身上有兩根繫帶，一切人都是有兩根繫帶。快去，叫你媽媽把另一根給你縫上，我們在這裏等着你……」

營長向籬笆踏過身子，眨着眼，喊道：

「鐵聲歌，去給新的紅軍士兵拿槍和大衣來！」

躺在籬笆跟的一個人就站起來，行着舉手禮回答道：

「是……」就很快的順着籬笆牆走去了。

「唔，跑快去！叫你媽媽快些把另一根繫帶給你縫上……」

米什加嚴厲的望着營長。

「瞓着吧，你別哄我！」

「唔，你怎麼瞓？怎麼可以呢……」

由曠場上到家裏很遠。米什加一口氣跑到大門口。在大門口跑着把褲子脫了，閃着

光腿，旋風似的衝到院子裏。

「媽媽……褲子……給我縫繫帶……」

屋裏靜悄悄的。蠅子好像黑色的蜂羣似的，在爐子上嗡嗡的叫着。米什加跑過了院子，打穀場，菜園——沒有父親，沒有母親，也沒有祖父。跳到堂屋裏——一根口袋落到眼皮下。用刀子把長帶子割下來，沒工夫縫，而且米什加也不會縫。很快的把牠綁到褲子上，由肩上攀過來，又從前邊繞了一下，就飛快的鑽到倉底下。

揭開石頭，瞧見指着他，指着米什加的列甯的手，換了一口氣，低聲說：

「呵，你瞧見了嗎……我已經加入你的軍隊了……」

謹慎小心的把像片包到牛蒡葉裏，裝到懷裏，就飛快的順着街上跑去了。一隻手按着胸前的像片，另一隻掂着褲子。從鄰居的籬笆跟前跑着，喊着在小園裏馬鈴薯地裏拔草的鄰女說：

「安尼西莫瓦」

「唔？」

「轉告我們家裏，吃中飯不要等我……」

「你往那飛呢，無賴漢？」

米什加把手一揮。

「去幹差事的……」

跑到曠場上，就好像栽在地下似的。那裏連人氣也沒有了。籬笆下是紙烟頭，罐頭盒子，破裹腿，樂聲在村的盡頭隱然的響着，聽見走去的人的脚步聲在碾固的路上嘩嘩嗒嗒的響着。

嗚陶從米什加的喉嚨裏衝出來，喊着，盡着所有的力氣跑去追起來。會趕上的，一定趕上的，可是正對着皮匠的院子，一條大尾巴的黃狗，橫臥到當路上，露着牙。當米什加拐到另一道街上的時候——聽不見音樂，也聽不見腳聲了。

過了兩天，有一隊四十來個人來到村裏。兵士們穿着灰色的氈靴和油污的工人的服裝。父親從執委會裏回來吃中飯，告訴祖父說：

「爸爸，準備倉裏的糧食吧。給養隊來了。開始徵收糧食了。」

兵士們挨家走着，用刺刀到敞棚的地下探索着，把埋着的糧食尋出來，裝到車上運到公倉裏。

到了主席那裏。前邊的一個吸着烟斗，向着祖父說：

「埋糧食了沒有，老爺爺？指出來呢……」

「可是我的兒子是共產黨呢！」

去到倉房裏。帶烟斗的兵士把穀箱打眼請一估量，微笑了一下。

「老爺爺，把這一箱運去吧，其餘的留給你們吃和做種子。」

祖父把老馬套到車上，喘息着，呻吟着，裝了六布袋，傷心的搖着手往公倉裏運去了。母親心痛着糧食，哭了一下，米什加幫着祖父往布袋裏裝了糧食，就去到僧侶的韋吉克

那裏玩去了。

剛剛坐到廚房裏，把紙剪的馬展放着，那些兵士們進到廚房了。僧侶被袈裟絆着腿，跑出去迎接他們，慌張着請到屋裏去，可是帶烟斗的兵士嚴厲的說：

「我們到倉房裏去！你的糧食藏在那裏？」

蓬首的僧侶的女人從堂屋裏跳出來，狡猾的微笑着。

「老爺們，想一想吧，我們連一點糧食也沒有……丈夫還沒去收廟課呢……」

「你們有假地板嗎？」

「沒有，沒有的……從前我們把糧食盛在倉裏的……」

米什加想起他同韋吉克一塊從廚房裏鑽到寬敞的假地板下，扭過頭對僧侶女人

說：

「可是我同韋吉克往假地板裏鑽過，你忘了嗎……」

僧侶女人臉色蒼白着，笑着。

「這是你弄錯了小孩子！……查吉克，你們去園子玩也好！……」

帶烟斗的兵士密維着眼，對米什加說：

「怎樣下到那裏的，小孩子？」

僧侶女人把手指折得響着說：

「難道你相信那糊塗的小孩子嗎？老爺們，我請你們相信我們沒有假地板吧！」

僧侶擺着袈裟的前襟說：

「同志們，隨便點心一點吧？請到屋裏去吧！」

僧侶女人由米什加跟前過去，很很的把他手擰了一下，溫和的微笑着。

「小孩子們，到園子去吧，別在這裏打攪吧！」

兵士們互相望了一下，去到廚房裏，用槍托敲着地板。把牆跟前的桌子挪了一下，把

麻布拿開。帶烟斗的兵士把地板一揭，往假地板裏一望就搖着頭：

「你怎麼不害羞呢？說沒有糧食，可是地板裏滿滿的裝着麥子！……」

僧侶女人用這樣的眼睛望着米什加，簡直使他怕起來，想趕快的跑回家裏去。起來就往院裏去。僧侶女人跟着他跑到門口裏，哭着，抓住米什加的頭髮，把他在地下拉起來。勉強掙脫開來，不批頭的跑回家了。悶着淚，把一切都告訴了母親，她只是抱着頭。

『我對你怎麼辦呢？……當我還沒有做到你身上的時候，你離開我的眼睛吧！』

從那時起，每次當米什加受欺負以後，就鑽到倉底下，揭開小石頭，解開牛蒡葉，用淚濡濕着紙，對列甯述說着自己的苦楚，而且抱怨着欺負人的人。

一禮拜過去了。米什加苦悶了。沒有人可玩。鄰居的小孩子都不同他來往，對他的綽號『小無賴漢』又加上引用大人的一個綽號，在米什加後邊喊道：

『喂，小共產黨！共產黨的早生子，回頭看一下……！』

有一次在晚上以前，米什加從池上回家裏去；還沒來得及進到屋裏去，就聽見父親用激烈的聲音說着，母親哭喪似的哭訴着。米什加溜進門就看見——父親捲着自己的

軍用大衣和穿着皮鞋。

『你上那呢，爸爸？』

父親笑着回答道：

『小兒子，你寬一寬媽媽的心吧……她心都哭壞了。我要去打仗，可是她不放我去……』

『我也跟你去，爸爸！』

父親把皮帶束到腰裏，戴上帽子。

『你真是怪東西，實在的！我們倆不能一起走的……我回來了，然後你再走，不然，莊稼熟了，誰去收呢？母親照料家務，爺爺老了……』

米什加同父親告了別，忍着淚，甚至微笑了一下。母親好像頭一次似的，抱住父親的脖子，他勉強的把她拉開，祖父只咳嗽了一聲，勸着出征的人，附到他耳朵上低聲說：

『小佛莫……小兒子……或者不去嗎？或者離了你可行吧……運氣低的時候』

把你打死，那時我們就完了……」

「算了吧，爸爸……這樣不行的。要是每個人都往女人衣襟下邊鑽，誰還去保護我們的政府呢……」

「怎麼呢，去吧，如果你的事情是對的。」

祖父轉過身來，暗暗的揮着淚。把父親送到執委會跟前。在執委會的院子裏集合了二十來個帶步槍的人。父親也拿起槍，最後一次的吻了米什加，同其餘的人一塊在街上走着往村邊去了。

回家的時候，米什加同祖父一塊走着。母親蹣跚着跟在後邊。村中有稀落的犬吠聲，稀落的燈火。村被夜的黑暗蓋着，好像老太婆被黑頭巾蓋着似的。雨在下着，在村外什麼地方，在曠野的上空打着電閃，雷聲隆隆的響着。

走到家跟前了。一路不作聲的米什加問着祖父道：

「爺爺，爸爸去同誰打仗呢？」

「別纏吧……」

「爺爺……」

「唔？」

「爸爸將同誰打仗呢？」

祖父把大門插上門，回答道：

「我們鄰村的壞人起來了。他們的人稱為黨夥，可是叫我看，簡直是土匪……你父親就是去同他們打仗去了。」

「他們人很多嗎，爺爺？」

「都說有二百來人……呵，小惡漢，去睡吧，別追問吧！」

夜間人聲把米什加驚醒了。醒後用手到床上一摸——祖父沒有了。

「爺爺，你在那裏？」

「別作聲……睡吧，不安生的！」

個人跑到院子跟前，對祖父喊道：

「有馬沒有，老頭子？」

「有……」

「套上到村外去吧！你們的共產黨在灌木林裏騎着的……快去把他們弄回來，讓他們的親族去埋他們吧……」

祖父很快的把馬套上，抖顫的手裏執着韁繩，很快的從院裏跑去了。

喊聲在村上騰起了慌忙的土匪從打穀場裏拉着乾草，牽着羊。一個人在安尼西莫瓦的院子跟前從馬上跳下來，跑到屋裏。米什加聽見安尼西莫瓦用粗獷子大聲哭着，土匪響着馬刀，跑到門口裏坐下，脫了靴子，把安尼西莫瓦的過節用的花圍巾一撕兩半，都了自己的襁包脚布，用半塊的圍巾把腳包起來。

米什加去到堂屋裏躺到床上，用枕頭壓着頭，只在大門響的時候才起來，跑出去到門口裏看見祖父帶着淚濕的鬚髮把馬拉到院子裏。

後邊車上躺着一個赤脚的人，很寬的張着兩手，他的頭在翻着，碰着車後部，往板上流着濃的黑血……

米什加搖擺着走到車跟前，向那被馬刀砍破的臉上望了一下，看見露着的牙齒，同骨頭一起砍下來的頰在懸着，大的綠蒼蠅落在滿塗着血的突出的眼睛上搖動着。

米什加猜不透，駭得輕輕的打着寒顫，把視線移轉了一下，看見在胸上，在海軍的布衫上，白條和藍條都染着血，抖顫了一下，好像有人從後邊照他腿上打了一下，一樣，用得很大的眼睛又往那凝然不動的黑臉上望了一眼，就往車上跳去。

「爸爸起來吧……好爸爸……爸爸……」

從車上跳下來，想跑，可是滑了腳，爬到台階跟前，一頭杵到沙上。

祖父的眼睛深深的陷下去了，頭抖顫着，嘴唇在無聲的嚶嚶着什麼。

好久的，默然的撫摩着米什加的頭，後來向平躺在床上的母親望了望，低聲說：

「小孫娃，到院裏去……」

拉住米什加的手，引到台階上。走堂屋門口過的時候，把眼睛一密縫，打了一個寒顫。——父親默然的、莊重的、坐在堂屋裏的桌子上，把他身上的血洗淨了。可是在米什加眼前的是父親的、塗着血的、玻璃體的眼睛和牠上邊落着的大綠蒼蠅。

祖父好久的在井上解了繩子去，到馬棚裏把馬拉出來，用袖子把牠的冒着沫的嘴唇擦了擦，後來把勒口給牠帶上，傾聽着村裏是叫嘯聲，哈哈大笑聲。兩個騎馬的人由院子跟前過，捲烟在黑暗裏閃着火光，聽見人聲。

「我們可給他們饒收糧食了……在陰間要記着怎樣去收人的糧食的……哈——哈——哈——哈——」

馬蹄聲在街上停止了，祖父向米什加更笨更響着腰低聲說

「我老了……騎不上馬……小孫娃，我送你上馬，保你到普洛帝市去。」

吧……我把路指給你……帶着軍樂從咱村過去的那一隊人一定在那裏的……你告訴他們，讓他們到村裏來吧，你說這裏有土匪的……

米什加默然的點着頭。祖父把他放到馬身上，怕跌下來，用繩子把腿繫到鞍子上。就經過打穀場，由地邊過去，滑出藤的步輪旁邊過去，就到曠野裏去了。

「這是在後上去的山溝，由山溝上走，不要往別處轉彎……一直到屯子裏去吧。呵，動身吧，快走！」

「別攔我，米什加，走了，快走，輕輕的用手掌把馬拍了一下。」

米什加閃閃的流汗，馬也跑着，噴着鼻息，鬃着背上的輕載就加快了脚步。米什加用額頭抖着地，用手擦着汗，拍着，抖擻着。

大鵝在湖裏的莊稼的嫩葉裏，湧游着，像座座旗底裏，浪濤的響着，風送着涼意。

米什加一個人在曠野裏害怕起來，手抱住溫暖的馬脖子，冷得縮成小小的一團，貼到他身上。

米什加下山，下到地邊去，又上到山上，米什加怕往後看，怕噴着，盡力的什麼也不去想，他靜靜的到他耳朵上，他靜靜的。

馬擺着頭，噴着鼻子，加快了脚步。米什加微微的把眼睛一睜——看見山下有黃白的火光。風送來陣陣的犬吠聲。

霎時間，米什加的胸被溫暖的愉快燃燈起來。用脚把馬一踢，叫道：

「啞——喔——喔——」

犬吠聲更近了，小山上的風磨的模糊的輪廓可以望見了。

「誰在走的？」由風磨跟前起了呼聲。

米什加驅着馬，在睡眠的屯子上雄雞在叫着。

「站住，誰在走的？……我要開槍的！……」

米什加駭得勒着繮繩，但是馬嗅到很近的馬氣，叫着，不聽從繮繩的制止就衝開了。

「站住！……」

槍聲在風磨跟前響了。米什加的頭暈沈沈在馬蹄聲裏。馬發着嘎嘰，放風起來，重重

的跌到右邊來。

越重了。

剎那間米什加覺着脚上有極難忍受的疼痛，呼喊乾在他嘴唇上了。馬往脚上越踏

馬蹄聲近了。馳來了兩個人，審着馬刀從馬上跳下來，向米什加彎着腰。

「我的媽呀，這是一個小夥子呵……」

「難道打死了嗎……」

一個人把手伸到米什加懷裏，很近詩往臉上呼吸着烟氣。一個人的快活的聲音說：

「他好着的……大概馬給他的腳踏傷了吧……」

米什加失着知覺低聲說：

「土匪在村裏……把爸爸打死了……把執委會燒了，爺爺叫你們趕快去……」
彩色的圓圈，在米什加的發黑的眼前浮動着。

二二二五，一九三八，譯於城固上蘇聯。

共和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邵洛霍甫

我們的共和國不特別大——總共有百十來家人，牠在陀普加溝裏，距車站有四十多里地。

牠是這樣成了共和國的。在去年春天我由布姜內同志的部隊裏回到家鄉去，於是公民們就把我舉爲屯子裏的主席。因爲我有兩個紅旗徽章，這徽章是因爲同烏蘭格爾作戰很英勇布姜內同志親手把牠給我掛上而且還同我握了手。

我就了職我們的屯子也許同一般人的樣子一樣，可以過太平日子的，可是不久我們這一帶土匪就起來了。於是把我們的屯子就弄得一貧如洗了。他們一來不但把死馬留下，把好馬拉去，就是把最後的一顆食物都帶走了。

我們屯子附近的人民都是討厭的，對於土匪都很尊敬，很歡迎。看附近屯子對土匪

這樣的待遇我就招集了自已在西部的共產黨們。

「誰能推我作主席的嗎？」

「我們！」

「呵！這麼着我們代表本屯子的全體無產階級請你們選定自己當權靠近西部的黨來。因爲他們是反革命同他們走一條路是很羞恥的……可是我們的屯子現在不再叫作屯子而叫作共和國我是被你們舉出的我自願委任自己爲共和國革命委員會主席，並宣佈被附近包圍狀態。」

有些不覺悟的人都沈默着可是這道紅軍的青年哥薩克們都說：

「正是好時候，到這來吧！」

這時我就對他們演說起來：

「同志們來幫助我們的蘇維埃政權去打土匪到流盡最後一滴血。」

是九頭怪物是混蛋牠把全社會主義都會連根咬斷了呢！」

站在後邊的老頭子們，起初都反對着，可是當我對他們一宣傳，於是就都同意我說的蘇維埃政權是我們的保姆，我們大家應當絕對的抓住她的衣襟。

大會給村執委會寫了公事，請給我們發步槍和子彈，命令我和秘書倪康到村裏去。早早的在破曉的時候，我把自己的馬套上我們就走了。走了十來里地，入到一道溝裏，我就看見在路上風捲着灰塵，灰塵後邊迎面跑着五個騎馬的人。

我心裏苦惱起來了，猜想着那是從土匪裏來的兇惡的敵人。

我同秘書想不出權變的方法來，而且也不能想出來——因為周圍完全是光的，沒有樹叢，沒有岩石或山峽，我們就把馬停到當路上……

我們沒有帶槍，我們好像無罪的小孩子似的，由那騎兵手裏逃脫，甚至是糊塗的事。被這些凶惡的敵人嚇壞了的我的秘書就很難過起來。我看見他要跳車逃脫，可是往那跑，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對他說：

「倪康，你抓住馬尾巴不要跑！我是軍委主席，你是我的秘書，我們應該死到

「塊裏……」

可是他好像下意識的從車上跳下來，就在曠野裏跑開了，他跑的快得就是連獵犬也追不上，可是實際上那騎兵看見這形跡可疑的人在曠野裏逃亡，就在他後邊追起來，很快的在一座小墓塚跟前把他追上了。

我虔恭的從車上下來，把一切不妥當的文件吞下去，看究竟會怎麼樣。只看見他們同他少微一談，就集合到一塊裏，用馬刀十字交錯的照他拚起來。他倒到地下了，他們到他衣兜裏搜索着，在跟前忙亂着，就轉回頭向我跑來。

我聽見說笑之間，已經轉過彎來了，一點法子也沒有的，我等着他們走近了。

前邊是他們的頭目，綽號叫傅明的。棕色的鬍鬚全都亂蓬蓬的，滿臉都是灰，凶惡的瞪着眼睛。

「你就是包加特列夫嗎，是主席嗎？」

「是我。」

「我說過叫你捧了你的主席吧？」

「我聽說過這的……」

「可是你爲什麼不捧了呢……？」

他給我發了類似的混蛋的問題，傳達着表面不表示着是惱怒的，而卻是多次因我而這時我絕望了，因為我看到自由這色彩手裏，搖搖欲墜，正是深淵性的。

「因爲我堅定的站在蘇維埃政權的基礎上。」我在他們面前答道，「一切綱領最細微的地方我都遵守着的，從這立場上你是對把我打不倒的……」

他用着卑賤的語言答覆我，那聲音顯得很很的抽着。額上留着汗，油，好像像

他留的主爪種尖樣太……

我用手指摸着他，對他……

「因爲你不覺悟，你凶橫得真不舒着，你自己幹過國內戰爭，無情的消滅了烏蘭格
「蘇維埃的東西，得到蘇維埃政府兩個徽章，我完全不把你往眼裏放……」

這時他三次飛開來，想用馬蹄我，用鞭子抽我，但是我好像覺得這像個無底階梯，政權似的屹然不動的站着，只馬蹄子照我膝蓋上踢了一下，這一來把我踢得耳鳴了。

「往前走……」

他們把我趕到小墓塚跟前，在那裏，我像個書獃，眼裏流着血，他們都上欄杆，下馬，把他肚子朝上的反過來。

「瞧吧，」對我說道，「如果你要不脫離這維埃政權的話，我們就好像推你的輪子似的，一下子就把你毀了……」

這些話我受不了了，很無情的對他們說：

「關於我，隨你便吧，至於對我們屯子的話，轉不是，一個除權以外，在全部……」

我掏出烟布袋，打着火石，抽着烟，可是傳單把馬韁繩一動，走到我跟前說：

「讓我抽一袋吧，老弟，你有烟的，可是我們因為錢，兩個禮拜了，噙着馬糞，爲着這，我」

們不宰你，只好像在光明正大的戰鬥裏一樣把你砍死，通知你的家屬叫把你收去埋了……快點吧，不然我們不能等的……」

我把烟布袋拿在手裏，心裏難受着這烟是在我菜園裏長的，發着金花菜氣，在蘇維埃的可愛的田地上長的，將要給這樣凶惡的寄生蟲來吸，我望着他們，可是他們總非常害怕把烟隨風刮走了。傅明從馬身上伸着手要布袋，可是他的手顫起來了。

可是我就這樣做了，把烟撒到空中就說：

「你們隨便殺我吧。我準備死到哥薩克的馬刀下，你們一定把我吊到井台的轆轤上取樂呢，反正一個樣……」

他們開始用馬刀砍起我來，我躺到地上。傅明開了兩槍，把我的胸和腳都打穿了，可是這時我由路上聽見：

「嘶……嘶……」

子彈在我們周圍響着，在草上掠過。凶手們鼓起勇氣就跑了！我看見村警察在路上

揚起着灰塵。我急着跳起來，跑了十四五丈遠，眼昏了，地在腳下轉起圈來。

我記得有人喊着：

「弟兄們，同志們，別叫逃跑了！」

光亮在眼裏消失了……

我好像木頭似的躺了兩個月，不會說話，不醒人事。我意識恢復過來——左腳沒有了，因為脫疽被割去了……

由區醫院回到家裏，我扶着拐杖在廳堂跟前走着，村軍事委員來到院子裏，不打招呼的問起來：

「你爲什麼宣佈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而且在屯子裏宣佈了共和國呢？你曉得我們只有一個共和國嗎？你因爲什麼原因要自治呢……？」

我對這很了當的答了他：

「同志，這裏你別來耍正經，至於關於共和國的話，我可以解釋，他是因爲有土匪

才稱的，可是現在在太平年光他叫做陀普加屯子，可是你要注意，如果白俄及其他的匪幫，傢伙再回頭攻打蘇維埃政權的時候，那我們就敢把每一個屯子都變成堡壘和共和國，叫老頭子和青年人騎上馬就是騎然失了，一隻腳的我也絕對頭一個去流血的。」

他沒有什麼話可以責難我緊緊的擰了手就由席踏回去了。

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

捏維洛夫著

—

我們這里有一個身量很高的，胸部很大的，眉毛彎而且黑的這樣的女人。她的丈夫好像頂針一般的小。我們都給他叫「珂左克」。(註)他小的用頂帽子幾乎可以把他蓋起來。可是他的皮氣特別怪。同瑪麗亞鬧氣的時候，總是敲着棹子好像鐵匠掄鐵錘似的。

「我要殺你要宰你的頭」

可是瑪麗亞很滑頭。故意的抬舉他，彷彿怕他似的。

(註)「珂左克」爲兒音的一種遊戲，大如鴉那，以牛膝骨製。此片人家送卜將裝外殼爲「珂左克」讀其

小也。

「卜哥裴，你怎麼呢？」

「我要宰你的頭！」

她更殷勤的說：

「飯我現在煮好了。你要吃嗎？」

給他盛了滿滿一盤子，油烘烘的在上邊漂着油星。她低着頭站着彷彿新婚時的一般去款待他。

「請吃吧，卜哥裴。我在你面前錯了。」

女人一巴結他，他就很如意的高傲起來，覺得他是了不得的人了。

「不吃！」

瑪麗亞彷彿丫頭似的給他打水，找烟袋，脫鞋子，給他拿到爐子上烤襪子。夜裏把他抱到懷裏撫摩着他的頭髮，附他耳朵上嗚嗚的彷彿貓一般的催眠着。珂左克擰她一下，她微笑着說：

「你怎麼呢，卜哥，擰的痛得很。」

「這能算痛嗎！還沒得擰死你的。」

又擰起來，男人不是別人，她自己安慰着。又給他說道：

「唉，珂左克，珂左克！我要給你兩下可就要你的命的。你把我看成木頭的人嗎？難道

我始終都吃你小東西這一壺嗎？」

—

從前她是少要皮氣，多受家庭的悶氣的。可是到提倡自由的布爾雪維克出世的時候，女人們也都咕咕咕咕的說什麼男女平等了，這時連瑪麗亞的眼界也開了。當有什麼演講員來的時候，她就跑到會場裏去了。彷彿羞恥都喪掉了似的。有一次她到演講員跟前使眉弄眼的如同姊妹一樣的說：

「演說員同志，去到我們家裏喝茶吧！」

這時珂左克的臉色當然也變了。眼也黑了，氣的吹豬一般。想當場就抓住她。可是總是又把這壺吃了。就走到她跟前說：

『回家吧！』

她是故意的吧。登到演說台上就演說道：

『農人同志們！』

我們也真要笑倒了。這時把珂左克也氣壞了。

『演說員同志把她這小鬼打下來！』

到家的時候再用老拳搯她的。

『要宰你的頭的！』

可是瑪麗亞嘲弄着：

『這是什麼人在我們這兒搗亂的，卜哥斐？真是怪事。我不怕。』

『如果你再往會場上跑，我把你的褲子撕了……』

「斧子砍我都不怕。」

珂左克發火了，找東西去做她。瑪麗亞也利害着說：

「你敢動一動，我換鍋把你的小羊頭打碎你！」

從此以後珂左克要自己的利害，瑪麗亞也要起自己的利害了。珂左克睡到床上，瑪麗亞睡到爐台上。珂左克去找她，她不受。

「不，現在不是從前了。吃葷是不成了……」

「到我跟前來！」

「不去。」

珂左克咆哮咆哮，就聽到那冷得寒寒響響了。一次兩次的就這樣的滑稽過去了。小孩子也不生了。她從前生了兩個，都死去了。珂左克還等着生第三個孩子呢，可是瑪麗亞很執拗的不幹。

「這個玩藝我夠了。」

「什麼玩藝？」

「這樣玩藝。你怕一次也沒有生過吧？」

「我不是女人。」

「唔，我不是老母牛——每年要給你生一個牛犢。我想什麼時候生再生……」

珂左克氣得脚都不着地了：

「如果你再說出這些話我要宰你的頭！」

瑪麗亞笑起來。

「我是成了不懷孕的了。」

把他弄得沒有路走了。有時候開一開玩笑。到鄰居那兒逛一逛。此外再沒有地方可去了。好似光身漢一般的在爐台上躺着。若要好好的打她一頓，她會跑了呢。並且還要把他往衙門拉呢。那些布爾雪維克一定要嚴辦他的。現在人家時興的就是婆婆媽媽的。同女人在一齊。如果要聽她隨便去，面子又很難看，人家又要說他沒有皮氣，笑他怕女人了。

去算了兩次卦，一點結果也沒有！瑪麗亞就出俱樂部拿些書報回去了。把桌子鋪起桌布，坐到那里彷彿女教員一般的嘴唇在動着。可是聽不見讀。珂左克當然是無話可說了。好吧，讀去吧。只要不跑就是了。有時就拿她開心道：

「電報都拿顛倒了……讀書人！」

瑪麗亞不理他。書報是很能變化人的氣質的，他能把一個人變成與從前不同的另外一個人。瑪麗亞也到了這程度了。常常站到窗子跟前向外望着出神。

「我很苦悶。」她說。

「你想要什麼呢？」

「想要那……不是這兒的……想過別樣的生活。」

珂左克氣着氣着就忍不住了：

「唉，我要做你這小鬼頭！你別瞎想吧。」

她從前固然是說了些糊糊塗塗的話。可是現在她要來作男人的事業了。我們開會

的時候她也露頭了。有些男人們都氣不憤的說：

「回去煮你的飯去吧，瑪麗亞！」

這什麼話！她待理不理的只用眼睛瞟了瞟。她想創辦一個「婦女部。」這個名詞從來我們還沒有聽說過呢，這不是俄國的字吧。我們看着看着一個女人受了她的吸力了，那一個女人也受了她的吸力了。真奇怪！在珂左克家裏開起學校了。聚會好多人就談論起來了。蘇維埃的委員關於閱書的事也去訪他們去了。他是我們同村的人。從前他的名字叫瓦士甲，入了布爾雪維克以後就改稱官名叫華西里了，這時珂左克也軟和了。他說一個字就有十個人的聲音向着他：

「嗤——嗤——嗤。別作聲！」

那委員當然是站在女人方面的，——他們的黨綱是如此的：

「卜哥裏，現在不能讓女人的現在革命了。」

他好像傻瓜似的，只是微笑着。可是心裏只是準備着恨不得一下子把這革命打倒

了。只是不敢；怕將來鬧出不好看呢。可是瑪麗亞就一天一天的抬起頭來了。

「我完全想加入布爾雪維克黨。」她說。

才上來珂左克就笑話她說：

「你怎麼不害羞呢？難道你的廉恥都喪盡了麼？反正你這樣的行爲上帝是不會饒你的。」

瑪麗亞輕視道：

「上帝——上帝？什麼上帝？你怎麼想的呢？」

她簡直是瘋了。同那委員在一齊也不客氣了。他給她送些布爾雪維克的書，他的心思也紊亂了，可是她只是滿心滿意的面孔緋紅着。有一次他們肩並肩的挨着桌子坐着，想着這屋裏只他們兩個人，可是珂左克藏在床底下，醋的難受着。他把床緣放下來，彷彿老鼠在洞裏一般坐着。那委員說：

「瑪麗亞同志，你的男人太鄙陋了。你怎麼會同他在一齊過呢——我真不明白。」

瑪麗亞笑起來。

「我已經四個月都沒同他在一齊了……我們不過是一個形式上的……」
他就用手拉着她。

「不會吧？這樣我實在不相信。」

他就望着她的臉，到她跟前擠了一點，攪着她的懷。

「我很愛你……」他說。

珂左克在床底下聽着——幾乎要氣僵了。想拿起斧子來劈他們——又不敢。把頭伸出床緣望了望，他們就笑他說：

「我們知道你在床底下坐着呢。」

三

我們要改選蘇維埃了。那女人們成羣成隊好像趕會一般的都來了。我們都熱鬧着，

談論着，聽着，都喊着瑪麗亞的名字：

「舉瑪麗亞！瑪麗亞！」

我們裏邊有一個人突然也故意的說：

「贊成！」

都想着是鬧玩笑的，可是想不到竟成了事實了。女人們好似烏鴉似的呱呱的叫着；各樣的寡婦、當兵的女人——都黑雲一般的集來了。可是我們這里男人們都不願當選，尤其是現在——舉着他他是不屑幹的。

「瑪麗亞——讓瑪麗亞好了！讓舉她好了……！」

把瑪麗亞的票數了數——二百一十五張！委員華西里就恭賀她說：

「瑪麗亞，瑪麗亞，你是我們農民代表蘇維埃第一任的女委員了。請就職吧。我慶祝

你，我並且希望你將來爲無產階級的工人謀利益。」

瑪麗亞的眼光也大了，漲着紅潮的雙頰，很莊重的在站着。

「同志們，我就職好了，如果有不到的地方請大家幫忙好了。」

這時把左克可氣壞了，最要緊的是他不明白這是人家拿他開玩笑呢，還是真看
他呢。回到家裏想：「現在可怎麼同她講話呢？她成了做官的人了。」我們也奇怪鬧出了
這一回玩藝。女人忽然間居到鎮蘇維埃委員的地位了，將來要替我們處理官事了。我們
就相互的吵起來……

「真傻蛋！難道女人也可以居這樣的地位嗎？」

一個老頭子一直的對着瑪麗亞臉說：

「唉，瑪麗亞，你這路走錯了。」

她只搖一搖頭說：

「這是團體舉我的，不是我自己去的。」

四

我們到蘇維埃鎮裏去看一看她——一看就不認識是她了。那兒擺着桌子，上邊擺着墨水壺。放着兩枝鉛筆：一枝藍的，一枝紅的。書記在旁邊坐着，草着文件。她的聲音也變了。坐着看着文件。

「這是關於給養問題的吧。葉里夫同志。」

居然官長一般的又看着文件。

「文件預備好了嗎？快把他預備起來！」

我們總不相信我們的眼睛。你就是瑪麗亞！她稱她們是「同志」的時候，她臉都要紅了……有一次一個老頭子叫克里莫夫的來了，她也對她這樣的說：

「你有什麼事，同志？」

這個名詞他受不住——他覺得這比打他還利害。

「你雖然成了鎮裏委員了，」他說道，「可是我不是你的同志。」

難道你拿話能挖苦她嗎？過一個月她就戴起帽子，穿起男人的衣服了。帽子上嵌着

紅星。

阿左克氣着氣着就要求同她離婚了。

『這樣的光景讓我自由吧……我不能夠……我要另找女人了——找個相當的女人的。』

瑪麗亞揮着手：

『請吧。我早已都贊成。』

她服務了五個月，就煩起來了。她已經成了布爾雪維克的有力的人了，女人們也受了她的影響了。這個醒悟了，那個也醒悟了。有些已經同她丈夫完全脫離關係了。我們都想着無論如何這個人是難得除去的，可是恰巧有點小事發生了，反革命的哥薩克攻來了，瑪麗亞就同布爾雪維克坐到車上逃去了。到那兒去了——說不上來。看見她彷彿在別的村裏，也許不是她，是另外一個像她的人。因為現在這樣的人出的很多了。

不走正路的麥得倫

穆維洛夫

在俄國學不接書的長，

花不照舊的開。

(故事)

陽光在室內好像用細篩似的篩着微塵。貓在窗台上用爪子在耳朵上抓着癢。馬老
婆子嘆息着在正屋裏聖母前禱告着：

『聖母呵，保護我的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吧。這傻子跑去打仗去了——會打死
他的。』

頭磕到地板上，腳踵朝上翹着。落着望不清的淚珠——她的傷心的祭品。

「這青年的傻孩子是很可憐的。」

黃昏向窗子窺視着，靜寂的好像黑色紗羅一般，籠罩到土階上。貓兒在窗台上洗着臉。馬老婆子向他威嚇着：

「你招呼誰呢？（註）滾開！」

門開了，在門限上有小鈴響起來。紅小衫突入到她眼簾裏。帽子的尖頂手指似的向上兀立着，帽上嵌着五個尖的紅星。老婆子駭得躲到屋角裏。

「一招可招來了，真鬼氣！」

那可怕的人把帽子卸了，有一點像她的兒子。

「你好吧，媽媽！」

聲音，聲音很像安得倫。

「或者不認得了嗎？」

（註） 鄉村迷信，遇貓兒洗臉，以爲招呼什麼東西。

「我的天呵，安得倫！」

馬老婆子雙手抱着安得倫的項頸子，又是哭，又是笑的尋找左頰上的小黑痣。

「給我，給我，給我看！看變了相的。」

安得倫在室內來回踱着，小鈴就跟着響起來。右腳是響聲，左腳也是響聲。好像帶着音樂似的。

「你這是什麼東西在亂響呢？是你帶回來的小孩子的玩藝嗎？」

「這是馬刺，媽媽。」

「哈哈，會想心竅的人，真是會想心竅的人，你一點錢也不積。」

二

他的父親來哈爾濱街上慌的往回跑着。有時放開大步走着，有時停住腳來……他聽見安得倫的小鈴就有點心怯。

「要是不認他老子了呢，現時都是這樣的。」

到門口裏，朝着門說了一句笑談？

「唉，草鞋破得穿不住腳了。馬上快給莊稼人發皮靴穿了罷？」

老婆子裝着年青女人的神氣對他說：

「安得倫回家了！」

「成了跛子了嗎？」

「別說這喪氣話吧！」

米哈爾沒看見臉，只看見安得倫的小衫，紅得很。

「我們還等到活着見面了，來親一親吧。」

「你好吧，爸爸！」

「你好吧。」

桌子上放着安得倫的裝在皮匣裏的手槍。

「這是什麼呢？」

「火器。」

「會放嗎？」

「在十五丈遠可以打穿二寸厚的木板。」

「聽見了嗎，孩子的媽媽？」

老婆子用那姑娘似的細細的聲音說：

「你多不好！現在就問個不了。」

火壺在快活的響着，老婆子也對牠斥責道：

「你這魔鬼，響着好不好呢？你響的聲音真不中聽。」

安得倫照書本子上對牠說：

「你是糊塗人，媽媽。火壺是無生物。」

米哈爾拿眼睛望着老婆子。

『你明白這嗎？』

老婆子拿眼睛望着米哈爾。

『唔唔，你這老傻子！』

三

桌上客都坐滿了。

李札爾叔叔，克里慕同他的女人，葉洛非同他的女人，王甲同他的女人，還有臉好像罌粟花一樣的普家的當兵的女人。她的奶頭好像小丘一般的凸出着，手好像白麵似的。克里慕同葉洛非很像莊家漢：長鬍子，沒有梳的頭髮。王甲很像小孩子：稀稀的四根鬍子。他的女人也不漂亮。肚子好似橡實一般在裙子下邊鼓着，鼻子上長着雀斑。王甲沒事幹，所以時時總同女人鬧着玩：夜很長，他又不會作手藝。

馬老婆子由箱子裏取出一件洋藍布衫換上，頭上包着白頭巾。好像孔雀似的在室

內走着。米哈爾穿的布衫也皺着包，繩子束到肚子上。也裝着時髦。鬚鬚也梳了梳。

火壺好像馬駒似的站着，由一個鼻孔裏放着蒸氣，壺蓋擊的響着。茶盃帶着碟子在擱着，賓客們都亂蕪蕪的談論着。

『祝你平安，安得倫！』

『請吃吧！』

『你都到過什麼城？』

『各城都到過。走了十二個省城。』

『沒有到過高加索嗎？』

『高加索不是我們的地盤。那裏是格魯精人和孟塞維克的勢力。』

馬老婆子好像在結婚的酒宴上似的款待着：

『吃糖呢，糖！』

她忍不住了，附到葉洛非女人的耳朵上說：

「帶回了三斤糖。」

葉洛非女人附到克里嘉女人的耳朵上：

「三斤！」

茶盃在亂響着，賓客都在亂談着。

「安得倫老兄！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叫農民階級？」

「別忙，烈克沙！我有一個宗教的問題。安得倫，告訴我吧，神到底有沒有呢？」

「宗教不過是愚人的腦筋而已！」

話，這樣的話呵！馬老婆子把茶都倒到茶盃外邊去了。這些話雖然不明白，可是很好。

「那麼，神只是紙上寫的空話嗎？」

「當然是。」

「你的確知道嗎？」

「這都是愚民的迷信。」

停頓。停頓以後就是茫然。李札爾歪着頭在沈思。

「我贊成你的話，安得倫，不過有點疑惑。最重要的，宗教。」

「完全不是這回事！」

王甲不敢自信的叫道：

「可是雨是誰下的呢？」

王甲的女人到他袖子上拉了一下。

「等一等，等一等！你聽別人說吧。」

克里森帶着很懺悔的神氣：

「讓我說一句吧，安得倫。李札爾，你別忙！葉洛非，你聽見了嗎？王甲，這裏最重要的不

是下雨的問題。按科學上說，雨是電氣下的。我心裏有一個資本主義問題。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讓他隨便起來，全省的農政廳都會被他弄翻了的。」

葉洛非身子落到桌子上。

「有妨礙嗎？」

「步步都有妨礙。」

「可惡的資本主義！」

安得倫安他們的心說：

「資本主義不可怕的。早已都把牠消滅了，要不是有資產階級的話。」

馬老婆子第二次又把茶倒到茶盃外邊去了。話，這樣的話呵！安得倫轉動了一下身子——小鈴就在桌下響着。普家的營兵的女人揮着手帕——很熱！

「安得倫老兄！布爾塞維克是什麼黨呢？」

米哈爾搶着答道：

「最滑頭的黨！聽見了嗎？牠來收我們的糧食是多麼伶俐啊？來了一個人，戴着皮

帽子，就拿話來勸你。他說道：你們農民——是鐮刀，我們，住在城市的人，——是錘子。我們

聯起盟來！」

王甲笑得要打起滾來。

『好不錯的政綱！』

李札爾喝得有點頭暈了。

『安得倫，共產我們這裏是不適宜的。』

『爲什麼？』

米哈爾頭也喝暈了。

『我告訴你！』

『爸爸，到一邊去吧！』

米哈爾見怪起來。

『你不認我是你老子嗎？』

安得倫更高聲的：

『爸爸別張手吧！王甲，把我父親的手拉往。』

馬老婆子到米哈爾脊背上撞了一拳。

「喝醉了，喝醉了，不知羞的，會丟醜的！」

克里裏帶着很懂得的神氣說：

「我們的談話間發生了一點誤會。李札爾由經濟方面涉及到共產上。比方說，釘子及其餘的農具，不能夠不私有的。在現在的情況下關於共產的話，我們不矛盾。我的話對嗎，葉洛非？」

王甲用拳頭到桌子上敲着。

「的確的，統統都對！」

米哈爾在床上急忙的說：

「李札爾，別承認安得倫的共產！」

「你爸爸，你真是一個極可笑的人，並且你的觀點也是小資產階級的。」

米哈爾由床上跌下來。

「葉洛非，別承認安得倫的共產！」

四

普家的當兵的女人睡不着覺——心裏很難受。

安得倫的紅小衫好像火一般的在她眼前燃燒着，脚上的小鈴在她心裏撩亂着。心血在狂湧着。百無聊賴的心情只在楚痛——想。可是想什麼呢——不能說。

她是多麼樣的有情呵！

她把棉被子掀到一邊去，穿着小衫坐到床上。熱得很。心裏想想。都曉得她那百無聊賴的心想什麼的。誰管這些呢？

隔牆小鈴在響着。越近越響，越響越近。魔鬼呵，你怎麼光撩這女人的想思的心呢？她還沒來得及將被子蓋起的時候——安得倫在她面前微笑起來了。只說了三個字：

「嚇了一跳嗎？安娜史得潘諾夫娜！」

三個字，——三根釘。一根釘着心，一根釘着頭，一根釘着腳與手。
她是多麼樣的有情呵！

安得倫斜坐到床邊上，她盡情的接受着他的擺佈。雄雞都叫了兩遍了，想叫他們分離——他們也聽不見。老媽子來搾牛奶來了——他們也沒看見。在被窩裏玩弄着，笑着。

『安得倫，可愛的，走吧！』

『安娜，可愛的，我還想再躺一會。』

『人家看見了——不大好。』

『我不怕人。』

安得倫的紅小衫公院都映紅了。茅屋頂也好像在床頂燃燒着，垣籬也好像在燃燒着，白晝也好像燃燒起來了。

『小安得倫，可愛的，睡得午飯時！』

『小安娜，可愛的，來很很的親兩下！』

五

一天過去了，一禮拜過去了——安得倫總不敬神。

米哈爾給老婆說：

『我給他怎麼辦呢？』

『等一等，老頭子，他會學好了的。』

米哈爾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禮拜又一禮拜——安得倫還是一樣的不敬神。

老婆子對他說：

『敬一下神吧，安得倫。』

可是他：

『別作這些事情吧，媽媽。人是由猴子生的。』

米哈爾的心火燒得沸起來。

『那書上這樣說的？』

『你爸爸是沒有學問的人。』

『那麼，你不信神廟嗎？』

『哈哈，這是宗教的戲台而已。你願看嗎，我自己可以扮演任何種的角色？』

米哈爾喝了一口酒壯了壯胆，走到他緊跟前。

『誰把你造出來的？』

『造化。』

『你說吧，什麼造化！』

安得倫看見米哈爾挽起袖子來，笑着。

『你別來，爸爸，我會打你的！』

『你有權打你親老子嗎？』

『母親我不能打，可是你，如果你要伸拳來打我，我無條件的給你一頓。』

「你這狗仔子！」

安得倫抓住他底手：

「別胡來，爸爸，這個我們是不許的。媽媽，給我根繩子，叫我把他綁起來。」

六

米哈爾在街上碰見李札爾。

「我的事情很不好，李札爾。」

「有什麼事發生了？」

「沒有神，沒有廟，父母是猴子。」

「你的兒子應當成親呢，這樣不大好。」

李札爾帶着有道理的話親自去找安得倫去了。安得倫同普家當兵的女人坐在廠

棚下的陰裏。他玩弄着馬刺，她揮着手帕，聽着安得倫的話在微笑着。

「好吧，安得倫！你在開露天大會的嗎？」

「我在談生活呢，李大叔。」

「很不錯的事。你所說的生活是什麼意思呢？」

「我很不滿意舊有的成規。沒有革命的關係。」

李札爾笑着。

「你是很聰明的人，安得倫，可是最好你還是成親，按着夫婦的路線來。」

「爲什麼這樣好些？」

「一定好些。我現在明白這樣由夫婦的路線上可以得到好多會作事的經驗。安娜，

你到一邊去一會吧，我們交談一點私事。」

她想要站起身來，安得倫拉住她底手。

「別客氣！現在的女人應當參加一切的討論。」

李札爾歪着頭。

「你，安得倫，你別難爲她！」

「爲什麼難爲她？」

「你這種有害的草，難道婦女階級可以聽你這些話嗎？她是年青的女人，很難忍得住。」

「你真是傻瓜，李大叔！」

「什麼意思，這傻瓜？」

「就是這意思。我不承認在教堂裏的形式的婚姻，我看女人是同志。」

李札爾滿臉通紅的好像由澡堂出來一般。走到街上，吐了一口。米哈爾隔着小窗子問道：

「你給我的兒子成親了嗎？」

「成了。」

七

一天過去了，一禮拜過去了——安得倫把馬也糟蹋了。

他有一匹公馬，公馬也同一般的公馬一樣。蹄子在草地上踐踏着，到母馬身上聞着，翻着嘴唇。小雀子落到脊背上，跳着，蠅子在肚子上咬着。公馬同一般的公馬一樣。尾巴上粘些泥草等污物。現在跑起來，地都震動了。安得倫在街上馳着馬，鬼不像鬼，哥薩克人不像哥薩克人。小雞落到腳底下，就把小雞踏死了。鵝碰到腳底就把鵝踏死了。老媽子隔窗子望見的時候就連忙劃十字。姑娘出了大門望見的時候，就忘記了她是什麼的。安得倫的小衫火一般的在映着。脚一動——小鈴就響起來。帽子嵌到後腦上——這樣的人在鄉裏是沒有的。

處女們的心都痛起來，動起來。

米哈爾的心痛起來——心痛他的小公馬。

「同安得倫怎麼辦呢？」

米哈爾出來到院子裏奇怪起來。

「這是誰的馬在跑的？」

馬尾巴上結着花結，馬鬃上結着花結，馬額頭上戴着紅紙花。

「唉，狗仔子！」

想撕掉那些裝飾——安得倫到他跟前。

「爸爸，別胡來！」

「你爲什麼給馬弄這一勢呢？」

「你，爸爸，是沒有學問的人！」

八

想改造兒子——沒有力量。想改造自己——怕人家見笑。米哈爾坐到土階上，頭好

像沙袋一般垂着，向下垂着，麻雀子在唧唧的叫着，蒼蠅在嗡嗡的叫着，公雞護着母雞吃食，高聲的勸着：

『戈……戈……戈！』

萬物都沒有人的憂愁。當小蟲子在人的腳下蠕動的時候，也想到了生存。可是米哈爾的心——簡直是罐頭盛滿了開水。很心痛把馬弄成那一勢，又很心痛改變自己的性質，心痛自己的一輩子的生活。又心痛安得倫。爲什麼帽子上嵌着紅星？爲什麼穿着紅小衫？人生的憂愁呵！誰也不知道怎樣的消愁，而更其不知道的是米哈爾。

九

三個最老的老頭子集會在一塊裏：賽寧，馬戈寧，包斗甘。三束鬚鬚好似三枝矛一般，的突蹺着，在裁判着無禮的，傲慢的，不信神的安得倫。敲着拐杖，慢吞吞的用法官的話說着。

「你說吧，米哈爾，憑良心說吧，關於你的兒子。」

米哈爾在這些裁判者的面前好像小孩子一樣。

「我不知道說什麼呢？」

「你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

「不大好。」

包斗甘——主要的裁判者。右手拿起拐杖，在左脚旁劃了一個不清楚的字母。

「我們不是來辱罵的。是好意的來說。你的兒子回來住了半個月——作了兩口袋的孽。我們的兒子們也管不住了，姑娘們也不聽話了。不結婚就在一塊睡覺，早上起來也不敬神。那有這樣的規矩呢？」

賽寧嘆口氣答道：

「我一生沒見過這樣的。」

馬戈寧也嘆口氣說：

「我知道：土耳其人有這規矩。」

米哈爾在裁判者的面前好像小孩子似的。

「爲什麼來審我呢？我自己也不贊成這些事情的。穿着紅布衫——不問我。帽子上戴着紅星——也不來問我。我簡直像跳蚤鑽到指甲縫裏——沒辦法。」

包斗甘撚了一下鬍子，問道：

「他什麼時候走呢？」

「他想就住在這裏的。」

「這裏嗎？」

「這裏。」

三個裁判的人都不作聲了，頭都低低的垂下來。
這真是人類的憂愁啊！

山下有三棵被雷電燒焦了的樹。樹葉也不作響了，也不快活了。樹上沒有青綠的枝葉，樹上也沒有那反射的陽光。被雷電燒焦了的三棵樹只是慘淡地在兀立着。

被這些話嚇怕了的三個裁判的人彎下腰：

「他想就住在這裏的！」

姑娘們將都同不結婚的男人睡覺，兒子們都不聽教訓了。馬鬃上和馬尾巴上都都要帶起花結來。都跑着馬給小鬼開心呢。

荆棘叢生了——誰用牠呢？

憂愁起來了——誰甘願呢？

都站起來要走——安得倫走到門口了：

「馬戈寧，等一等！」

「賽寧，等一等！」

三對眼睛望着那無禮的人，三束鬚子矛一般地刺着那不走正路的人。都沒有看見

安得倫的臉，只看見他的紅布衫。大腿上的褲子鼓着兩個包，腳上帶着小鈴子，臉也不像莊稼人。出去打仗的時候，叫父母擔憂，打仗回來的時候——叫父母擔憂。最好把他打死了。

安得倫洗了臉，浸着頭髮。由簞子裏掏出鏡子照着——向上扭着鬍子。

「壞了的人！」

手攀着樑，就好像在馬戲團裏一樣轉起來；頭忽然朝上，忽然朝下，樑幾乎就要斷了。老頭子們都退到後邊，奇怪的望着。

「怎麼把人都這樣來糟蹋呢！」

安得倫玩夠了，笑着。

「可是你們不會！」

包甘斗把眉頭一皺，想說一句譴責的話——普家營兵的女人穿着繡花的帶着邊的布衫進來了。圍巾上帶着穗子，裙子帶着繡花。

「你好吧！」

安得倫握着她手。

「請坐下吧！」

脚上的小鈴：

「京……京！」

普家的女人高興的連自己都忘了。用右手拍拭着——熱！

包斗甘啞了一口。

「安娜，難道你不害羞麼？」

「呵，羞這有什麼？」

「有點不大好，自己的男人不在家。」

「老伯，自己的不甜。」

鄒馬有鐵鏈子。

拴胸有麻繩子。

鬼入到心裏的女人們用什麼去阻擋她？

沒有這樣的鐵鏈子。

也沒有這樣話。

老頭子們都站起來，拐杖在地下敲的響着。

「快走吧，沒有什麼可等了。」

雁一般的彎下腰走去了。在屋裏不作聲，在門口裏不作聲。在街上停住了。

「他想就住在這裏的！」

十

王甲的女人很溫良的。嫁男人已經六年了——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反對的話。王甲火起來叫罵的時候——她裝做沒聽見。伸手痛打她的時候——她連一句話也不說。真

是好女人！

需要的是這樣的女人。

過活着，過活着——誰也不管他的閒。

忽然間……

王甲回來正是一肚子氣沒處發——他的女人陸克麗不在家。他到院裏看——沒有。到街上——沒有。叫狗吃了嗎？他氣的渾身都在抖顫。坐到床上——被子發着女人的氣味。可是沒有女人。伏到枕頭上——枕頭發着女人的氣味。可是沒有女人。

「走了，小鬼！」

夜氣已經爬到窗上了，可是沒有陸克麗。母鷄已經棲宿了——沒有她。王甲真是氣壞了。有時肚子在被上亂掙着，有時翻過身來，脊背躺到被子上。

「走了，小鬼！」

走了就走了。管誰的閒呢！要不是——一肚子氣，王甲也不管這閒呢。想起來到院子裏拿

馬來出氣。由床上跳下來走到門口裏——發着陸克麗。

「鬼把你引到那裏去了？」

不，這不是女人。不是那個出嫁六年的女人。就是聲音也不是女人的。不是那個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反對話的女人。

「王甲，你別來嚷我！」

地板上王甲的脚都搖幌起來了，全屋子都好似翻了一個身。把手一揮就去打她。

克麗抓住他底手。

「王甲，你再別打我了！」

丈夫就奇怪起來。

「爲什麼不叫打你？」

「我叫你打得討厭了。我嫁你六年了——沒有聽過你一句好話。」

王甲要氣傻了。

鼻子是陸克麗的鼻子，雀斑是陸克麗的雀斑，可是真正的陸克麗自己沒有了。這不是她在他面前的。是一隻貓！眼睛好像貓一般的發着光。

「自大起來了，鬼東西！夜裏反正要指教她，如果她再張牙舞爪的話，弄晚飯去。」
吃過晚飯了。

「鋪床去！」

床鋪了。

「躺下睡覺去！」

她背朝着他躺下去——他到她肩上擰着。

「翻過來睡！」

她自己願意如何躺就躺着，這還不夠。

「等一等，你的腿……！」

陸克麗仍把背朝着他。

「你聽見了沒有怎麼呢？」

「我不想幹。」

王甲氣傻了。蓋着厚被子火熱起來，鼻孔呼着氣。四根鬍子好像豬鬃似的擡着。

「你病了嗎，怎麼呢？」

「你，王甲，連個時候也不知道。」

不，這不是女人，不是那出嫁六年的女人。

「哈哈，你這鬼東西！」

通一拳打到脇上。他想到打的不痛，可是陸克麗就像貓一般地抵抗道：

「你，王甲，最好你別打我吧！」

真不錯。

都坐到床上，想着。外邊的手風琴都在響着，姑娘們都在唱着。一般都照舊的沒有變。
卜史古家裏點着燈，大概在吃晚飯的。卜史古自己坐到桌子上，女人帶着圍裙站在一邊。

飯後就都去睡覺。一切都照農人的風俗過着。只有王甲同陸克麗都坐在床上，想着。他帶着笑談似的問道：

「你上那去了？」

她也帶着笑談似的答道：

「找情人去了！」

「要是我爲着這事把你的頭拔了呢？」

「拔你拔吧。」

這時就又開始了。

王甲決定來拔她的頭，陸克麗跳下床來。

「你要打架——我就離開你走。」

「你到那裏去？」

「去同我媽媽住。」

好！出了嫁的女人去同母親住。

「這是誰教你的？」

可是陸克麗好像不知道丈夫的處女一樣。

「我不愛你，王甲，因為這個。你對於女人簡直不知道一點分寸……」
這夜就脊背對脊背睡去了。

十一

傅利孟家裏更好了。年青的媳婦把衣裳整理了一下就好像牛從羣裏跑走了。她的當紅軍的弟兄回來了，好像抬棺材似的抬着箱子。她的丈夫傅利孟乾望着——兩手好像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束縛着。

真好！

昨天老婆在家裏，現在沒有老婆了，昨天老婆給傅利孟補褲子，現在褲子也沒有人

補了。

「這算什麼鬼規矩！」

丈夫傅利孟咬着牙，在室內走着。

雀子有自己的老婆，油蟲也有自己的老婆。傅利孟沒有老婆，這叫什麼生活呢？滿腔的憤火燒起來，就想往執委裏跑。但那時就想起來：執委的主席，全體公舉的是安得倫。當那選舉的時候，傅利孟也舉了一隻手：很有經驗，走了十二個省城。

「有什麼事，傅利孟同志？」安得倫問道。

「安得倫，我同女人鬧了一點悶氣。」

「從頭自尾的說來吧。」

傅利孟從頭自尾說了一遍，安得倫給他翻開蘇維埃的法律：

「對女人應當另眼看待，不能強迫她與之同居。也不能毆打。總之，現在的女人是不能強迫的。」

『可是如果我要起訴訟呢？』

『反正你是不會佔贏的。將來裁判的是我們，而我們是本法律的。』

傅利孟看着法律——是很大的一本書；是跨越不過去的。真倒霉呵——搬起這本法律擲到女人頭上也好——不行：兩手好像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束縛着。

兩隻長腿在街上走着。一步不是走一步，而是走一哩。他走過了自己的房子，走過了房子那邊自己的菜園，眼睛什麼也看不見。向那裏去呢——誰也不知道。走出了村口，坐下。

小雀子啄自己的老婆。老公雞啄自己的老婆。爲什麼傅利孟不能打自己的老婆？真是鬼規矩！能佔上風，才算男人。難道不這樣就可以嗎？馬不用鞭子抽——牠會給你拉東西嗎？老婆不打——她會服從你嗎？

撿着拳頭跳起來，想道：

『我要打死他們的！讓他們把我下到獄裏去吧！』

十二

馬老婆子覺到將有什麼災難呢，或者將有什麼不幸呢。心上整日在跳的痛着。想禱告一下——也忘記了怎麼樣禱告。各樣的不信神的字只往心裏鑽，可是找不出來一句禱告的話。她想起白菜該切得了。想起來牛該飲得了。一切的雜事只往心裏鑽。眼睛望着牆角的神像，而神像也不像了。或者是她眼睛看花了，或者是神像變了呢？唉，簡直不像了。教堂裏念經的地方也沒有神父了。當安得倫做小孩子的時候，他就做了十二年的神父了。當安得倫去同資本家打仗的時候，他又當了三年神父。當安得倫打仗回來的時候就說：

『我們不要神父了！』

馬老婆子哭着勸道：

『要！』

安得倫主張自己的：

『不要！』

賽寧和馬戈寧，包斗甘和米哈爾都勸道：

『要！』

安得倫主張自己的：

『不要！』

把神父從很大的神父的房子裏拉出來——不知流着多少淚呵！一切的老婆子們都哭了，一切的老頭子們都搖着頭。

『不會有好結果的！』

神父含着淚到教堂的更夫的房裏去了。

套上馬車，坐上神父的女人和小孩子，車尾上掛着鍋，真活像流亡的崔甘人。

『正教的，耶蘇教人！如果你們用不着我，我就要走了。你們自己也看見了我家庭的』

情形——我要去作別的職務了。」

教堂被封鎖了，鐘也不響了。教堂的門口裏牛在臥着，鐘樓上鴉子在整日的叫着。沒有鐘聲了，因此牠們也都咕咕的叫起來。當鐘聲到教堂的門上——沒有人開。馬老婆心裏想着去把鐘開開，偷偷的入到那寬寬的教堂裏。她深深的跪到神前，傷心的禱告道：

『上帝呵，寬恕我們吧，寬恕我們有罪的人吧！我們在你面前造孽了，犯罪了。別把我們擲到火山上，叫永久受罪吧，上帝呵，讓我們到天堂去吧。』

可是誰不睬呢。面容發黑了，眉頭皺着，他們跟前沒有香煙。他們的頂上沒有鐘聲。他們的面前沒有一枝蠟燭在燃着。神好像強盜一般，被囚禁起來已經三個月了。

『上帝呵，寬恕我的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吧！他的手把教堂的門封鎖了，他的話把青年人教壞了。可是年老的人們都好像馬綁在轅子上一樣：這邊有八丈大的地方，那邊有八丈大的地方，四面都只有八丈大的地方，出了這八丈大的地方，一步也走不通。』

馬我這字當像安得倫的時候——愁苦當他在懷抱的時候——愁苦現在他自
己長大了——母親又是愁苦。愁苦好似不曾斬除的草一般，只在增長着。在什麼河裏可
以沈沒了這愁苦呢？她哭了兩天了，——沒有沈沒牠。哭了一禮拜了——沒有沈沒牠。愁
苦隨着眼淚增長着。她看着太陽——望見愁苦。她看着人——望見愁苦。一切的人生——
——無邊無際的愁苦呵！

『上帝呵，寬恕我們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吧！』

十三

安得倫坐到執委裏——一道命令又一道命令的下着。

『於前神父宅內，從速建設一舞台，以便各種排演。嚴行徵派小木工白良果和大木
工王樂默與工建造。向車木金徵薄木板八塊，以作公益事業之用。』

車木金用小舌頭罵着——大舌頭則默然。白良果和王樂默也用小舌頭罵着——

大舌頭則默然。

『這樣的當局！』

要是用大舌頭說——就要算作反革命。

執委的書記寫道：

『洛加喬夫村全體農民以集體力量代紅軍士兵家族冬耕種植。』

全鎮都用小舌頭抱怨起來了。

『這樣的當局！』

一點辦法也沒有。白良果和王樂默在神父家裏搭着舞台，斧子在大聲的響着。神父的舊房子在呻吟着。木板被劈的響着，破壞着木隔壁。車木金運了八塊板做公盆用，到馬後。用上用鞭子抽着。帽下的眼裏的憤火在燃燒着，牙咬得好像嚼砂子的一般。

一點辦法也沒有。

農人們都替紅軍士兵的家裏耕種着地，奇怪着。

『唔，這樣的規矩呵！』

規矩不好，可是都只得去耕地。誰也不願當反革命。

十四

地球翻了一個面，太陽也從西邊出來了。潘姑娘扭任了腳色回去了，就在家裏走着練習起來。

『哈哈，你別纏我罷，吳樂家！我不能受這些。』

父親望着姑娘的怪樣，把嘴一撇：

『算了罷！』

可是她裝作傻子一樣，笑着。

『爸爸，你爲什麼壞我呢？』

『望見你真惡心。』

『我的腳色是這樣的：我照書上演一位太太的角色。』

母親嘆了一口氣。

『多跟共產黨跑幾回——他們把你自己作成這腳色了。』
父親氣的頓着腳：

『我把你的頭拔了的，只要你弄一個大肚子回來。』

十五

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王甲望着，陸克麗動着嘴唇。

『你咕嚕什麼呢？』

『想學呢。』

『唉，真鬼氣！』

十年來生活停滯在一個地方呢。二十年來停滯在一個地方呢。都想着——再過五十年還是停滯在一個地方呢。可是牠竟然轉了方向了。牠向那轉去了——誰也說不上來。什麼時候轉變了——誰也說不上來。在今年呢，或者在去年。火爐在燒着，犬在吠着，一切都同從前一樣。用一隻眼睛來看一下——有些地方，有些東西同過去不一樣，不過突然用手是不能捉摸的。

安得倫在執委裏想道：

『拿好意來幹事，農人是不改變的，我將來想如何作就如何作吧。寫命令吧！』

書記有一個很大的墨水瓶。在舊時的官廳裏一年也寫不完這墨水，現在每日都得往裏邊裝。

十六

安得倫的夥伴——再好也沒有了。一隻木腿的高不起——是窮光蛋，馬貝拉——

窮光蛋，巴德拉——窮光蛋。他們滿不在乎這窮光蛋。因此他們才稱為共產黨——他們什麼也沒有。包斗甘的兒子怎麼也會同這些人弄到一塊了呢？他加入到青年團裏邊。青年團裏每天開晚會。年青的男人在那裏，姑娘們也在那裏。光是姑娘們也好些——可是出了嫁的女人們也去偷看。夜裏十點鐘的時候，王甲在街上走着。這裏人都睡了，那裏人都都睡了。總之，一切都照着農村的習慣都睡了。只有在神父的家裏用車木金底木板搭的舞台上，青年團男女們在那裏跳着。王甲看了一眼——陸克麗也在那裏，笑得也要打起滾來。

『哈哈！鬼東西！』

王甲真耍氣壞了——睡了一口。

『你，陸克麗！你別替我造孽了！我是很和氣的人，你自己知道。如果要把我氣的受不了的時候——可就沒有好的了。』

可是她在昏暗中笑起來。

「王甲，你算了吧！我原來去找牛去了——看見這裏有燈的。於是就來看一看。」

「你看牛去吧。如果你給我帶一個小牛犢回來，我把你……我預先告訴你。」

可是她在昏暗中笑起來。

「王甲，我也來演一次。」

王甲站到當路上一——心都氣得頂上來了。同女人怎樣辦呢？要是在街上打——她會大叫呢。

可是她走到他旁邊了。

「別生氣了，王甲，我徵求你的同意的。不叫我演——我不演。」

說女人是貓的，確對。一隻爪子抓傷你，一隻爪子去撫摩你。她對你那一隻耳朵說的話是聽得住呢？爲着這多少得教訓她一頓呢。

十七

「普家當兵的女人把自己丈夫的名子都忘掉了。青春的血作起祟來——管不住自己了。跟着安得倫學些非俄國的字文化平等。光是娘姑們也還好——出嫁了的女人們也都跟着變。光是年青的也還可以——年長的也翻着鑊坑。葉洛非的女人能說不是好女人嗎？簡直是寶貝！葉洛非常常躺到床上——她和氣的對他說：

「起來吧，吃得飯了！」

把飯開到棹子上，又和氣的說：

「起來吧，湯要冷了。」

葉洛非真覺得舒服極了。想着一輩子就是這樣的舒服過去了。有一天晚上回家時。望見煙筒裏冒着煙。葉洛非自己誇自己說：

「同我的女人真可以過光景。希望着一個人都要一個這樣的老婆。」

走到門口裏，看見安娜連上半棹身子都由窗子裏伸出來。窗下站着一個青年婦人。幸海樂呵，怎麼呢？由窗子伸着就伸着好了。伸着頭當然是有事，沒事斷不會伸着的。進到

屋裏——不錯：爐子在燒着的，鍋還在掛着沒有動。劈材快着完了。定然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安娜，別說了，我要吃晚飯的。」

「等一等，我顧不着。」

過一分鐘，葉洛非又說：

「劈材着完了。沒有聽見嗎？」

安娜多少把頭扭了一點。

「呵哈，我還沒有水呢。快去打點水來！」

呵，當然有事發生了。老婆生來還沒有說過這些話的。他把水打來，安娜拍着手。

「呵哈，屋子我還沒有打掃呢！你掃一掃吧，我來削土豆子。」

「可是你到現在作什麼了呢？」

「呵，等海樂談話的。女人們開會關於婦女部的事情，也叫我去開會的。掃地吧，葉洛

非，掃地吧！」

「主要的原因還不在此。掃地本也沒有什麼，要是老婆有病或生孩子的話，主要的是當女人忙着到婦女部去的時候，男人們好不好去掃地弄污穢了自己的身子呢？」

「葉洛非的眼都氣昏了。安娜在煙霧裏，全房子在煙霧裏，坐到凳子上——覺得凳子烙人，坐到別的地方，——烙得更很些。他把心火硬按下去，說道：

「你想來拿我開心嗎？」

「拿你開什麼心？」

「當我火還沒上來的時候，你算了罷！」

「安娜這時也不是安娜了。歪着頭，手插着腰。

「呵，我的葉洛非，我也不是牛。夜裏使你舒服，白天侍候你。我造什麼孽了，連休息也不知道呢？」

「葉洛非聽了，腿好像打脾寒似的在抖顫着。

「這就是婦女部呵！一只母螺殼釘脫去了，現在一切都解體了。」

十八

地球翻了一個面，太陽也從西邊出來了。老頭子賽寧到臨終的時候了——無處行懺悔禮。康拉季分娩了——無人來行洗禮。真是好規矩呵！她從前生了十三個孩子了，都沒有作過這些難。

她的丈夫氣忿忿的罵着列甯，罵着安得倫，罵着共產團。

「都想出這些好東西！」

向木棚裏看了一眼——放着很大的一口鍋。簡直可以裝下一個村鎮。

「難道要到別的村裏去請神父嗎？他給我多少錢呢？還得被馬來回接送他。我自己來行洗禮吧。」

把爐子生着，打了些水。

「好了。只要死不了，反正是會長大的。」

女人坐在床上奇怪起來。

「你做什麼呢？」

「我想給小孩子行洗禮的。」

「別胡扯了。我不叫你來糟蹋孩子！最好不叫受洗禮吧。」

他忙快的罵道。

「你別再給我生了吧！到一百歲也要叫我作難嗎？被馬到別村裏請神父不是笑話

嗎？」

「我想不是我一個人要生的。你自己天天夜裏來纏我。」

「別說了！」

「你只知道自己快活，只管你自己……」

他皺起眉頭。

『你別惹我氣動吧。你知道，我是有火性的人。當我火起來的時候，最好別作聲吧。』
『多謝你。我忍受了十三年了。』

他是很火性的人。他站到她旁邊，想着。誰知道怎麼辦呢！狠狠的給她一下，若是打的不是地方，打壞了她，又要打麻煩。送到醫院——二十哩地，從醫院接回來——又是二十哩。我們說自由可是自由難道可以給女人嗎？

十九

老頭子蹇寧好似木頭柱子似的躺到床上。閉着眼睛——黑暗。睜開眼睛——又是黑暗。已經是三個月沒有聽見鐘聲了。自己的罪孽也沒有人替他解除。含着淚請求家人到別村去請神父——沒人去。老病的人是無用了。

上帝呵，別搜求人的弱點吧。這不是老病的蹇寧在你座前造罪了。你自己也看見的，地球都翻了身了。在很遠的很大的城裏產生了共產團。於是小城裏，曠野裏，森林裏，山谷

裏都佈滿了共產團。共產團來到洛加喬夫村裏，全村裏一切都弄亂了。父親懷着兒子嚷着，男人嚷着，女人嚷着。聽不見的只有老年人的聲音。

婆海好像木頭柱子一般的躺到床上，憑着良心數着自己的罪孽。

「上帝呵，這都是我的有意無意，或言或行的罪孽呵。一切都在你面前的賣了兩匹不中用的馬——我沒有告訴買主。殺了有病的牛——沒有告訴買主。鬼迷心了。我用假錢票捐布施——又是鬼迷了心了。同別的女人睡過兩回覺。不久，就在那共產團裏邊呵，上帝在那裏都說到：

「不算罪孽！」

自己的老婆早已去世了，可是我的心血還不斷的作祟。鬼由一隻耳朵進去，由另一隻耳朵出來。

「不算罪孽！」

「上帝呵，別送我永久去受罪罷。不是我自己造孽了，都是魔鬼招我引誘壞了。」

賽寧好似木頭柱子一般躺在床上，右眼流着淚，左眼在閉着。他想睜開牠，可是睜不開。想抬一抬手，可是也抬不起來。白鴿子在床上飛着——這一定是由天上派來的天使。惡鬼站到房角裏，長着牛角眼睛好像煤似的閃着黑光。敲着蹄子，用那狗一般的尾巴驅逐着鴿子。

白鴿子揚着翅膀的時候——呼吸輕快些。惡鬼喘着地獄的火燄的時候——他就上不上氣了。白鴿子用那溫和的聲音說：

『我的靈魂！』

惡鬼用那可怕的聲音說：

『我的靈魂！』

來了一個老婆子，帶着拐杖，她照賽寧手上打了一下，手就失了知覺了。照腿上打一下，腿就失了知覺了。用拐杖到左脅上打了一下——別了，人間呵。一切教堂的鐘都響起來。山都高高的聳立着，密林也都長起來。屋裏關門的聲音——他聽不見。什麼也聽不見。

什麼也看不見。只有地獄的惡鬼的限睛在閃着光。

『我的靈魂！』

白鴿子帶着這條老靈魂造了不少罪孽的靈魂——也成了雪白的了。老頭子裏摩的嘴唇微笑着那不可形容的愉快，這微笑也就這樣的留到死了的嘴唇上。

上帝寬恕了。

二十一

姑娘們和女人們都唱着歌，不覺得憂愁。或者他們的眼睛是另一樣的——只看見快活的，或者完全沒有這樣的憂愁，可以使他們不唱。馬克辛遵照執委的命令出了四十普特的糧食，想着洛加喬夫村要隨着物主暗淡下去了。

沒有！

戴力風遵照執委的命令出了五十普特的糧食，想道：洛加喬夫村要隨着物主喪亡

了。

沒有！

把魯克央弄到幽禁室裏去了，想道：太陽一定不會發光了，可是太陽依舊的在照耀着，風也依舊的在刮着。雨也依舊的下着，夜裏繁星也在閃爍着，明月也好像更夫一般在田野上，在森林上，在遠村近莊上巡行着。一點也沒有變更。姑娘不願回家去，女人不願回家去。女人跟着別人的男人，男人去跟別人的女人們。自家園子裏蘋果好，別人園子裏更好些。胡同裏的小徑上留着兩行腳印。籬垣上翻着兩個人影。籬垣下的草地上留着一個脊背的印痕。姑娘的印痕，女人的印痕，青年男子的印痕。

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莫斯科——城，加桑——城，沙麻拉——城，洛加喬夫——村，胡島亞洛——村。在莫

斯科，聽到抱怨，在加桑，聽到抱怨，在洛加喬夫，鋤滾了。

費心吧，安得倫的共產團！

這還不夠呢！

百千隻腳將要踐踏你。

這也還不夠呢！

用火活燒你。把你繫在馬尾上。順着田野，順着山，順着谷拉你。

當心吧，安得倫的共產團！

作公益專業用的車木金的八塊板記着你的，照執委命令出那九十普特的糧食也記着你的。鐘樓上的大鐘小鐘都響了。驚駭的鴿子被鐘聲驚飛了，昏迷了的小雀子都四散了。被安得倫掛上的鎖也被摘去了，被安得倫封了的教堂的門也啓封了。發黑了的神像的臉都歡喜着。神父穿起復活節的僧袍，助祭的人也穿着祭服。神父提着燃的香爐，用那好久沒有聽見的聲音念道：

「永久的上帝！」

洛加喬夫村同助祭的一起：

『亞門！』

於是，依然如舊了。

神父家裏的戲台也拆去了。使用了車木金的木板都歸還了。都把所過去的忘記了。

『在那一年呢？』

洛加喬夫村好像鍋滾了。鏢刀斧子都磨起來，準備砍安得倫的共產團。

『死亡呵！』

可是，姑娘和女人們都在給共產團縫着紅旗。

一點也不明白。

執委的人由城裏弄些紅緞子回來，普家的營兵的女人做了主要的裁縫人。而她的老婆婆礙事，把她弄到牆角裏坐着。棹子上放着縫衣的機器，紅緞子好似桌布一般的展開來。姑娘呼喚着，對女人耳語着。共產團儼然像準備嫁姑娘的一般。縫衣機響着，剪子聲響着，姑娘們往紅緞子上縫着藍綢子字：

「……」

有的進來了，有的出去了。過什麼節氣呢？馬只拉，巴得拉，安得倫的好願問——一隻木腿的高不冠都在這裏。他左手撚着鬍子，右手摸着木腿。真是一個活人！也想叫年青的女人看上他。因此左衣袋裏裝着骨頭梳子，頭髮時常梳得很齊整。真正的人是全在乎頭，腿可以不看的。從前也有好腿的——當爲着窮人在前線上打仗的時候，被資本家的手榴彈炸斷了。蘇維埃的工廠裏給他做了一隻木腿，染成黑的，爲着耐久起見，下面還用鐵包了包。

沒有什麼。

真正的人全在乎頭。

姑娘們往紅緞子上縫着藍綢子字，五個人的聲音一齊唱道：

別理我吧，媽媽！

現在自由在俺家！

想睡便睡，起便起，

夜裏跟着伊凡宿。

一旦伊凡做且睡，

如意耶兒重新找。

這樣的規矩呵！

一一一

王甲尋找陸克麗——找不着。康拉季前男人尋找着康拉季——找不着。葉洛非換

門問道：

「沒有看見我的女人嗎？」

三個男子好像打獵的人跟着兔子踪跡一般在追尋着，怒火一股一股的只往頭上冒。不是想打倒共產黨，就是想打死什麼人。難道這樣可以過嗎？執委拿命令來難爲人，而這裏女人們又都好像瘋了一般。糧食，羊毛都被徵稅收去了，而家裏又是一團糟。掃帚擲

到門限下——無人拿牠。洗臉水也無人倒，靴子無人送。

『唉，這樣不痛打一頓怎行呢！』

三個女人好像三個姑娘一般，緊緊的圍繞在普家當兵的女人跟前。好像她們沒有小孩子，從來也沒有男人一般。家裏忘了，牲口忘了，一切家裏的東西都用不着了。

精糕還不在此。

精糕的是——好像她們從來沒有過男人。她們都談着安得倫，談着高不起，談着藍綢子字的紅旗。關於自己的丈夫——一字不提。安得倫好，高不起好，紅綬子旗好——自己的丈夫一文不值。

陸克麗也就是如此談着玉甲。

『呵，莊稼漢！』

康拉季關於自己的男人更壞些：

『我的木偶天天夜裏同我打架，不給我安身。如果我要嫁給別的人，難道能會精壯。

成這樣嗎？」

女人和姑娘們都笑起來。

「應當對他們實行罷工！」

一一一

安得倫坐在執委裏——一道命令又一道命令的下着。執委的裏邊滿貼着紙條：不准吸煙，不准吐痰，不准漫罵。土地法，食糧法，婦女法。運輸捐，食糧捐，省給養委員會，區給養委員會。一切都得從速切實辦理。有列甯的簽字，加李甯的簽字，還有安得倫的狗尾巴似的簽字。列甯同安得倫簽字倒還沒有什麼，安娜也都簽起字來了！普家當兵的女人安娜她也竟在那裏作起婦女部的主任來了。安得倫的公事桌上掛着旗子，安娜公事桌上掛着旗子。旗子都是紅的，帶着金色纓子。安得倫的旗子上寫着——『安得倫』安娜的旗子上是『婦女同志們。』

正廳裏掛的聖像亦舊時已經掛了四十年了，安得倫吩咐道：

『取下來！人民無知的迷信。』

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由地裏帶回來一張白鬍子老頭的像，說：

『這個是加爾馬克思，我們把首位讓給他。』

給洛加喬夫的小木工白良果下令道：

『從速製定紅色鐵櫃一架。』

把馬克思的像懸掛到從前掛聖像的地方，兩旁還有兩個像：列甫和託洛茨基；安娜給婦女部下命令道：姑娘們和出了嫁的女人們，用松枝和綾條結三個花圈環繞到三個像片上。

包斗甘想了好久。跑來一看，果然不錯。白鬍子老頭的像在掛着，頭髮也像神父一般。兩邊並且還有兩個。一個皺着眼睛，一個戴着帽子，鬍子好像楔子一般，臉不是俄國人的

臉。並且還有松枝結成的花園，紅綾條，兩幅帶着金色纓子的旗子，就只缺少兩盞燈。

包斗甘愁眉不展的看了一眼，睡了一口就走了。到街上碰着米哈爾，搖着頭。

「我到你兒子的小禮拜堂去了。很好——再好也沒有了。弄來些新聖像。」

可是米哈爾好像小孩子似的：

「沒有我的意志！我一點辦法沒有。」

這是誰的意志呢？沒有米哈爾的，沒有包斗甘的，全洛加喬夫村都衆口一詞的說：

「不問我們都作起來了！」

馬老婆子想用母愛的話去勸醒那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笑道：

「媽媽，你別灰心吧！老年人很是明白的。我愛你，不見怪你，可是我要按着我的作。」

「孩子，你作的不好；人民都不滿意。」

「人民很黑暗，因此不滿意。」

米哈爾見怪起來。

『可是你是什麼的呢？是光明的嗎？』

安得倫不想答理的道：

『你爸爸，是沒有學問的人。』

米哈爾不抬頭的好久的在坐着，咬着牙。當心裏沸騰的時候就站了起來。用那燃燒着似的眼到這農家的老房子裏環顧了一下——突然間他兩腿好像埋在地下似的。這裏聖母的左邊也掛着馬克思像。到處都掛起來了，狗仔子。馬上滿屋子都掛着外國人的像片了。

這不是馬克思，錯了。

不過是他心裏的火上來了。

米哈爾拿起織東西的大鈞針，就挖起那蒼白頭髮的長着大鬍子的老頭子的眼睛來。他不能反省起來，也無力去止住自己了。想把全牆都挖了牠。

『唉哈，鬼東西！把我的意志都奪去了……』

馬老婆子拉住米哈爾的衣襟，帶着淚勸道：

『行行好吧，別作孽吧！』

米哈爾就打算挖起老婆的眼睛來。

『走開！』

『行好別作孽吧！』

米哈爾把左手一揮，老婆子就好像陀螺一般在屋裏轉了一個圈。太陽穴碰到板棧上，兩手伸開，好像母雞似的躺着一道血好似小溪一般在臉上流着，染紅了嘴邊的皺紋。米哈爾望着她——不見起來。她罵他一句也好些：『唉哈，你這不知羞的，無良心的人！』

可是她連呻吟都不呻吟了。

把米哈爾駭住了。

腳手都顫起來——不知道怎麼辦。在牆上——被挖了眼睛的馬克思，在地下——老婆子嘴邊流着一道血。米哈爾坐到旁邊，拉着她手，溫和的勸道：

「老婆子！你怎麼呢？」

想着——把她的命送了，可是上帝憐憫了那駭壞了的人；老婆子喘了一口氣，聽着他的話，說道：

「唉哈，你不知羞的，無良心的人！」

米哈爾這時輕快了一節。

二三

街上謠言四起了：在哥薩克那裏的將軍起來了，在西比利亞的將軍起來了，將軍們率領着無數的軍隊來解放農民，共產黨拿過誰的糧食——要歸還。拉過誰的馬——要歸還。一切都要歸還。在哥薩克那裏起來的將軍直然說：

「老頭子們，你們不要疑惑。你們要幫助我——我即刻就辦到了。省糧食委員會——死滅牠，區糧食委員會——死滅牠，布爾塞維克的畫像等——拋到爐子裏去。」

在西比利亞起來的將軍們直然說：

『買糧食——出錢，買馬料——出錢，誰要買東西不出錢——監禁四個月。』

包料甘躺到床上已經五天了，脊背都得風疾了。一聽到關於將軍的話——當時就輕鬆了一節。出來到街上，鬍子也梳了，好像逢節氣的一般。

『應當準備打倒共產團！』

戴力風低語說：

『打倒牠。』

馬克辛低語說：

『搗毀牠！』

八塊木板好似八根釘子一般在車木金的心裏亂刺着。不給他一點安生，把他弄得寢不成寐，食難下咽了。車木金心痛起他的家業，夜間跳起來，而將軍們就現到他的跟前了：如同在畫上一般的站着，將軍的書記帶着紙。

「你是車木金嗎？」

「是的。」

「拿了你八塊薄木板嗎？」

「拿了我的。」

「你簽字吧！」

總在心痛着八塊板。車木金爲着家業簡直心痛壞了——想不心痛也不行。由這街上跑到那街上，低聲說：

「一萬二千哥薩克……土地……不在黨的不遭害……」

二四

安得倫好像石頭一般不動的坐到執委裏。皺着眉頭，頸項也好像彈簧一般。他看見的不是帶着蓬亂鬍子的農人，而是黑暗的農人生活。安娜連口也不張的在沉思着。一隻

木腿的高不起給安得倫報告着：

「農人都等待着將軍，都想要你的頭的。生什麼辦法呢？」

安得倫不作聲。只張着鼻孔，好像上高山似的。氣憤憤的將主任的紅鋼筆的筆尖也拆壞了，把筆桿也一拆兩截，斷鋼筆落到脚跟前。

「蠢東西！」

他好久的站到窗子跟前，望着那熟識的洛加喬夫村的街道。女人帶着小孩走着，豬在門口亂臥着。沉重的草屋頂把房子壓得低低的彎着。泥濘，糞土，貧窮。一切的生活——就是泥濘，糞土，貧窮。父親阻礙着，母親阻礙着，每一座小茅屋都潛隱着黑暗的農人的惡意。不憐憫不是，憐憫着也不是。應當前進：反對父母，反對朋友與同志。反對一切的生活前進。思想在安得倫的腦子裏燃燒着，太陽穴在痛着。

「蠢東西！」

向高不起望了一眼，眼裏發着火。

「要是誰擋我的路，我要打倒他！殺他們的頭！——也在所不惜。我知道怎麼辦。鬥爭，就是鬥爭……」

二五

呵，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包斗甘跑到暖爐上——渾身軟弱下去了。這面是將軍，那面是將軍。兩個將軍由兩面都起來了，說道：

「你聽着吧，包斗甘：買糧食出錢，買草料出錢。公買公賣。你願意嗎？」

聽到錢，恣傢伙心裏當時就快活起來。好像黃鼠狼由穴裏望着一般，可是在門口裏——就是死。

「懺悔吧，老傢伙，安得倫給你下命令來了……」

「隻眼發黑了，一隻眼花了。在街上就起了吶喊，混亂，喧嘩。洛加喬夫村的農人都起

來了，

兒媳婦由院子裏跑回去，一直跑到煖爐跟前。

『伯伯，共產黨在倉裏裝糧食的！』

哈哈，你呵，百年橡樹似的農人的力量呵！

哈哈，你呵，用血汗換來的糧食呵！

包斗甘鷹一般的由煖爐上飛下來——七十四歲的老頭子，簡直變成了一個年青的人。老脊背也伸直起來了，鼻孔好似年青人一般的出氣。亂蓬着頭髮跑了出去，望見一把斧子。

『唔，你呵，抖起精神吧，農人的力量！』

抓起斧子——鬥爭吧！這面是將軍，那面是將軍。買糧食出錢，買草料出錢。

包斗甘鷹見安得倫的嵌着紅星的帽子——覺得脚下的地都起了赤紅的火燄了。農人的茅屋都在他眼裏亂舞着，銅喇叭在他耳孔亂響着。躍到安得倫跟前，揮起那快利

的斧子。

『打』

叫喊了一聲就坐下去了。

安得倫望着自己將要糊糊塗塗死到他的斧子底下，就氣憤起來。退了兩步，由手槍匣裏掏出手槍來。

『我要開鎗的！』

鐵叉在旁邊閃着光，人羣都喊着。

『打』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安得倫本不想打農人，向空中發了一鎗，可是子彈——這不是牠嗎！包斗甘坐到門限上，手指在地上亂抓着。安得倫的子彈好像針一般的入到左符裏。

農人都好像脫了羈絆的野馬一般在滿街上亂跑着，眼裏冒着火，地都震動了。哥薩

克的將軍起來了，西比利亞的將軍起來了。買糧食出錢，買草料出錢。

「打！」

哈哈，你呵，百年橡樹的農人的力量呵！

哈哈，你呵，用血汗換來的糧食呵！

達拉史把鐵鋤一揮——沒有砍中。嵌着紅星的安得倫的頭閃了一下。達拉史的背後砰然一聲，兩手伸開，好像一個十字架似的就躺到路上了。安得倫的子彈好像蠅子咬的一般，中到他的頭顱上。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都在洛加喬夫村的大街上追趕着一隻木腿的高不起，好像五十條狗追趕着一隻狼一般。高不起看着將要死到這些農人的手裏——跑到安得倫父親的院子裏，米哈爾眼急手快的將屋門插起來。高不起駭得要死的撞着插起了的門，——沒有救星。往屋頂上爬——那一截木腿脫掉了。

死亡呵！

十個極強壯的男人向高不起撲上去。二十隻手撕着高不起的身子，二十隻腳踏着高不起的身子。壓到下邊的戴力風也隨着高不起被亂腳踏死了。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車木金帶着鐵叉，跑到執委去。

「打！」

一又將馬克思像叉到鐵叉上，彷彿又麥細似的挑走了。到街上摔到地下去，跳舞去吧！洛加喬夫村跳起那未曾見過的跳舞，嘯着，叫着，翻着筋斗。

把安娜的旗子撕成兩半了，把安得倫的旗子也撕成兩半了。兩半再撕成兩半，再撕成兩半，終於撕成布條了。

「這不是！」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將土地法，糧食法，婦女法，都由牆上撈下去。

「用腳踏吧！」

買糧食出錢，買草料出錢。

「到區食糧委員會去！」

到街上抓住了馬只拉。

「認罪吧！」

看見安娜的茅屋。

「放火燒！」

看見安得倫的茅屋。

「放火燒！」

發火的兩座茅屋在村的兩端遙相輝映着，紅舌頭由茅屋的黑頭頂上伸出來。紅燄好似頭髮一般的在屋頂樹起來，火星淚一般的灑灑着。米哈爾提着空桶飛奔着，馬老婆

子抱着安得倫的箱子在周圍亂跑着。沒有人去給他往外搬東西，沒有人去安喇筒救火。馬由院子裏跑了出來，馬尾巴上還結着紅布條，噴着鼻子，在街上跑着。一隻黑母雞由大門跑出來，伸着項頸，撲着翅膀。

『死亡呵！』

風捲起那頭髮一般的紅燄，把火花掄到四面八方去——就燒開了。茅屋到處都燃燒起來，都用斧子砍着木牆，窗上的玻璃都炸得亂響着。脫了蓋的箱子，像木槽般的都拋到街上去。破了的神像、小桶、大桶、皮襖、板櫬、床、鍋、馬套和鋤，都由小窗子裏擲出來。

『火災呵！』

都拉着救火的水桶，唧筒和沒有用過的水管子都響着。女人們都忙亂着，狗都在亂跑着，馬在叫着。喧嚷，呻吟，混亂，叫囂。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二六

風落了，火息了。吸出的水都流到河裏去了。黑夜裏月亮出來，孤零零的由黑雲裏望着荒野，望着遠村與近莊。兀立着燒焦的煙筒，低聲的哀訴着送到耳鼓裏來。

一片焦土。

這不是馬馬義(註)從這裏過去了——是帶着尖銳的鐵叉和快利的斧子的農人軍。

悲慘，淒涼。

黑夜裏安得倫站到他父親的被火燒成一片焦土的房子跟前，兩手緊緊的抱着裏着傷的頭。艱難的遼遠的道路橫在他面前——前程真是艱難呵。農人的悲慘使他窒息。

(註) 馬馬義(Maman)——十四世紀下半期韃靼游牧民族的軍事領袖出兵攻德米特頓斯基一三八

〇年將古力文夫焚毀一空。

着，滿懷的憐憫與酸淚。不憐憫着不是，憐憫着不是。艱難的道路在前邊招呼着：跨過這低聲的哀訴，跨過這燒焦的煙筒，跨過這農人的黑暗的悲慘前進呵。

裹着傷的安得倫的頭低低的垂下來了，太陽穴錐子刺的一般痛疼着。
不憐憫着不是，憐憫着不是。

床

捏維洛夫作

伊凡領了增加的薪水。四點鐘以後，滿心高興的回到家裏。他覺得彷彿在雄壯的軍樂中走着去赴閱兵大典似的，輕鬆而愉快。因為快活的原故，他想唱一個什麼革命歌，好把這幾年青了的心清一清。到家裏他瞟着做着懷的妻子安娜說：

『晚安！』

『別裝傻了！』

『晚安！』

『你這是幹嗎呢？』

「過節呢……」

從懷中口袋裏掏出錢包來，放在左手裏，用右手拍着。

「這不是……錢！」

「什麼錢？」

「各種各樣的錢……」

安娜忍不住了。將錢包奪過來，打開，掏着錢。眼下滿撒着皺紋。嘴上游戲着微笑。

「多少，伊凡？」

「兩萬，（註）小安娜。」

伊凡不能平心靜氣的說話了，發着各種各樣的笑談，他快活得好像第一次拍着翅勝的小公雞一樣。到心靜下去的時候解釋道：

「我們的薪水增加了……」

（註）內戰後，新經濟政策初行時，盧布價狂漲。

「蘇維埃政府是多關心人民呵。可是都還罵牠……爲什麼呢？」

「都是傻子！」伊凡裂着嘴唇，「這大概是最好的政府了……要是別的話
領乾屁吧……」

「伊凡，可是你從前也……」

「唔，從前怎樣呢？那時我不知道……我弄錯了。」

都坐到桌子跟前的時候，伊凡想道：

「買點什麼好呢？」

想買一面鏡子，老婆笑着。

「你到那去買牠呢？」

對了，沒有地方可買的。從前是可以買的——那時候沒有錢。現在有錢了——沒有地方買。賣鏡子的商店都擠滿了難民，紅軍士兵紅軍辦事處。賣鏡子的地方現在是錢爐子的烟筒從窗格裏往外窺視着。金字招牌都拆去了。牆上掛着牌的地方顯着紅軍士兵

的襯衣和襯褲。

伊凡把眉頭皺起了。他想買一面可着牆大的好鏡子，可是沒處買。或者再過十來年，鏡子又出現的，可是那時候不會有他了。他現在三十五歲，到那時候他就四十五歲了。可是他是辦文案的人，很弱的人……當然活不到的。

飯後伊凡躺下休息，可是睡不着。心裏發焦。安娜躺在他旁邊。床很窄，很擠，只有側身子躺着。這床是伊凡在十二年前買的，那時還沒打算結婚的。起初一個人蓋着粗毛毯子睡，後來——同安娜一塊——蓋着陪嫁的棉被睡。十二年來的夫妻生活過慣了，側着身子睡，翻過身子不是脊背對着女人，就是肚子對着女人。今天不喜歡了。親了一下嘴，喘了一口氣，生氣的說道：

「真擠人，他媽的！」

安娜謹慎小心的嘆了一口氣：

「買一張兩人睡的床也好，伊凡。」

「你到那買牠呢？」伊凡說着。

「什麼，如果到舊貨集上去找一找看……難道找不來嗎？」

「你去找吧！」

安娜見怪了，把伸在丈夫脖子下的手抽了出來，吵着：

「是我的錯嗎？狗東西人家都能找着……台洛升已經買了一張帶架的，帶銅絲墊

子的，有轆轤的床呢。」

他們爭吵了一陣。

晚上安娜在喝茶的時候，又說道：

「隨便吧，伊凡，可是我們沒有床是不行的。去找吧！」

二

禮拜日伊凡去逛野市上。瞎子敲着那凝然不動的白眼珠在唱着，留聲機試着聲音

在沙沙的響着，手風琴同胡琴在拉着，寺鐘在一個比一個響的撞着，葵花子皮從脫皮的
粗糙的嘴唇上往四面八方的飛着。肩上背着襖子的鞦韆人在擁擠着。敞着懷的市民在
圍繞着。作生意的人在唧唧的叫着。伊凡在一個地方看見了一張很高齡破腿的兩人睡
的床。起初他好像獵人瞄準着雀子似的密縫着眼睛打量了一下，後來走到緊跟前動了
一下，又退後兩步。看見了會計員葛梨根。

「呵，是你呀！好吧！」葛梨根說着。

「我想買的。」伊凡商量着。「我的床用不得了。」

「我不勸你買。」

「爲什麼？」

「第一——太貴了，第二——有危險。或者牠是害傳染病的人用過的呢。一睡就會
生病的……買牠幹嗎呢！要是找着新的也好……」

伊凡氣憤憤的回家，安娜又對他說道：

「你曉得怎麼辦，伊凡你應當到會裏去。」

「去幹嗎呢？」

「你聽我說吧。那裏給你一張字據，證明我們沒有兩人睡的床，可是床是我們必需的。你帶着這字據到市供給委員會去。那裏給你購物券。帶着這購物券到蘇維埃商店去，你歡喜那張床就擇那張床吧。明白嗎？」

「不給的。」

「給的，給的，我曉得的。尤其是給同情者……如果他們不相信的話，讓委員會來查吧……」

伊凡真不是給自己鬧着玩的。新的漆腿的兩人睡的床不給他安身了。無論他想什麼，無論他到什麼地方去，結果總是想着床。看見了新的兩人睡的床，心裏已經躺在有彈性的銅絲墊子的床上搖曳着。

晚上開了大會。黨員們演說着。伊凡無精打采的，萎靡不振的聽着。演講員描繪着未

來的自由的生活，而他看見的却是帶着滑輪的寬大的新床。

三

過了一禮拜，他用汗在蘇維埃商店裏買來的帶漆腿的兩人床，在街上拉着，床腿的滑輪嘩嘩的響着。嘴唇裂成微笑了，幸福的，發昏的眼睛望着看床的來往的人們。

「同志，在那買的？」

「經過委員會買的。」

把舊的不好睡的單人床擡出去放上了新的。安娜換了枕頭套，從箱子裏取出來鏤着花邊的當姑娘時的被單，床上棉被上邊用白綾毯罩着，伊凡看着這一切，覺着他只是現在才開始過着好生活的。

「我們總是豬！」洗着手說着。「都不滿意，都罵着政府……」
「誰罵呢？」

「一切人，不同情這狀況的人。可是要什麼樣的政府呢——都不知道。說牠只是關心窮人的。」

「再弄一個小架窩也好，伊凡，真倒霉，」安娜嘆了一口氣。

「等一等吧。把反革命消滅了——一切都有的……」

茶後想休息一下。

「我稍躺一會。」

「把腳洗洗吧，弄髒了被單……」

伊凡洗了腳，謹慎小心的鑽到被窩裏，微笑着，伸着腿，彷彿躺在溫暖的澡盆裏似的。心滿意足的把眼睛都密縫住了。

「哈哈，多麼好！到我跟前來……」

「唔——唔，不害羞的！」

「哦，把報給我。」

眼睛順着字行跑着，打着呵欠，伸着懶腰，彷彿在波浪上似的，在鋼絲墊子上搖着，不知不覺的就入到夢鄉了。來了一位同志，安嫻說道：

「睡覺的。」

「睡得很熟嗎？」

「叫一下試試。」

伊凡睡得很熟，夢見在蘇維埃商店裏買了一面好鏡子。

早上在床上伸着懶腰，辦公去遲了，可是當他到辦公室坐到自己座位上的時候，同

事孫科甫說：

「伊凡同志，你是同齡者嗎？」

「一點也不錯，站在政府方面的……」

「那麼，你準備吧。」

「上那去？」

「下職員令了……」

在這天伊凡把幾件事都辦糊塗了，不斷的按着太陽穴。眼前放着一張鋼絲墊子的兩人睡的新床，吹着好夢，有力的向自己誘惑着。伊凡覺着他同牠拉開了，他要哭了。從前他覺得他很有本事，能立豐功偉業的；爲着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偉大的將來去死，可是現在伊凡，這位好床的所有者，覺着自己是不幸的，受委屈的了。勉強走到家裏來。

「伊凡，你怎麼了呢？」

「不幸呵，小安娜。」

「什麼不幸？」

「別問吧。」

望着裝的鼓騰騰的枕頭的兩人睡的新床，把眉頭一皺，突然的挺起胸膛，惡狠狠的用拳頭擊着桌子。

「鬼共產黨！」

安娜莫明其妙的站着。

讓全世界都知道吧

潘菲洛夫

他已經有整篇的歷史了：他五十四歲了，他知道地主、村巡、「女囚人」、「蒼白的鬍鬚」在他的栗色的鬍鬚上頑強的爲自己開闢了一條道路。他參加過日俄戰爭，後來又在克爾巴達打過仗，可是到一千九百十七年的時候，他把刺刀往地下一插，就說道：

「再不打仗了！」

他還得去打仗呢。應當把地主從俄國趕出去，於是他就把地主一直趕到黑海了，他趕着，把土地從地主老爺手裏奪取來，夢想着回到故鄉裏，把土地分開來好犁耨，種他。

當他在休息的時候，望見了田野裏的綠草，就生了這樣的幻想。這些綠草使得他離開他的同志，他好久的往那廣漠的無邊無際的曠野那邊，往那森林茂密的山岳那邊的沃瓦河王瞻望着，在那裏隱遁着他的故鄉沃朝左夫村。他好久的往那邊望着，就低聲的，

差不多就嘴咕嚕着：

「我的故鄉呵……能等得到嗎？」

他癡想着田野，癡想着劃成圍場的田野，癡想着那帶着茅屋的稻場，癡想着那長着大肚子黃瓜的菜園，他就愉快起來了。這愉快使得他緊緊的把槍拿在手裏去打敵人。

有過這樣愉快的是戴留芬肯。

「我們是保護自己的。」當誰要抱怨着艱難的時候，他就嚷着他們說，「你要是不明白這個——就滾到戰線那邊去吧，我們就把子彈照着你打好了。」

這就是圍場，做着十字記號的戴留芬肯的圍場。在一切的圍場上都有十字記號——三塊田上四十二個圍場。戰爭完結了，戴留芬肯自己取得了耕種自己圍場的權利，就已經忘記了該怎樣正正當當的在澡堂洗澡，在桌上吃飯，在床上睡覺——這樣的從早春起一直到秋天上凍的時候，他就這樣的過活着。他在樹林中的雨水裏洗着開着玩笑，他睡覺的時候是把肘子支在桌子上用手托着臉坐着。

勢。

有一次我們看見他後房裏有小小的火光，我們順便去看他，就望見他是這樣的姿勢。

「你怎麼呢，病了嗎？」我們問着。

「沒有。」戴留芬肯的話好像擠出來似的說，「我就是這樣睡的。」

「可是爲什麼不躺在床上睡呢？」

「躺在床上嗎？」戴留芬肯奇怪着。「可是如果我躺在床上睡，那麼你就用火燒我一百年也把我弄不起來。可是這樣我的手一累，頭溜了下來，額顛碰到桌子上，就醒了，就想起來應當給馬拌草料的。可是如果躺到床上睡——把馬都要睡丟了。」

戴留芬肯就這樣的過着日子，工作着。他種着莊稼，把糧食藏在地窖裏，憔悴的，疲憊的他，在開會的時候，常常叫着那同樣的一句話：

「總是叫我們出……叫我們出……可是什麼時候叫貧農出呢……什麼時候叫貧農出……」

可是那時候戴留芬肯也有過愉快的。當馬生小馬的時候，他把那熱騰騰的小馬捧到手裏，跑到母馬面前說：『給媽媽瞧一瞧吧。』然後把小馬的軟弱的腿放到地下站着，就高興起來了。牛生小牛的時候——他高興着。羊生小羊的時候——高興着。整個的世界——就是在羊、馬和牛身上。

有一件事情驚動了戴留芬肯——他開始枯瘦起來了。因為勞動過度呢，或者是因為別的什麼呢，他吃不下去飯了。無論吃什麼——就吐了出來。眼睛也要瞎起來了，風也可以把他吹得一搖三擺起來了。在街上走的時候簡直醉漢似的，東倒西歪着。有一次他真真喝醉了。他噁着嗓子惡恨恨的說：

『快死了……沒有等到的，就算過去了。』

但是人們都起來了。人們千百萬人們都找着新的快樂，一種消息就傳到湖岸上的。在田裏做着活的戴留芬肯跟前來了：人們去加入集體農莊了。

『把乾草架到肚子上燒，我都不去加入集體農莊的。』他表白着。

大兒子加入集體農莊了，後來第二個兒子也加入了，可是戴留芬肯總是長吁短嘆的抱怨着，心裏隱藏着極大的惡意。

可是，到最後的時候，連自己也加入到集體農莊了，他是一個老頭子，所以只有一件事——管家的事情他可以作了。去年我們又到他那裏去了，到集體農莊去了。集體農莊是他大兒子管理的。農莊是井然有序的，馬也都很好的。戴留芬肯的馬在這裏和從前在戴留芬肯家裏養着的時候一個樣。

「怎麼呢，難道你的馬不好嗎？」我們問着他。

「沒有，沒有不好的。」

「爲什麼你愁眉不展呢？」

「把人弄敗興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對於馬失了興趣了。同是那匹馬，可是對牠沒有興趣了。可是人生沒有興趣是

很痛苦的。」

我們好久的同戴留芬肯談着新的，社會主義的愉快。才上來他聽着，可是後來他的眼睛就發昏起來了，於是他用手掌把自己的頭一拍，說道：

「不，說空話的。在那裏——在腦袋裏一切都是腳朝上走的。」這時他就對着我，指着我的皮鞋問道：

「皮鞋是你自己買的嗎？」

「自己買的。」

「別忙，人家給你取出幾雙皮鞋放到櫃台上，隨意選吧。」

「是的，是這樣的。」

「你就選起來了。你選了一雙是漂亮的，然後說着：請把這雙給我包起來吧。給你包好了。於是忽然間被你買的這一雙皮鞋你就覺得比一切皮鞋都可愛了。不過白扯說。」

「是的，是這樣的。」

「唔，這麼着，」戴留芬肯鼓起勁了，「可是還來勸告我的，你去愛一凡脚上穿的皮鞋吧。你去愛別人家裏的馬吧。你把人的天性破壞了。」

這是經過沃瓦河、沙瑪拉、烏發、切梁濱斯克的一條路。戴留芬肯悶沉沉的隔着火車的窗子，望着那廣大的無邊無際的沃瓦河上的曠野，什麼地方也看不見園場。到處都是寬廣的集體農莊的田地。

「都發瘋了。」他說着。

「誰？」

「農人們，園場變成了這樣的田地了。」

到切梁濱斯克附近的時候，他心裏完全不安起來了。在路上都給他說：在切梁濱斯克生出了新的城市，在切梁濱斯克生出了巨大的工廠，可是在這裏，在關外的地方有一座帶着小窗子的小茅屋。戴留芬肯站起來，望着彎腰弓脊的小屋，就決定說：

「都撒謊的。」

可是睜眼，睜着眼睛似的大窗子的石房子，在鐵路基地那邊開始生長起來了，光澤的^多黑灰的人行路在基地那邊放着光澤，在基地那邊整千累萬的人們在忙亂着，戴留芬肖懷着固有的農夫的輕蔑的心情，亂擠着人們，跟踉蹌蹌的往工廠裏走去了。

但是他過了門房的門限，彷彿出其不意的進到一座潔淨的客廳裏似的，突然間就圍站拭起腳來。

這個完全不是那一切人所這描寫的那工廠：黑暗的，雜色的房子，互相壓擠着，烟燻的房子，處着一股悶氣。這完全不是那個工廠，這裏的房子——如果我們要是感傷派的話，那我們就稱牠是愉樂宮：在空曠的地面上，建築着安着玻璃的光亮的宏大的房子，沒有烟氣，沒有煤烟，沒有悶熱。

戴留芬肖好久的站在活動機跟前，在活動機上轉動着六十架有力的「史達林主義者」牌的拖拉機。拖拉機彷彿在喘着氣，向節足帶行動着。牠們死帶子一般的在前邊放着，於是拖拉機喘着氣，喀喀噠噠的向牠們行動着，後來牠彷彿大踏步的一跳，把腳入

到按照他的腳樣做的鐵甲的套鞋裏了。

「鞋子穿上了。」在一般的沉默裏戴留芬肯說了出來，他的眼睛也燃燒起來了。可是在這時他轉過身來，望見人們都在注意他，於是總還不願心服的說着：

「這些重機器對我們田地用的，這話對吧。」低聲的補充着就笑起來。

可是這是別樣的，完全不是那五十四年來支配着戴留芬肯的那種愉快，現在是別樣的愉快征服了他……於是當烏拉爾省執委主席阿什文策夫同志開慶祝大會的時候說：「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今天拖拉機工廠開工吧。」戴留芬肯忘記了他在什麼地方，忍不住的大聲叫道：

「是的！讓全世界都知道吧！」他就瘋狂似的鼓起掌來。

後記

愛倫堡，(I. Ehrenburg, 1891—) 生於畿輔，在莫斯科中學求學時，因加入革命團體被開除。一九〇八年被捕，監禁後又判流刑。一九〇九年到巴黎。一九一七年革命暴發了，才得到回國的機會。

一九〇七年即開始作詩，一九二二年開始作散文。作者文筆委婉秀麗，且善諷刺。有一位批評家說，諷刺在西歐是劍，而到俄國便成了鈍刀子，只有愛倫堡的諷刺是例外。這話實在不錯的。

近年來他常居巴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腐爛，在無情的剝露之餘說：「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

在參加西班牙反法西斯的鬥爭裏，他寫了不少動人的報告文學，顯示着西班牙人

民反法西斯的英勇與法西斯的兇殘。

烟袋譯自十三個烟袋，這是一部短篇小說集，共十三篇，每篇獨立，而內容均與烟袋有關，故集中無篇名，而書名爲十三個烟袋。同時本篇並有兩種單行本，有一種並附有巴夫林諾夫的木刻插畫及木刻封面，書名爲康穆納爾的烟袋。「康穆納爾」卽「公社社員」之意，本可譯爲「共產黨員」，爲存真計，故現改音譯。本篇與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原收在未名版之烟袋內，前年良友改出七人集時，這兩篇被「抽掉」了。本篇在蘇聯曾製有影片，深爲觀衆所愛好。

左祝梨（E. Zosulia, 1891—）生於莫斯科，父親是小商店的店員。幼年時代及少年時代，大半都在洛得芝和奧得賽地方度過了。

一九〇五年因爲與革命黨人來往，曾被捕下獄。

十八歲開始寫小說。作者的作品譯爲中文的除本集所收的女賊一篇外，尚有蘇聯

作家七人集中拙譯的隱愛及蘇聯作家二十人集中魯迅先生譯的亞克與人性。

女賊是寫革命前一個作秘密工作的女子，爲着革命的工作，迫不得已，偷了帽店的羽毛。在這裏我們看到新社會的創造者是在舊俄羅斯的如何陰霾的環境裏活動着。

關於作者的創作，在七人集的附錄裏，會有這樣一段話：

「作者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寫十月以後各面生活的短篇。在他大部分的作品裏，揭示了資產階級的卑鄙及對於人格的蹂躪。不過他的這種描寫，常是用一種共通的方式表現出來，不把階級剝削的主因指示出來，常是從資本主義都會的機械化的生活裏吸取所接觸着的例子。」

拉甫列涅夫 (B. Lavrenko, 1892—) 生於南俄的赫爾桑。家庭是一個破落的貴族家庭。幼時因爲父母的鍾愛及父母的教育經驗（父母均爲小學教師）所以作者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在赫爾桑中學畢業後，即入莫斯科大學法科。畢業後，歐戰已經

開始，他就入聖彼得堡砲兵學校，受了六個月的訓練，就到前方去了。革命後曾任鐵甲車指揮官和烏克蘭砲兵司令部參謀長。一九一九年曾被派到土耳其斯坦紅軍中作教育文化工作。一九二四年退伍，回到列寧格勒，就定居在那裏。

作者實際的文學活動，開始於一九二三年。他是戰爭和革命的參加者，在英勇的戰爭和偉大的革命時代，他耳聞目見的，一切都反映在他的作品裏。他的作品，因為內容的生動有趣的開展和異常的動力，所以大半都製成了影片，如第四十一，平常東西的故事，風，第七個旅伴，炸毀和敵人等。

作者在蘇聯文學上是屬於「左翼同路人」一派的。在七人集附錄中說：

「出身貴族和資產階級，同現在執掌政權的俄國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沒有血統上連繫的作家們——同路人，他們決然同情革命，描寫革命，描寫牠的震撼世界的時代，描寫牠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日子。」

星花是寫一個富紳的姨太太，愛上一個紅軍士兵，而終被其夫所殺害。在這裏教民

的風習，士兵的誠朴，異鄉的情調，寫得均十分出色，動人。作者的筆，時時牢牢的擒住讀者的緊張的注意力，非把牠一氣讀完是放不下手的。他的作品不但風行到自己國度裏，而且跨過了國界，飄行到世界上。他的作品被譯成的有：法、德、英、意、捷克、喬治亞、阿爾細和韃靼等文字。

在東北，日本軍部一個軍用汽車司機（日本人）開一汽車六萬發子彈，送給東北義勇軍，後被日本軍部發覺，派兵追來，那位司機知不能脫逃，乃自殺。義勇軍把日軍打退後，在那位司機屍體上搜出一個字條，大意說日本勞動者準備同中國義勇軍弟兄們攜起手來，共同打倒日本的強盜軍閥。

拉甫列涅夫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即準備用這材料作一個中篇小說，預備在十月革命二十週年紀念的時候，在列寧格勒的蘇文學雜誌「星」上發表，但因為抗戰以來，交通不便的關係，到現在還不能得到。

邵洛霍夫，(M. Sholokhov, 1905—) 生于南俄之頓州。是頓州的哥薩克人，父親是雜貨、布疋和木材商人，後來還做了機器磨坊的經理。

他在童年時代就目睹了國內戰爭。一九二二年，曾經參加了勦滅擾亂頓州的馬賊戰爭。十六歲時，就做了統計家，後來又做了給養委員。一九二三年開始文學活動。

一提到邵洛霍夫的名字，廣大的讀者羣都曉得這是震動世界文壇的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的作者。

生於頓州，出身哥薩克及國內戰爭的參加者——邵洛霍夫給我們指示出來：農民，哥薩克人也在內，他們不是一致的，而是分作尖銳敵對的，不可調和的兩個營壘。

革命使得富農們撕去了自己的溫良恭儉的面具，暴露了落後的，野蠻的，殘忍剝削者自己的真面孔。

另一方面邵洛霍夫描繪了為社會主義農村改造的堅決的戰士，具有犧牲和英勇精神的，聯合中農領導鬥爭的革命貧農的代表者。

這裏所譯的幾篇都是寫革命初期農村階級鬥爭的。這裏充滿着對於黑暗的反動勢力的絕大的憎惡與反抗。在這些作品裏，有時雖然富農殺害自己的階級敵人，可是這些作品鞏固了葉非慕這些人的堅強的對於勝利的信念。殺害一個農村通信員，少共團員，出來幾百幾千個新生活的建設者呢。『你記着，葉非慕，把你打死了——有二十個新的葉非慕出現的！』富農們自己覺得自己的命運是注定了的，所以才如此瘋狂，如此兇殘！但是，現在事實證明了葉非慕的話。

卻洛霍夫的這幾篇小說，選自類似的故事。這有兩種篇目不同的本子，一是單本，一是說報的專號。

捏維洛夫，(A. Neverov, 1885—1922) 他的真姓是史料別列夫，(Skobelev) 生于沙馬拉，是一個農家的兒子。一九〇五年師範學校第二年級卒業後，即做小學教師。內戰時，曾任沙馬拉革命軍事委員會機關報赤衛軍的編輯。一九二〇—二一年大創荒。

的時候，同飢民逃到搭什干去。一九二二年到莫斯科，加入文學團體「鍛冶爐」。同年冬天就患心臟麻痺症去世了。

他的創作主要的是寫十月革命後，農村生活所起的激變，農村的分化，舊生活制度的崩潰及新人物的產生。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及安得倫就是這種新典型的極好的例子。

魯迅先生在給不走正路的安得倫的單本寫的小引裏，引證蘇聯初學叢書原本的短序中有一段話說：

「……捏維洛夫在不走正路的安得倫這部小說裏，號召着毀滅全部的舊式的農民生活，不管要受到多麼大的痛苦和犧牲。

「這篇小說所講的時代，正是蘇維埃共和國結果了白黨而開始和平建設的時候。那幾年恰好是黑暗的舊式農村第一次開始改造。安得倫是個不妥協的激烈的戰士，爲着新生活而奮鬥，他的工作環境是很艱難的。這樣和富農鬥爭，和農村的黑暗惡策鬥爭

——需要細密的心計，謹慎和透澈。稍微一點不正確的步驟就可以鬧亂子的。對於革命很忠實的安得倫沒有估計這種複雜的環境。他艱難困苦建設起來的東西，就這麼坍台了。但是野獸似的富農雖然殺死了他的朋友，燒掉了他的房屋，然而終不能夠動搖他的堅決的意志和革命的熱忱。受傷了的安得倫決心向前走去，走上艱難的道路，去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村。

「現在，我們的國家勝利的建設着社會主義，而要在整個區域的集體農場的基礎之上，來消滅富農階級。因此，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裏面說的那麼真實，那麼清楚的農村裏的革命的初步——現在回憶一下也是很有益處的。」（魯迅全集卷七，頁八二二——八二三）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在蘇聯有數種單本，本篇是根據他的全集譯出的。

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是作者很有名的一個短篇，在蘇聯文學研究會及文學晚會，討論到現代文學的時候，常常拿牠來朗誦，奉例。

床是嘲笑新經濟政策初期蘇維埃機關中的庸俗的小市民的根性的。

潘菲洛夫 (P. Panferov, 1896—) 出身貧農，九歲時給人牧羊，後來做了店鋪學徒。他是共產黨員，革命後，爲黨和政府而從事活動，一面從事文學創作。他的名作是布魯斯克。他是最善於描寫在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影響下，堅強頑固的私有小農的心理的改造。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蘇聯新落成的切梁賓斯克拖拉機工廠開工的時候，作者任了莫斯科真理報的特派員，去參加開幕盛典，這篇讓全世界都知道吧，就是當日在工廠寫就，從那兒用電話打到莫斯科，刊在六月一日的真理報上。

本書封面畫取自文學雜誌說報專號邵洛霍夫的頓的故事中的死敵一篇的插畫，繪的是謀害葉非慕的一幕，下邊還寫道：「……摸索着似的，在玻璃後平對着他的頭，發

現了步槍的黑槍口。〔繪者爲蘇聯路得瓦。 (B. Rodzina)〕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即于白晝開戰。

蘇聯短篇小說集

敵 死

每冊實價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譯者	徐伯新	發行所	貴陽 蘭州 曲江 星洲 常德 梧州 南寧 赤坎 立煌 南平	印刷所	生活印刷所
發行入	徐伯新	發行所	昆明 成都 衡陽 西安 重慶 桂林 上海 香港	發行所	生活印刷所
編譯者	曹佩秋	發行所	貴陽 蘭州 曲江 星洲 常德 梧州 南寧 赤坎 立煌 南平	印刷所	生活印刷所

版權有所大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再版

C.B..756
22001-5000

A 57
E-51004

活生